

笔会文集 2011



清平主编

田英成·徐然·蔡宗祥·季人·清平·
绿言·李笙·千桑羽薇·李艾娟·
煜煜·晨露·杏余·杨顺才·李波·
长竹·雨点·小川 合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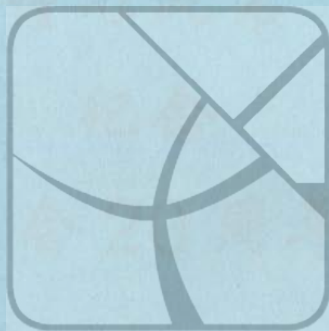


美里笔会

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Miri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

文艺同行



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美里筆會
MIRI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美里華文會



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美里華文會
MIRI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文艺同行

谨以此书
纪念
创会 20 周年



美里笔会

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Miri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笔会文集

笔会丛书之三十七 (37)

-
- 主编 : 清平
- 助编 : 李笙、晨露、煜煜、千桑羽薇
- 出版 : 美里笔会
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 地址 : P.O.Box 1416, 98008 Miri, Sarawak
- 印刷 : 联华印务有限公司
- 印数 : 500 册
- 出版日期 : 2011 年 11 月初
- 国际书号 : ISBN978-983-9473-24-7
- 售价 : RM20.00
-

目 录

- 1-11 田英成
* 鸡鸣寺豁蒙楼随想
* 瞿秋白在长汀狱中
* 《拉贝日记》与拉贝纪念馆
- 12-21 徐然
* 本土斗鸡
* 母亲与白玉兰
* 听姨母讲故事
- 22-30 蔡宗祥
* 一路好运
* 我爱诗巫
*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 31-38 季人
* 往事
* 把田园搬到后院
* 蓦然回首二十年
- 39-46 清平
* 在乎
- 47-54 绿言
* 衣箱
* 红毛丹成熟时
- 55-64 李笙
* 知识
* 灵魂之书
* 时间的隔壁
- 65-74 千桑羽薇
* 三道门
* 永恒的《共浴图》
- 75-82 李艾媚
* 承诺
* “丐”帮
* 死而无憾
* 遗爱人间

目 录

- 83-89 煜煜
* 演戏
* 钱在银行
- 90-101 晨露
* 药
* 来一只猫
* 牙齿跳舞
* 河边洗衣
- 102-105 杏余
* 你快乐吗?
- 106-109 杨顺才
* 蔡老先生的情人节
- 110-112 李波
* 只是当时已惘然
- 113-119 长竹
* 相亲
* 书中自有黄金屋
- 120-127 雨点
* 心花两朵
* 多谢你，好青年
- 128-139 小川
* 老妈
* 那风车
* 古老的传说
* 风呀，轻轻地吹
* 北砂这一片天空
* 在瓜拉尼亚海边
- 140-187 张猷正、许敬平
* 笔会简介
- 188 清平
* 后记

鸡鸣寺豁蒙楼随想



田英成

深秋时节，与台湾友人相约于南京。寓居于南京大学南苑，此处离鸡鸣寺不远。一日清晨，偕妻再次游历鸡鸣寺，说是再次，乃是十多年前曾经与友人到此一游。此次再登此古寺，除了拾掇旧时回忆，更想登临此寺的最高处豁蒙楼和景阳楼。

鸡鸣寺也没有什么大变化，以往在入口处，有许多看相算命先生与乞者，今次已不复见。

经过修葺的古寺，多少失却了寺庙的古意。深秋时节，游客也不多。拾级而上，竟无法觅得豁蒙楼。问及游人和工作人员，也不知鸡鸣寺里有个豁蒙楼。直到登临最高处，问及寺内一位年长者，说是现在豁蒙楼已改成素食部，让游客品茗休息。他带领到一墙脚处，找到已废置多时原豁蒙楼匾额。此匾乃是文革时被取下废弃于此，以致长期来一般游客并不知道鸡鸣寺里有个豁蒙楼。走进素食部内堂，才见到新挂上的豁蒙楼匾额，应是近些时才挂上去的，匾下附有说明文字：豁蒙楼，是为了纪念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而筑。杨锐，四川绵竹人，学术文章，名富当时，算是张之洞督学四川时的得

意门生。……

甲午中日战起，张之洞移督两江，一日月朗风清，张便衣简从，和杨锐同游台城，在鸡鸣寺侧豁蒙楼基址，纵论诸子百家，古今诗文，提到杜甫的“八哀诗”，杨锐能够朗诵无遗，对于“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一简，后四句“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反复诵之，使张大为感动。因为当时对日本的侵略，举朝主战，但屡次挥师出关，频告失败，清廷昏愤无能，使有识之士，深虑国势险危！

杨锐以举人出身，任内阁中书，一八九五年加入强学会，一八九八年春，创立蜀学会，并参加保国会，同年光绪皇帝实行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杨锐出任四品京机章京，参与新政，同年九月十二日，慈禧皇太后发动政变，幽禁了光绪皇帝，把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六君子，朝服弃市，如此疯狂残害忠良，实令志士痛心！

后来张之洞再督两江，重游鸡鸣寺，徘徊于当年和杨锐彻夜酒谈处，深感震悼。于是倡议起楼，为杨纪念。更取名杨锐所诵古诗“忧来豁蒙蔽”一句，书额曰“豁蒙楼”，还写了跋文：“余创义于鸡鸣寺造楼，尽伐丛林，以览江湖，华农方伯捐资作楼，楼成嘱题匾，用杜诗“忧来豁蒙蔽”意名之，光绪甲辰九月无竞居士张之洞书。”

其时，张之洞作为清朝命官，虽然不敢为其门生杨锐平反，但以“忧来豁蒙蔽”之句，已明显意会到这位总督大臣的内心世界了。

此时已是晌午，吃茶午膳的游人渐多，选了一靠窗的座位，叫一客素食面。临窗北望，蜿蜒的台城逶迤东去，玄武湖映入眼帘，此时凉风习习，让人脑际映现南京古城千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千年的鸡鸣古寺维系了民族文化的延续，豁蒙楼也为中国近代知识份子为国家前程奋斗而牺牲留下悲壮的一页。

鸡鸣寺乃千年古刹，张之洞为纪念门生杨锐而建的豁蒙楼也逾百年。百年来，中国经历了无数的逆境与灾难，多少文人墨客在此楼上彷徨忧思。中国人民经历的深沉痛苦不能忘却。即令新中国建立之后，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还得经受各种劫难。改革开放数十年，中国崛起令国人振奋，但经济起飞并未能实现政治民主制度，争取抗争路途还很遥远，多少文人士子为此牺牲远徙他乡……

杨锐等六君子的豁蒙导致杀身之祸，但他们留下的英烈事迹，已流传后世。那些掌握生杀大权者，留下的多是千古罪名，历史又何其公正？

如今，游人已很少知道鸡鸣寺上的豁蒙楼，对百年前知识份子的抗争也印象模糊，从反右到文革前后二十年，那是一个蒙蔽的时代，豁蒙楼的匾额遭弃置也就不足为怪。新世纪到来，现代文明的冲击，但先觉知识份子所肩负的使命又何异于百年前，还得有更多先行者来豁蒙，延续着先辈未竟的任务。

2011年

田
英
成

瞿秋白在长汀狱中

金秋时节，我们一行人来到中国的福建与江西，沿着早年中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行程，作一次回顾的旅游。团员中有人称之为“红色之旅”。红军从1934年10月中在江西渡过于都河，到1935年10月在陕北延安建立根据地。2006年10月乃是长征胜利71周年。

行程先是到了福建西部的龙岩与长汀。这是早年中国现代革命先行者展开革命行动时的发祥地之一。

长汀被誉为“闽西红都”，瞿秋白就在这里就义牺牲。这位悲剧性的文人与革命家，在1935年二月被国民党宋希濂部队逮捕，即被拘禁于长汀狱中。1935年6月18日被枪决。

瞿秋白生于1899年，在36年短暂的生命中，发挥出生命的光与热。

在中共早年的革命斗争中，更曾在陈独秀遭批判退出中共后，一度领导过中国共产党。1927年至1934年，中共在江西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时，在艰苦岁月中，他以疲弱之躯领导革命，尽管那时党内斗争随着时局动荡而加剧，瞿秋白受到批判而一度潜伏在上海，与鲁迅共同领导左翼文联，但也仍然表现出坚强的斗志。

1934年2月，瞿秋白重返江西瑞金苏区。由于王明、

李立三极左路线的危害，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利，不得不寻求突围，而于同年10月间，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突围长征。

在中央红军退出革命根据地时，党决定瞿氏留在瑞金工作。这时他的肺病已很严重，中共中央这一决定大出瞿秋白的预料。在长征前，秋白以为自己和大家一样，会参加长征。他整理好自己的行囊，但结果是组织上要他留在后方，令瞿秋白深感沮丧，而有被遗弃的感觉。

1935年2月中旬，在一次突围时，秋白被捕，随即拘留在闽西长汀狱中。在狱中，国民党给予瞿氏许多优待，利诱他投降，但他终究不为所动。但也就在狱中这几个月，他对她的一生有所反悟，写下许多诗词及《多余的话》一长文，认为自己并不是革命工作的料子。

瞿秋白与夫人杨之华相爱至深，《狱中忆内》一诗感伤与温情：

夜思千重恋旧游，他生未卜此生休。

行人莫问当年事，海燕飞时独倚楼。

临刑前夕，写下的另一首诗：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这首诗，哀婉凄恻，读之惨然。瞿秋白在年轻时，曾经接触过佛经，后来追求共产主义，就把佛经抛在一边。当他在狱中时，又回到佛经中寻求解脱与安慰。因此在思想上与诗句中也就不免徘徊于“尘”、“空”之间。他的思想上的矛盾更多的表现在《多余的话》一文中。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辘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向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领导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到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念“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经常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

作为一位革命知识份子，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感到幻灭时，对人生感到倦怠，追求永恒的休息，他的坦诚，他的真实情感在《多余的话》作出生命的解剖。他最终是真正的“休息”。然而在他死后，他所预料到的或者没有预料到的，从没有让他得到真实的安宁。1935年《多余的话》在报刊杂志刊出后，党内人士给予他无情批判，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更甚，墓园还遭到破坏。瞿秋白的最后是从容走向刑场，结束生命。但《多余的话》让人感受到作者内心的痛苦、忧郁与厌倦，以致让有心人污蔑他为“叛徒”留下口实，对一个历史人物这何其不公。

就性格论，瞿秋白的文人习气更重，倘若不参与共产党的实际领导工作，与五四运动后中国许多左翼知识份子一样，他将在学术与文学上有更大的成就。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深情的留恋文学，他对政治感到厌倦，已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当他走到人生最后阶段，反思政治与文学，深觉后者能带给她更多慰藉与安宁。然而历史与现实的无情，只有为他留下遗憾。秋白去世后，鲁迅为他搜集了大部分的译著，出版《海上述林》一书。五十年代后，多卷本的《瞿秋白文集》出

版。瞿秋白留下文学的业绩较之政治的业绩来得更丰富。

瞿秋白在长汀的拘留室至今仍保有原貌。在文革时遭到严重破坏的纪念碑经已修复，虽说历史无情，但观乎中国数十年来巨大的变化，他所为之奋斗的神州大地已旧貌换新颜，秋白也应感到此生无憾！

2008年



《拉贝日记》与拉贝纪念馆

2007年12月，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70年前的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并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万中国同胞罹难。当年国际友人德国商人约翰·拉贝（John H.D Rabe）和美国史密斯博士（Lewis S.C. Smythe）等西方人士对日军暴行深感愤怒，同情受难的中国人民，建立了多个难民收容所，让数十万难民涌进安全区避难。

南京市广州路小粉桥一号，是1932至1938年间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处代表约翰·拉贝的住宅。南京沦陷后，这里成为南京安全区难民收容所之一，这个小院就保护了600多位难民免遭日军杀害。拉贝亲眼目睹了日军暴行，在这里写下著名的《拉贝日记》。

日寇于1931年9.18事变之后，侵占东北，而后大举入侵中国大地。1937年7.7事变，中国军民团结御敌，国共两党暂弃前嫌，合作抗日。然而日军强敌压境，1937年12月攻陷古都南京，随即展开大屠杀，约三十万军民为此罹难，横尸遍野。

约翰·拉贝目睹日军残酷暴行，他和一些国际友人在当时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尽其所能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施暴。

《拉贝日记》一书记载了日军的暴行。1997年《拉贝日记》中译本出版，此书作为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保存最为完整的史料，记述了拉贝亲历亲见、具体和真实，其可信度毋庸置疑。拉贝还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作了详实的说明。

《拉贝日记》从1937年9月开始记录。南京是当时中国首都，日军不断狂轰滥炸各种军事与非军事目标以及贫民百姓房屋。12月13日，日寇攻陷南京，随即展开各种暴行，集体屠杀平民百姓，奸淫妇女，入屋抢掠……

《拉贝日记》多处记下日军暴行，12月18日拉贝本人致函日本大使馆指出：贵国士兵暴行报告，纷至沓来，无暇缕述。昨天有1000多名妇女因遭到奸污或家中遭到抢劫逃到金陵大学。昨天晚上贝茨博士回到金陵大学的寝室准备在那儿过夜，保护这些妇女，但是不论在他自己睡觉的地方，还是大学图书馆，都没有看到一个宪兵岗哨……

函件中指出：日军从司法部抓走50名着装警察和45名志愿警察，过后即将他们集体屠杀。……

《拉贝日记》列出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从1937年12月19日至1938年2月8日，共列出424项暴行。这个记录使侵略者无所遁形，暴露出他们的残暴无人性。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建立了25个难民收容所，为难民提供吃住。他

们尽其所能保护难民的安全。先后有25万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官兵在难民区避难,使他们免遭日军杀害。在此中华民族国族危急时期,拉贝及国际友人出于正义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拯救处于日军暴行下的中国军民,这种崇高的品质与仁爱之心,应受到世人永远的纪念与宣传。

拉贝纪念馆位于南京市广州路小粉桥,邻近南京大学汉口路的校园。自1997年起,在南京市政府支持下,南京大学开始对拉贝故居进行保护,并着手规划将故居修建成纪念馆。在各方的努力下,拉贝故居修缮工程于2005年末成功启动,很快的建立起“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作为纪念这位中国的国际友人,并由此让世人永记这段惨痛的历史和血的教训。

2007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悲惨纪念日。南京各界逾一万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悼念活动,悼念30万遇难同胞。中日官方关系即使逐渐改善,但却不能抹去南京大屠杀留下的历史烙印。当一些日本右翼份子,一再否认及篡改这一页历史时,更令中国人愤怒。

1997年,笔者在南京大学作访问研究时,曾多次到小粉桥1号,拍下多张照片。

2007年重访南京,再度到小粉桥寻访这一历史遗迹,小粉桥1号拉贝故居已改建为“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和“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中国是拉贝的第二故乡,正如拉贝所说:“我一生中最美

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的度过，我的子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得到成功，我始终得到中国人的厚待。”拉贝晚年在德国虽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永远纪念着他的善行善德。1950年1月5日，拉贝因病去世，遗体安葬于柏林。

2008年





徐然

本土斗鸡

少年不知道愁滋味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我只不过是个未到10岁的小孩。但因经历3年8个月的日治铁蹄统治；经历多一层的战时生活经验，因此身心发展都比较成熟，或者可说是早熟，所以在当时，尽管战后经济萧条，家境十分困苦，但还是乐观去面对。很早就参与生活的搏斗，小小年纪即在大人的斗鸡活动中充当一个跑腿的小角色。

在东南亚地区，斗鸡是民俗活动之一。这种活动一开始即带有赌博性质，以后这种“赌博”越加盛行，甚至达到猖獗情况，因此许多国家加以禁止，列入非法活动。目前只有菲律宾的斗鸡是合法活动，而且盛行情况，历久不衰。

公鸡本性好斗，两鸡相见，颈毛立即竖起，蠢蠢欲斗。人们即利用其好斗本性，让其恶斗，以定胜负来进行赌博活动。在菲律宾的斗鸡是不绑武器的。赌博双方将两鸡交颈后即放下任其搏斗，两鸡往往斗到头破血流，伤重而死亡，才告结束。伤而不死的即是胜方。但也有时一鸡战死但另一只害怕弃逃。弃逃的则是败方。死鸡

即告反败为胜。

我要说的是早期的拉让江流域盛行的斗鸡活动。这种斗鸡与菲律宾盛行不同，我将之称为“本土斗鸡”。“本土斗鸡”是相斗的两鸡均绑有武器，行家把这武器直接称为“鸡刀”，它是本地“斗鸡博士”自行设计与制造的“L”形尖锐的小弯刀。斗鸡时将它绑在公鸡特有的“打志”上。“打志”乃达雅语，是发育后公鸡之右脚趾之上约半寸的地方长出尖头小趾。斗鸡前，双方先由专人将“鸡刀”绑好。而绑“鸡刀”也是一门学问。通常绑“鸡刀”的双方专人也是负责将鸡放下地面让其相斗的人。实际上这两位专人乃是这场斗鸡的执行人员。

全靠“信用”两字

零星的“本土斗鸡”随时可以进行。好此道的“斗鸡博士”只要找到实力相当的两只斗鸡，而由双方鸡的主人与数好友先行商议“鸡身”赌额，即可打开。周围愿意参赌者，可以赌外围。不管是“鸡身”或外围的赌注，都以现金交易。通常双方当场拿出现款交由一方保管。斗鸡一结束，全部赌金即交给胜方，完全靠“信用”两字。“本土斗鸡”将相斗的两鸡均佩戴武器后即开打。战斗时间很短促。有时两鸡同时飞离地面二、三尺高时，鸡身互相碰击即有一方或双方中刀。若有一方要害中刀，落下地面时多已伤重死亡，胜负已定。

战后十多二十年来，拉让江流域的“本土斗鸡”盛行一时。除了各城镇几乎每天都有零星战役之外。每一

年还有大规模、有组织性的斗鸡活动。这种大型的斗鸡盛会由流域的城镇轮流主办。各城镇好此道者会自行组合，分成主客两方，并每年订在某个城镇举行，为期二、三天。盛会前一天双方均会携带四、五十只雄赳赳的斗鸡到盛会的城镇，先行驻扎。这时我们这群随队而来的少年即开始忙碌工作。先把旅途奔波的“鸡斗士”安置妥当，然后在下午太阳西下前带出吃草；喂这些“斗鸡士”适当的饮食以及防止它靠近“女色”（母鸡）。傍晚则为它们的脚部按擦药酒，可说照顾比人还细心。我们一群小孩最渴望是自己照顾的“鸡斗士”能够一战而胜，可以得到有时高达10令吉的赏金。10令吉对当时的小孩来说是一个吸引人的数目。

胶林中设赌局

斗鸡盛会多在城镇近郊的胶林中举行。会场中心则设在胶林中树荫下空地。主客双方的人马与“鸡斗士”一早已抵达会场中心不远的胶林中。开打前，双方议定“鸡身”赌额随即选择适合的“鸡斗士”出战。之后鸡主人将斗鸡神秘地抱到会场中心，当场由专人绑好“鸡刀”，随即小心翼翼放下地面让其战斗。数分钟即可决定胜负，赌金高达数百元。

出战的“鸡斗士”有许多种类，而其中最讲究的是“鸡斗士”的“毛草”，就是以“鸡斗士”的羽毛颜色与种类来命名，例如全身红色羽毛的叫“红格中”，而红色羽毛中参有黑斑点与黑斜纹的“鸡斗士”就称为“红必

烈”，这种鸡的属性是“红蚂蚁”，出战时间最好是中午12点，另外有的斗鸡适合水涨时出战。形形色色，包括许多内行人才知晓的禁忌。

时日匆匆，转眼间我们这群“小鸡博士”都已成长，各奔前程；机遇不同，偶尔路上碰面，多是擦肩而过，有时遇到较为熟络者会停下脚步，寒暄几句，提起往日斗鸡趣事均不胜唏嘘。



母亲与白玉兰

母亲对具有幽幽香气的白色玉兰花情有独钟。因而留下一些凄美的故事……

母亲是南洋番地土生土长的女子，生长在拉让江上游一个最远的华人小镇，18岁嫁到中游一个较繁华的城镇之一家旧式家庭。这个旧式家庭的一家之主的老祖父乃是福建南来的第一代移民，老祖父在番地定居之后，再返回唐山，携带一家大小；包括8岁的父亲前来番地定居。祖父也同时带来不少的家乡古老的习俗与传统。其中有一些不可理喻的“班当”（迷信），例如祖父极为排斥香气扑鼻的白色玉兰花，认为玉兰呈白色，是不吉利的颜色，不是吗？人家办丧事叫“白事”，办白事也用白玉兰，所以祖父不准家里的女人在发髻或头发上插白玉兰。老祖父也相信一种传说，住家屋外绝对不可栽种白玉兰树。因为当玉兰树结满朵朵白色的花时，发出阵阵的幽香则会招诱鬼魂前来居住在树上，同时引进鬼魂入屋。

18岁的母亲出阁时，因喜爱白玉兰，在新娘打扮上特在梳得圆圆的发髻上插着数朵的白玉兰。这一来，新娘子第一天入门时就触犯“家规”，当一对新人正热闹拜堂时，祖父闻到一阵幽香，随即看见新入门的媳妇的发

髻上插着数朵的白玉兰，他拉长了脸，一脸怒容，幸好当时还卖个面子给媳妇，没有当面提起家规训斥。只命令父亲将娇妻发上的白玉兰立刻丢弃，并训斥以后不要再看到有人插戴白色玉兰花。

婚后默守“家规”

新嫁娘一进门即遭遇如此这般的委屈。当晚闺房的情趣也减了不少。之后经过父亲的好言相劝与一再呵护，具有番地姑娘倔强性格的母亲才逐渐软化，以后总算默默遵守这项“家规”，不敢越雷池半步。一直到老祖父逝世，母亲才重拾对白玉兰的无限思念以及儿时的往事。

外祖父英年早逝，外祖母携带一群儿女，举家搬迁到离小镇不远的河边的木屋居住。沿河而上的有两座毗连的达雅长屋，也是沿河而筑。搬来不久，母亲与众姐妹很快就与达雅长屋的少年混得很熟。一群情窦初开的少女经日生活在花草斗艳，虫鸟争鸣的环境里，尽管现实落后与贫穷，她们还是无忧无虑地生活。而河边的一棵白玉兰树即是她们最常嬉戏的地方。特别在白玉兰满树开花时，树下四周会弥漫着阵阵的幽香，清新扑鼻，令人陶醉。母亲那个时代，达雅族群特别落后，民智未开。但无论如何，少女情怀总是“梦”。她们同样有许许多多的少女梦想；少女的渴望。

穿上一袭白色衣裳

母亲的一位达雅玩伴是长屋一位“本固鲁”的孙女，美丽聪明，也有较高的智慧。她对族群的落后与贫穷甚

为不满，且有诸多埋怨。她见到发育成长的华族少女有着完整的衣服可穿。虽然不是华丽的衣服，但总有一衣蔽体。而自己的族群少女却仍然裸露上身。发育丰满的胸部荡然暴露，令人羞涩不已。她对此甚感无奈而日夜心事重重。也因此经常跑到河边玉兰树下胡思乱想，唉声叹气。一天她在玉兰树下呆坐乱想时，竟昏昏然睡着了。梦中她见到玉兰树上翩翩然走下一名穿纯白色衣裳的仙女。仙女表示要为长屋女孩缝制衣裳，要她们在太阳西下之前集合在玉兰树下。当长屋女孩兴高采烈来到时，仙女摘下一朵一朵的白花，一一为女孩们缝制一白衣裳。发育健全的少女穿上美丽的白衣裳，个个显得纯洁异常。她们高兴地欢呼，却把梦里少女惊醒了。她醒来了，环顾四周，那里有穿白色的衣裳的少女？再看看自己的身体，胸前还不是依旧坦荡荡吗？只是地上撒满比往常更多白色的玉兰。她顿时惆怅、哀伤、无奈，甚至百感交集。从此她更昏昏迷迷地沉醉在飘落的白色花堆中，直到一天她终于悄然而逝。树上幽香的玉兰依旧飘落而下，覆盖她丰满的胸部上，好像为她穿上一袭白衣裳，纯洁迷人。

母亲第一次回娘家，听到这个哀怨的故事。她许多次跑到河边玉兰树下，望着花朵追忆儿时的乐趣。可是景物依旧，人事已非。每一次母亲总会拾着朵朵的玉兰带回家。每一次却带回无限的思念与惆怅，带回最多是无奈与哀伤。

听姨母讲故事

外祖父携带新婚的妻子于上世纪初由中国福建家乡南来谋生，落番于拉让江上游的一个小山镇。外祖父年纪很轻即告逝世，遗下孀妻与一男五女。本来家境就不甚富裕。外祖父逝世后家庭情况更见拮据。外祖母肩起重担，携带子女搬迁到沿河长屋附近的木屋居住，并以制作与贩卖糕点的小本生意维生。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犹如平静的湖水，只有涟漪，没有风浪。子女们天生天养，很快都已长大成人。特别是五姐妹，虽然不是什么国色天香，但“十八无丑女”，五姐妹外貌端正，明眸皓齿，更重要个个均有健康的体魄。含苞欲放的姐妹花羡煞了山镇的年轻小伙子。

那个时代奉行早婚，假若少女迟婚，则背后遭人指指点点，甚至以“老姑婆”来称呼。所以五个姐妹中的四个，包括我的母亲都凭媒妁之言找到对象，嫁到拉让江中游的繁华市镇。只有个性活泼开朗的三小姐不愿步姐妹们的后尘；寻找自由恋爱。终嫁给本地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并继续居留在这朴素无华的山镇。

三姨母夫唱妇随，在山镇开了一间小店，经营柴米油盐日常用品。顾客以伊班人为主；当时生意也有许多物物交换。伊班人以土产或山上猎获的飞禽走兽与河中

网捕的鱼虾等交换日常用品。

三姨母因生意关系长期与伊班人打交道。除了说得一口流利的伊班语外，对他们生活也很熟悉，对他们的风俗习惯更了如指掌。三姨母既开朗又喜欢讲话。讲故事更是她的特长。我在年少时期，即是她故事的最好听众。那时期每逢学校假期，我一定乘坐一天的水路行程的摩多船到山镇姨母家做客。白天与年纪相差不多的表弟到河边捕鱼、游泳，或到山上采果子与抓鸟。晚上在煤油灯下听姨母讲故事，特别喜欢听伊班人的故事。

姨母一面缝着破旧的衣服，一面娓娓讲述着伊班朋友的故事。山镇背后的几座长屋居民并非当地的居民，而是屋边长河的支流源头靠近印尼边境迁来的移民。这批移民搬迁之原因是与边境的原住民争夺耕种地盘引起一场战争之后搬迁而来。搬来初期一段时间，他们不敢与山镇居民来往，至到日治时期，驻扎山镇的英军以20包白米，10包白糖与盐招募移民中的20名青年入伍。编入“抗日义勇军”与日军作战。这批新军骁勇爱战，利用土制“巴冷刀”与吹筒以及“敌明我暗”方法与日军作战。最终令日军“闻伊丧胆”。短短时间内砍下十多颗的日本兵头颅。三年八个月战争结束。他们折损了五、六位“战将”。其余的带着日本人的头颅凯旋归来，受到族人英雄式的迎接。他们把淌着血的“战利品”吊在煮饭的饭锅上。头颅的血即滴在煮着的饭中。饭煮熟后分给所有男性青年食用。长屋居民相信青年人吃了“血饭”才会勇敢善战。而砍过人头的男士是族中的勇士。也是长屋女

性的爱慕与婚嫁对象。

长屋也流传一位名叫巴拉的传奇人物趣事。原来像其他族一样伊班族群也是派系的问题。各派系之中往往为某件事起争执。甚至发生流血的争夺。这一次数座长屋为争夺族群中领袖之“天猛公”(Temenggong)职位,而引发一场浴血之战。巴拉的主人与一名最强的对手用尽方法,明争暗斗,最后巴拉为其主人击败对手。他的方法简单与风趣。首先,他在主人住所的门内上端挂了一副画。画中有一名小偷从窗口潜入屋内。突然脸露惊慌呆住当场。画中写了一段文字:“A Ham Aku Tahu”(A Ham(咳嗽声))我知道了!”巴拉要其主人每天看见那副画和文字,即要念出声来。

这样过了好几天,推选“天猛公”的日期到了。巴拉主人见对方毫无动静不以为意。选举前夕,他依旧叫了其特定的一名理发师为其理发。他悠闲坐在椅子让理发师为他服务。当他抬头看见那副画与文字,即轻声说道:“A Ham Aku Tahu”。不知怎样,理发师突然紧张下跪求饶,并口口声声说是受人收买来伤害巴拉的主人。原来理发师被收买在为巴拉主人刮胡须时用剃刀刺杀其喉咙。当主人念出大门上端的那句话时,理发师以为阴谋已被识破而哭诉求饶。巴拉向族人讲述主人的敌对者之可耻行为,为主人赢得这场领袖之争。

姨母早已作古,但每逢想起姨母讲的伊班人故事,却会有回味无穷的感觉。



一路好运

蔡宗祥

公公到医院探望婆婆，婆婆对公公说，她又梦见逝世的父母，且叹道，她要回唐山了，公公劝阻婆婆说不吉利的话。婆婆日有所思，梦魂随之。

婆婆病逝在医院，儿子绕道送婆婆回家。回家之魂，不能来去走相同的路。寿终正寝，是华人终老的期望，没有置屋者才被安放在公司厝。

夜深，车影呼啸，人面模糊，公公的住屋灯火通明，大门左右边，垂挂孝人布，冷风隐隐，吹得垂布恍惚飘移，恰如黑白无常到来。婆婆躺在正厅，双脚朝门口，旁有对联：人生渺茫叹长短，世事如虚总成空。厅处祖龕的祖先牌，厨房的灶神，被素布覆盖。婆婆的遗像摆在奠桌中间，两旁红烛晃呀晃，烛火烧得毕剥响，烛泪不住流淌，烛火不能熄灭，烧尽了，再点新烛。婆婆的五个儿子守灵，他们各持三支红脚香，恭敬跪拜，一拜天，二拜地，天地负载，孕育万物，三拜婆婆，大孝尊亲，知恩报本。儿子蹲在婆婆脚尾，不停烧金纸银纸。烛光和脚尾冥纸，照亮婆婆往生净土之路。忽有黑影窜动，猫儿踱步而来，儿子立即喝止。老人告知，逝者被猫跃过，

会起身跳跃，追抱到人才会倒下，守灵时，严禁猫隻到丧处。

隔天早晨，子女围集婆婆身旁。女儿轮流为婆婆洗身抹脸，梳头结髻。替婆婆换寿衣时，发觉婆婆的手僵硬，阿姨在婆婆耳边说：“女儿替你换新衣。”婆婆听了，双手逐渐松软。婆婆的眼微张，阿姨从上往下摸抚婆婆的眼睑说：“子孙平安，放心走。”婆婆双眼慢慢盖上。阿姨嘱各子女依次跪在婆婆前，用筷子喂婆婆吃饭，边喂边说：“阿妈喂我长大，我喂阿妈老。”跪喂毕，儿子和亲人扶抱婆婆安躺在黑色木棺内，棺底摆满冥纸，棺旁置放婆婆心爱的衣服、钱包、头梳、义齿、老花眼镜、牙刷、牙膏与生活用品。摆放棺盖，叔公敲打棺钉时念道：“一钉儿孙发千年，二钉家财定田庄，三钉宗支财丁旺，四钉六亲大昌荣，五钉房房皆富贵，六钉儿孙升官进爵。”

孝子着黑衣裤，披麻衣，戴无顶麻帽，旁有垂下麻结。孝女、媳妇除首饰，不施脂抹红，穿黑衣服，戴三角形的麻质头盖布。众孝眷随哀乐，低着头绕棺木数周。思婆婆的恩德浩浩，哀伦之情油然而生。棺前婆婆的镶框照片，受人祭拜，祭桌上有香炉、白饭、发糕、豆腐等祭品，红色围桌布有显眼的“富贵满堂”绣字。子女先点香膜拜，在棺旁跪谢亲友对婆婆的哀悼。数名工友齐向婆婆拱手行礼说：“走路了。”迅速扛起棺木放在罗厘的车斗上。女婿披白长袍，戴白布帽，斜挂红布，拿灵旌，领丧车缓缓的走，子女、亲友跟随在后。抵达交叉路，子女跪下，感谢亲友的相送。相送，不仅是与婆

婆作最后的道别，也是对丧家的关怀和安慰。亲友赠送的尊仪、车轴、花圈、輓词、协助和慰问，凝结成一张爱网，网护婆婆回祖家，也连结彼此的心，共享人间的爱和期待。

死者为大，丧车往墓山路途，受到车辆的礼让。冥纸从车上撤下，驱逐妖魔鬼怪。阎罗王殿上，查看婆婆功过簿，得知婆婆守妇道，勤起作息，敦亲睦邻，相夫教子，婆婆不曾恣意作歹，噬人以瞬，更不知上下交征利，上下相委为伪是何物，婆婆必是一路好走。工友们扛棺木上山陵，下山陵，吊放棺木在夫妇合葬墓地的右穴。长子站在墓前，查看棺木是否平直偏右，以便日后婆婆与公公相遇，携手同行。灵旌覆盖在棺上，送葬者放一把泥土在穴内，婆婆与尘土同眠。孝子把孝杖插在墓前，任其生长。竹节在外，勉子孙时穷竹乃见。叔公在墓前左边堆做一小土块，点香拜道，婆婆刚到阴间，人地生疏，请土地公多照顾。土地公亦是后土，是墓地和灵魂的守护神。叔公嘱长子跪在墓前，背负婆婆像，叔公用毛笔蘸朱砂，为遗像点主且朗声道：“点天、点地、点目、点耳、天地人和，事事顺意，代代平安。”众孝子脱下麻衣、麻帽，着白衣黑裤，戴黑孝，孙子戴蓝孝。长子扶抱婆婆像，次子捧香炉，带领家眷回家。逢河过桥，长子呼唤：“阿妈，过河过桥，回家了。”

头七，魂归日。子孙为婆婆做功德，神台播送观世经，善男善女人要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为逝者念经拜祭，劝世人要每天孝顺父母，

不必等到父亲节、母亲节才思念孝意。半夜时分，婆婆冉冉浮现，穿墙过壁，走进熟悉的卧房，看见公公未睡，流着泪，婆婆也是一样。婆婆病重时，公公跪在神灵前，请求减阳寿，换回婆婆的健康。人的寿命有终极，凡事尽人力，听天命，就不枉此生。五更时，鸡啼叫，婆婆见不得光，走过阴阳桥，从此阴阳两隔。喝完忘情水，忘掉人间的恩怨是非，独忘不了公公的情。婆婆会在天一隅，等待公公到来，重继姻缘。



我爱诗巫

我爱诗巫，更爱轻轻呼唤：“诗巫”，因为诗巫是我的家乡。

近日诗巫省华团提出“诗巫易名”建议的理由，避开诗巫的读音与菲律宾的宿务（SEBU）混淆及巫字的贬意。诗巫和宿务两地相隔甚远，有各自的文化与风土人情，少有本地人知道宿务的地理情况，因此两处的地名不会混淆。峇南县内陆有一河流，名为北京河（Sungai Peking），名称与中国的北京一样，但两者不混淆。如欲乘搭长舟到峇南内陆，可戏称是“去北京”，此北京并非彼北京，乃指遥远之意。

名寓褒贬，不论认为“巫”字应保留，或以为“巫”字有贬意，两方面人士皆珍惜诗巫的地名，他们看重诗巫的称语，希望借此地名，实现诗巫宏愿，把诗巫发展为安居乐业的地方。

长期受神话传奇故事、文字书籍的宣扬，“巫”字容易被想起是骑着扫巴的巫婆，专做坏事，又或被说是“祈祷求神骗取财物的人”，“巫”字成了恶人恶事的话语。凡事皆是二元化，巫师、巫医、巫婆并非全是散布迷信和

坏人。古时人民的生活落后、文化水准低、医药不发达，有些巫师通晓天文地理、医疗民俗、替人消灾除病。他们的社会地位崇高，深受爱戴。若说“巫”字有贬意，则“巫”、“黄”姓者，岂非要改姓，铲除祖先的姓根？远在中国殷代，就有良相巫贤。只要真心为民服务，姓巫者也能立名。

“巫”字隐含巫术信仰，用巫力击退各方邪恶，祈求诗巫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进步繁荣，有智慧的先辈为居住地取名，暗藏玄机神算，“巫”字不需被取替。

诗巫的美莲巷称名够优雅，富诗情画意，美莲巷是否能托巷名之福而“出污泥而不染”？非也，美莲巷居民是望污水心惊，此处的房屋长久被积水所困，有如水上人家，有的两层排屋因地沉而成单层排屋。地名不能决定地方的前途。唯有英明的领导，人民的勤劳工作，少有天灾人祸、就能推动诗巫的发展。

地方是由称呼或文字体现她的形象，只要呼唤或写诗巫，能让人联想诗巫的景物、人文的概况。诗巫地名被长期沿用，人们对她已有深浓厚的感情，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诗巫人，更是对她情意绵绵，游子思诗巫、何止是魂萦梦系？

“诗巫”已长久、广泛被运用、已根深蒂固存在人心，欲易名之，实多此一举，与其浪费精力、时间在此话题，不如集思广益，如何解决诗巫市民的切身问题，如：教育、地契、水患、交通、治安、屋价、土地、人口外流等等。

诗巫是我家，发展靠大家、愿连年被水欺的天鹅能
展翅高飞，还我诗巫美名。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久居他乡，仍忧心家乡为水所困。今年年初，家乡的天气变化无常，时而大雨滂沱，时而霪雨绵绵。那天，我拨电给一位近亲，问及涨水情况，他说：“水已涨到门前。”不久，老同学来电告知，他是从后山绕道，骑电单车回家，江边的路已成为河，可游泳，可划船。今阅读蓝波的诗“天鹅惑梦”，心有戚戚焉。诗首先要感动作者，才能感动读者。能感动人心的诗，就是好诗。

倾泻而来的是水？是泪？原来是“河在她诞生的阴腔口哭泣，泪是崩溃的狂洪。”作者形象的把洪水比喻为泪，透露伤心之情。“河水正如从阴腔口流出来的尿水”，是浊黄色。“河因未曾排毒而堵塞的肛门。”河病了，此处的“阴腔口”和“肛门”是贬词，隐喻贪得无厌的人，毒害清澈的河水。人为私利，滥砍森林，任由河泥堵塞河道，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作者深感痛心。写出“倾泻而来，花园城市，是浊水中飘摇的浮岛，城民是浮不上的蚂蚁。”大禹治水精神，何时能重现？

江边有一座天鹅像，作振翅高飞状，但飞不起，只引二、三隻不知丑、不知脏的癞蛤蟆、不只羞的蹦蹦跳

跳，哇哇叫叫，枉作白日梦枉想吃天鹅肉。制造“假象”的匠手，乐得笑开怀。老钓民斜瞄的说：“真笨，这里从来没有天鹅。”“斜瞄”有鄙视意，饱经世故的老钓民知道美丽的谎言，掩盖不了事实，百姓不要天鹅梦，百姓要摆脱水灾恶梦。



往事



季人

乘着工人节假期，跟朋友驱车由陆路到山城马鲁帝跑了一趟。

小的时候没有见过大江大河，马鲁帝是我自离开校门到社会上工作后除石山尼亚石洞外第二个旅游的地点。其后应是有缘，在峇南河流域工作了将近九年。

登上皇家山，我极目的了望，寻觅对岸胶林荫下的泥泞小道。我对艾媚说，穿过胶林深处，原本有一个民风淳朴的小乡村。约四十年前，甫出校门，渴望离开处处受约束的家而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机缘巧合，我竟在那个乡村负起百年树人的教育工作，度过工作辛苦，心情愉快的将近三年时光。由于地势低洼，河边居民迁移他处，建立一个新的移殖区。河水悠悠，青山依旧，我不禁怀念着那个时期所认识的朋友。

游罢皇家山，我和艾媚漫步马鲁帝街头。突遇几位两年前旅游中国湖南张家界途中认识的同伴，久别重逢，欣然寒暄一番。

走过一间服装店，一位女士喊住了，原来是当年教过的一位方姓学生。我记得她当时尚未适龄入学，跟着

哥哥到学校旁听。她家距离学校甚远，晴天可没有问题，雨天时沟渠涨满，哥妹俩湿淋淋的校服沾了污泥，让人心酸。

“尚不止此”，她对我说，“因为家贫、爸爸必须到遥远的木山工作。妈妈每天早上两三点就得起身割胶，我要跟去，妈妈不许。我怀着恐惧不安的心情，从窗口望着妈妈额头绑着的煤油照射灯光逐渐远去。偶尔妈妈俯身向下，灯光不见了，我的心情跟着紧张莫名，唯恐有什么意外发生。当灯光重现时，我才放下心情。总之，那种情况是难捱的。”

当年实在是没有深入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心内感受。

方女士续道：“我受过当年的苦，所以我处处关心我孩子身心的健康，不让他们步我的后尘。”

“这就是困苦中磨练出来的性格吧”。对于这番谈话，相当长的时间我都耿耿于怀。

把田园搬到后院

童年和求学时光都在远离市区的乡间度过，对农村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生活是刻骨铭心。

三、四十年前尚无机械辅助以开荒辟野的农耕生活是辛苦的，是心酸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说法对靠泥土吃饭的农夫是很难成立的，十分耕耘有六、七成的回酬已是谢天谢地。至于流尽汗水了无收成是常有的事。所以在那个时代，在那种环境，不知付出多少倍的劳力与努力，才能有温饱的日子。只有耕耘，不计收获，才能生活过得快乐些。不过人总是需要经过磨练的，体验了生活的艰辛，人才能变得更坚强，更有进取心。这也许是人类进步所需要付出无可怨诉的代价。

二十多年前，基于某种特殊原因，我与艾媚怀着无奈的心情，离开了老家，离开了那片肥沃富饶的土地，搬到了一间新发展的双层排屋。从一片视野广阔，设备粗简的木板农舍转换到一座有自来水，有二十四小时电流供应，有天然煤气烹饪的舒适场所，的确是人生另一个开始。加上屋子后面相当狭长的空地有黑沃的土壤，给我栽种了朋友听说我搬家而送给我的桔子，番石榴和从

老家带来的水桃，黄梨等。当处身在生气蓬勃的后院中，我嗅到了自然与泥土的气息，有如回到老家那种与世无争的轻松与舒泰。

在那间排屋住了10多年，我家的大宝，星语和阿比都在那里留下了他们成长的足迹。

为了不错过政府提供的优惠房屋贷款，十多年前我卖掉那间颇感依恋的排屋，迁到现在居住的这座双屋半独立屋。房子是大了些，屋旁和后院的空地也宽广了许多。但当我拿起锄头想要栽种一些花花草草以增加周遭的美感时，锄头触地而反弹的力道告诉我这些空地是不适合植物生长的。早年发展商从他处载来里层泥土再经过压土机重力碾压，整块地面有如石头般坚硬，连长出来的野草也是稀疏枯黄的。我请驾罗里的朋友运了两车的表层土壤，薄薄的复盖在屋旁的地面上。野草的生命力强，有了适合的土壤，很快就呈现出一片青葱。随后我种了柚子、杨桃、水蓊各一株，就等待收获季节的降临。然而除了种在化粪池下方有特殊生长环境的水蓊生长枝叶挺拔外，柚子和杨桃都是开始茂盛一段时间后就逐渐枝干叶落，原来是排水不良也。

此后多年，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了，我也没动脑筋去栽种任何作物，只是每隔一、两个月都得雇人修剪野草。

三年前，老妈子叫我在老家那块刚被野火烧过的土地上种些农作物，一方面可运动身体，一方面也可有收成。我和艾媚只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栽种了几行的

番薯。而两个月后收获的喜悦又鼓起我欲在后院进行一项带有休闲性质的栽种试验计划。

此后每个星期六傍晚，乘着前往老家与老妈子一起吃饭的时候，我都用大塑胶袋把老家那肥沃黑土搬运一些回来。挖掘搬开屋旁那些坚硬的层面，填上这些沃土。所谓日久见功，一年之后，屋旁屋后高高低低完全换了模样，花、草、瓜、果取代了丛生的野草。我种了蔬果类如木瓜，香蕉、番石榴、杨桃、桔子、芋头、火龙果、萝卜、帝皇苗、苦瓜、黄梨、芦笋等；又有中草药类植物如红田乌、猫须草、地胆头、独角丝茅、乌骨藤、水龟草、芦荟、香茅、苦沥心、香兰叶、夜兰香等等，种类繁多。虽然各品各类数量多则三、五棵、少则一、二棵，但已是满园生香，逗人留连。

每天清晨，我从屋旁踱到后园，细细端详经过一个夜晚那些心血与劳力的结晶长高了几许；木瓜是否呈现了成熟的色彩。每天傍晚，我蹲在园地上，拔去杂草，扫去枯叶，这时我才体会到一位喜爱盆栽的朋友为什么每次我去参观他的盆栽时他都是一面和我谈话而另一只手总是喜欢为他的盆栽清除附着的污泥或小草。

把田园搬到后院，让人喜悦，因为这是休闲生活中的产物。

蓦然回首二十年

每个月27日定期刊登于古晋国际时报的美里笔会文艺版《笔汇》，于2010年12月28日刊出第237期后，宣布将在2011年1月份起停刊。从此它将在砂拉越的文坛上消失，它的存在也将成为历史的追忆。作为此文艺园地前负责人的我，不得不为这块耕耘了几近二十年的园地画上休止符时作一番总结。

《笔汇》文艺版第一期于1991年3月6日在美里日报发表。负责人已故劭安先生在《创刊的话》有说：“我们一群热爱文学的写作人，发起组织砂拉越美里笔会，在于联络彼此的感情，交换写作心得，争取出版的园地，推动马华文学的活动……文艺园地的耕耘是集体的，持久的……”。惭愧的是，虽然我们坚持将近二十年，最后由于各种因素，《笔汇》文艺版仍不免落到停刊的命运。希望的是，笔会同人们能集中力量，把另外一个文艺园地《峇南河》办得更好，以继承及发扬《笔汇》文艺版的目标与精神。

在将近二十年的岁月中，《笔汇》文艺园地出版了237期。创刊最初的一两年编辑的工作由已故劭安先生负

责。过后便由我接手。2008年编妥六月份207期后，我把这十多年来魂牵梦萦的编辑重任交给了煜煜。

我曾经说过：“《笔汇》是酝酿、发芽于美里日报，扎根、茁壮成长于国际时报。”前面的四年，从1991年3月6日的创刊号至1995年2月28日的四十八期，《笔汇》文艺版开始出现在美里日报的副刊版上。1995年4月30日的第四十九期《笔汇》文艺版开始出现在古晋国际时报的副刊版上。可以说，《笔汇》文艺版存在的光辉二十年，砂州美里日报与国际时报不但尽了发扬华文承传的天职，也付出了物力与财力以支持及呵护它的成长和生存。这个文艺园地的历史成就与贡献应该由两间报馆及美里笔会同人一起分享。

美里笔会的《笔汇》文艺版总共两百三十七期，百万言的作品涵盖了本州及邻邦汶莱的近百位华文写作者。其中不少写作者都把他们的作品收集而出版个人专集。根据手头的资料，以下的写作者出版的单行本中不少作品都是发表在《笔汇》文艺版。

- (一) 李艾媚 : 作品:《我们不孤单》
《不想回家的孩子》《别让爸知道》
《波比是否在天堂》
- (二) 清平 : 作品:《红尘有泪》
- (三) 季人 : 作品:《再见风车》《岁月》
《何止没鱼吃》
- (四) 杨华 : 作品:《梦驼铃》
- (五) 谢名平 : 作品:《谢名平文集》《蜕变》

- (六) 绿言 : 作品:《星星的魅力》
- (七) 林岸松 : 作品:《秋天的过客》《犀鸟乡情》
《内湖的日落》
- (八) 煜煜 : 作品:《迎向朝阳》
- (九) 蔡宗祥 : 作品:《本南人文化的变迁》
- (十) 晨露 : 作品:《鱼说》

青山常在，岁月留痕。美里笔会“笔汇”文艺园地的出版虽然就此结束，但相信一路陆续结伴同行的文友们都不会忘记曾经拥有那一段文采花盛的日子。所谓一步一脚印，它那如流星划过夜空的耀眼光芒将永远烙印在砂拉越华文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在乎



清平

(2001)

一个午后翻阅一套叫《涟漪》的丛书，竟然十年。

一眨十年来，十本藏书泛黄，点点；几许白发相衬，丝丝。午后书房闷热，应有令人向往的下午茶，润喉解渴，也让茶香袅袅飘起每一年的创作记忆。月月年年，学员多视创作，有如喝茶般感觉苦涩，难于上口。喝茶享受不到茶香是一件满痛苦的事，也同时辜负原茶香味。学员不爱提笔写作，是环境促成是没兴趣还是不会写？为了《涟漪》的生存，涟漪股主办了多项文艺活动以提高学员的写作兴趣和写作水平。于是，一排排木麻黄迎风招展，婆娑起舞，舞出文学奖，为文字艺术剪出一园自由奔放的文学花圃。

那年午后的黄昏和雨丝飘扬的夜晚，文艺营喜悠悠地迎接梁放和陈蝶的光临。隔天礼堂外边朝阳初升，陈蝶一把动人的嗓子，微笑的在讲台上生动地讲述散文这位文学大师的随性自然和优美性格；梁放则以一腔幽默，安排小说人物说话、制造矛盾冲突，点燃高潮，安排结局。文学的语言飞跃在年轻后进的耳里，藏在

清平

心里，有些陌生有些不习惯有些惊喜，点亮闪烁起一颗颗文艺初心，为青春谱上文字音符，唱出五色心曲。闪闪两年光阴，学院海风无悔地徐徐吹进学院，带来远方作家挂念的亲切问候。陈碟和梁放在傍晚时分再次踏着轻松的脚步在海边愉快地烙下文学脚印。他俩笑容丰采依然如朝阳，殷殷然再为文艺实验室的花苗松土、浇水、施肥和修剪。生活之真在脚踏着的土地，人性之善在心中的跳动，作品之美在感情的流露，这是作家给予年轻人的叮咛和冀望，等待明日携手看花去。

午间看着写情的字迹，读着写诗的感情，一张张熟悉的笑容，一声声耳熟的叫声，心情难免起伏着往日的一些激情。别后至今，文学路上可走得平坦，走得顺利？

午间品茗，乌龙普洱铁观音茉莉花茶，浓淡甘苦各不相同。品茗纯是个人喜欢，无由喜爱无由心情无由成痴。喝茶须要慢慢品尝，须要心情，才能品茗。品茗似创作一样须要保温，持续、坚持理想，不然，香浓咖啡勾心勾魂，艳女般诱惑成一段段不能始终如一的爱情悲剧！

悠悠十年流水，颜色几许？流转季节，几棵花树？新秀一批一批如鱼般从涟漪湖游出，经巴南河人拉让江至古晋河出南中国海，迎向风浪遨游河川大海还是已经跳岸登陆？挂着的是一颗难于释怀的倦客心，魂游午后。

(2007)

岁月是江，滔滔流水，浊黄浊黄地流去。在这变风变雨的年代，阳光时常咳嗽而缺席，洒下一地地的雨水，飞溅。

你们爱玩、爱闹、爱笑、青春本是散发跳跃的音符，却在繁重如山的文字锁里，未能举重若轻。山重、心重。夜晚，文字的形象，连绵不绝地变换着朝代的符号，转化成一个个象形、呼唤着假借的名字，大口小口张开如河鱼喙。久久，文字的回声从千里处传来，敲击着一扇扇沉重的心门，声音若磬，却未能沁入心扉。

一南中国海之隔有多遥远？一人之心海有多接近？海水蓝蓝像天一样辽阔，一望无际。可是呀，白云却在心湖上倒映不出来积极、主动和好学的红色。你们隔海飞来，在这陌生的土地上修读教育，却念着家乡泥土的芬芳，而忽视同样清新的东土，土里可有草香稻香胡椒香还有文字之香。

夜里，沮丧来袭，与白天驱逐不去的失望，纠缠成一只怪兽张牙舞爪，肆虐神经。梦里有烟，烟花有兽，狰狞着怪脸，怒吼成一团团的灰白轻烟，聚拢而熏成眼睛一线。眼泪噙满烟花，默默地在不对的部位中，哽咽……忽而，一双又一双的眼眸在一角隐现，亮着听说读写的眼光在呼朋唤友。我极力飞行，往前靠前往前靠前，靠在孩子没交功课被鞭的手掌上，靠在孩子哭声掌心红肿上，靠在家长投诉理论教师辩解上。真相与假象在眼前拔河式的较量，好久好久，竟然把孩子的双手拉成一条

清平

绳子。孩子在中间挣扎，叫喊，真相与假象却继续使劲用力，忽而飘向东忽而飞向西，旋转成一圈圈而幻化成一艘飞碟，迅速地把孩子绑架飞到外星球去。夜空顿时一片死寂，我看不到任何影子，却感觉自己正与黑色融为一体，我试图张开大口叫喊求救……

醒来时，身旁小桌上的一杯金鱼牌咖啡已经冷却了。一只黑白小猫在鞋架旁发出喵喵的叫声，然后伸长前脚，无声无息地在雨中消失。

(2009)

也许，一切都要回归根本。根在，本在，就如石在，火种不灭。但是啊，江河可有干涸的时节，草木也有凋零的时分，一切的一切，是顺应自然，是自然生成，回归本性天性，犹如种树“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然而，“文章，经国之大业者也”，为天地立心，为苍生百姓请命，为家国立碑，为己建业，这一切，也是根在，本在啊！

悠悠大江大河啊！笑傲江山如此多娇。这一切，百年之后，人人都是一冢黄土，与尘为伍，与土长眠。然而，古书中的名人名篇，灯下书卷展读今古荣辱。

十九年的《涟漪》，一岁一章回。莘莘学子在文字创作的天地间默写，无声无息若春雨，小如菌般不能看见。可是啊，虽不能被目视，却能感受到书中执着的精神、坚持与不懈的细腻情感。打开文字的钥匙，记得与不记得的名字，忘记与不忘记的作品，淡忘与不淡忘的文字感性，都能在刹那间回到原来的过去，那是文字情感的共

同记忆。

所以乎，我们在乎书写，还是不在乎缀文？

当书本卖不出去，当眼睛透露又要买书的义务，当买书似卖个人情；当草草了事的涂写，当上网下载文章修饰后交上来，当假借同学的手笔冒名交上，当剩余的书籍在行动室内被流放一角，这些是否对文字的忘却、漠视、丢弃，甚至鄙视呢？

于是乎，我们不在乎书写时的交代，也不在乎书写后的命运？

是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文字似野草，野火烧不尽，只待春风生。草原上，一群群的马牛羊，因草而生，因草而活，也因草而鸣、也因草而咩，也因草而咩。然而，马牛羊有了野草，在乎不在乎天敌？

于是乎，在乎与不在乎，在于呼吸之间，如道家养生，如儒家建业。一切，从心始，然而，有时却如上网种菜、偷菜。

(2010)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诗人王之涣五绝之《登鹳雀楼》最后两句，让人心神震荡，飞驰远大目标：只有“更上一层楼”，才能“穷千里目”。鹳雀楼虽然只有三层高，但已足够让有心人“穷千里目”了。登高，极目眺望，所谓千里目中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不都是心高意志吗？千百年

以来，白日还是白日，依旧“依山而尽”；千亿年以往，黄河还是黄河，依然“入海而流”。一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百年，在个人岁月中可否像“白日”依山而尽周而复始，飞进轮回，让生命延续着生命，在这红尘乱世中复制与黏贴，然后创新，前进。

天上半轮明月，不知初一和十五。微微亮光，在苍茫不黑漆漆的穹苍上，独个儿照着大地。云朵，飘散一方，似乎多余。远处草丛，像一罐罐墨水泼在泼在泼在大地上，有形无形，有形无形的。草丛几声虫叫的声音，在召唤着唧唧……唧唧……。夜色终究还是夜色，在一端，旁观，冷眼。

不过八点多罢了，不过远离市区罢了，不过我一个人坐在庭院里罢了。今夜，出奇的静。静的夜色安详。也许，只不过是没迈威、没威士，没有赛佳路过哟，就是安详。安详与不安详，路面几个窟窿张大嘴巴干笑着，等候声音。路蔓延着路不曾中断，似牵牛花攀藤般牵引着又让人迷失，始终不肯露面。灰尘、沙子和小石在路面野餐，等候热气BBQ，享受一番。

那天，就是那天，坐在南端一角的海边上，与陈喝着冰凉的啤酒。好久没有出门来到半岛南方，望向夜色朦胧的另外一端，陈说是狮子岛。眼前的景物令我有点惊喜有点意外，尽是不相信眼前一端的的就是狮子岛的尾巴。然而，喝了些酒，终究还是要相信这是狮子的雄尾。一条、两条、三条、矗立着，还冒着烟呢！最近，岛上掀起风云，电光交加！闪电令人目光一亮、再亮，但是，

旧电光多了，惊讶惊喜自然逐渐消失，反而碍眼。碍眼，在醉眼中，还是那么可爱吗？

一年多不见，陈有些发福了。陈发福，不是没事做，倒是忙得很，也透不过气来。难得今夜我来，喝喝几杯啤酒，再吃点海鲜，倒是能透透气，舒舒筋骨，还有海风相送，狮子岛殷勤呼唤，今夜，哥儿俩倒是轻松得多。喝喝免税酒、吃点鲜活，聊些不尽人事与人意，没有唏嘘，没有喟叹，有些快活。

天上没有明月，半轮也没有。海风来了，不请自来。风来了，雨来吗？雨要来，不得不请求乌云，因此，风来不来，似乎都不那么重要。这几年，陈似一根蜡烛两头烧，南下北上，忙里忙外，课程新旧，检讨、撰写、检讨、还有认证、认证，教育真个是没完没了。教育就是这样地进行、发展。大人说教育要有素质；大人说教育要有计划；大人喊着教育要有远见；大人喊着教育要宏观…………大人喊说教育要团结！说说喊喊，喊喊说说，大人换了大人换了大人，换了来了换来了，“手脚”还依旧在。“手脚”依旧在，忙个不休，压力、高血压、心脏痛苦。

夜色阑珊，陈说要走，但放不下心。除非，有一天，要卖掉骨气。

人到暮年，暮色逼人来。不登高楼，三分感情，六两经验，九分理智，都能目穷十万八千里。《涟漪》二十，双十年华，与陈相较，还很年轻。

天上半轮明月，明月不知初一和十五。远处的草丛，

泼墨似的，黑白之间。而远方的路，始终不肯露面。对岸，还是很遥远。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衣箱



绿言

那天下午，把久未清理的床底下来一次大扫除。把床褥抬出去晒太阳，掀开床架，昏花老眼只见床底下一个似箱子的东西，刹那间还想起是什么，再仔细一看，天呀！原来是我的衣箱，被白蚂蚁蛀得面目全非。一阵心痛涌上心头，那是我的第一个衣箱，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到B埠执教时，爸买给我的行李箱，它伴著我度过十年的教学生涯，陪我奔波走过好几个地方。虽然多年不用，搁置床底，它仍然装著一些珍贵物品。我对它的感情非凡，毕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衣箱，和我有三十多年的感情。如今被蛀得尸首不全，实在痛心不已。

心痛的拖出破衣箱，用蚊油射杀箱里的白蚁，只见箱里的旧信已被蛀得差不多了。把烂得不能再保留的信，作临别秋波的一读，重温当年的青春情怀。

在这些信里有一封是当年一位学生——美妹写给我的信，令我心情再一次的酸痛。美妹是我在N埠执时的一位优秀生，年年考第一，人长得娇小玲珑，细声细气，是人见人爱的一个小女孩，六年级后，顺利考

上中学。这封信是她在念七号时写来的，告诉我她学校的一些改变及琐事。后来我们断断续续的都有通信。九号毕业后她工作了两年，还有来信告诉我，她工作的状况。有一天，忽然听到她自刹的消息，使我震惊万分。当时我与另一位学生（美妹的好朋友）到医院去见她最后一面。只记得我们在走廊等了好久，才进到太平间，只见她面色苍白硬挺挺的躺在那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强压着心中的害怕与心酸，安慰着她的好友与家人。永别的一面，印象深刻，历历如在眼前，虽经历二十几年，却未曾淡忘。我总想不明白，她究竟为了何事，对这个世界不再留恋。询问她的家人也无人知晓。我有点自责为何不能和她作频密的书信往来，也许她会向我诉苦而保住她那年轻美丽的生命，是我对她不够关心吧！

一个下午就在揣摩那破洞里的字迹渡过。而我那生命中的第一个衣箱却随着滚滚浓烟而消失无踪。

红毛丹成熟时

(一)

又是红毛丹成熟的季节，望著满树鲜红欲滴的红毛丹，令人垂涎三尺。果实累累把树枝压得往地下垂，宛如一个红色的大帐棚，让人随手就可摘下甜美的果实，大快朵颐。

红毛丹品种很多，果肉爽口清甜多汁的是众人所爱。至于那些果肉不脱核或酸的品种已被淘汰。我家门前有棵四十多年的老红毛丹树原是次等品种，果实小又带酸，后来父亲用接芽法把它接成清甜爽口的上等红毛丹。十年前在一次刮大风时，果树拦腰折断。顽强的生命力使果树不久后又重新发出新枝开叶，果实又重现枝头，可是结出来的果实却是原本的酸品种。

就红毛丹的外型而言，也分成多种，有的又圆又大，毛色鲜红，最为吸引人的食欲。圆大黄色的红毛丹以肉多清甜取胜，呈椭圆形的红毛丹有分粗毛与细毛两类，果实成熟时红中带绿的毛色非常美观。粗毛的品种，壳薄肉清甜是为上品，但果粒较小；细毛的

果肉多但略有酸味。

红毛丹性热，清晨摘下的红毛丹清凉可口，是吃红毛丹最佳时刻。

从小在红毛丹树下长大的我，红毛丹是我的最爱，童年的我最喜欢和弟弟两人爬到树上去采红毛丹，摘下一大束后，把身体靠在枝丫处或坐在树干上就享受起红毛丹的美味来，与猴子无异，乐在其中。

(二)

父亲种红毛丹主要是为了增加收入，所以红毛丹成熟时是最忙的季节，此时有蝙蝠为患。好长的日子里，在傍晚时分可以见到天空黑压压的一片，数以万计的蝙蝠在屋顶低飞而过。如果这些蝙蝠停在红毛丹树上，后果不堪设想，有时为数不多的蝙蝠在夜晚来袭，已损失不菲。满地的红毛丹壳令父亲痛心不已。

父亲没有猎枪，只好想尽其他的办法来保护他的红毛丹。他常用一些罐头的空罐子，绑成一串串挂在红毛丹树上再用一条铁线连接到他睡房的窗口上。他一夜里起来几次拉动铁线，使空罐子发出声响，以吓走蝙蝠。他白天要工作，晚上又一夜不能安眠，非常辛苦。

后来父亲又想到另一种方法，就是把麻布袋卷成长条形，在上面隔一段距离绑上一粒鞭炮。入夜之后点燃麻布袋，让它慢慢的燃烧，烧到有鞭炮的地方，鞭炮便会爆炸发出响声把蝙蝠吓走。这种办法，省去

一夜起身几次的麻烦。

除了蝙蝠之外，白天还有猴子成群结队的来偷采红毛丹，猴子总是趁中午休息的时间前来偷吃，因此连午睡的时间也被它剥夺了。后来父亲把狗绑在红毛丹树下，见猴子前来就会大声吠。起初猴子会怕，但经过一些日子后，它们发现狗被绑在树下，不能去捉它们，就越来越大胆的又跳到树上去采红毛丹吃了。

有一天中午，爸妈和弟弟三人在狗儿的合作下活捉了一只猴子。

据说捉到猴子后，把红色的衣服穿在猴子身上，让它回到猴群中。这时猴子会错把它当人来追它们而逃走。那只穿著红衣的猴子却拼命的想追上同伴，如此一追一逃，就会越走越远，不再来干扰果园了。爸如法泡制果然有效。有好长的一段时间不再看见猴子的出现了。

(三)

红毛丹树长的非常高大，要把红毛丹采下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树枝垂到地面上的就容易，可以伸手采到，也可以用梯子，高处的就要爬到树上，还要以枝丫当扶手走到树枝尾端才能采到红毛丹。这种采法相当危险，除了不小心会由树上掉下来之外，有时踩在不能承受体重的枝干或枯枝上，也会导致枝干断裂而连人带枝掉下来，这时摔个手断脚断是常有的事。小时候见父亲爬到树尾端采红毛丹，总为他捏把冷

汗。不过，父亲上树采红毛丹时都很小心，他先用脚力试枝干的承受力后才踩上去，以策安全。

有些连爬树都采不到的红毛丹，就要依赖一种特制的红毛丹剪了。把剪安装在长长的木棍上，把采不到的红毛丹剪下。

采下的红毛丹是要和枝一起摘下，然后绑成十粒一束，才能拿到街上去卖，所以采红毛丹也要讲究功夫。采下的红毛丹不可以由高处丢下，这样会使红毛丹跌离枝头，没有枝的红毛丹不能绑成把，就没有经济价值了。小时候，父亲上树采或用剪，红毛丹直接掉在地上，我和弟弟就负责捡，那时跌散的红毛丹不计其数，损失不菲。后来动脑筋想办法保全红毛丹。于是在上树采红毛丹时就用一条粗绳，一头绑着一个大箩，一头就带到树上，把绳子绕过树干。把箩吊上树

，采到的红毛丹就放进箩里，装满后要慢慢把它吊下来，把箩里的红毛丹倒出来时也要小心，才能让红毛丹丝毫不损。

如果用剪来采红毛丹，就要有几个人合作，把剪断的红毛丹接住，不可让它掉在地上。接红毛丹的方法有几种，最初用草帽来接，后来就把麻布袋割开当网，由两个人拉往四个角来接。这些方法还是会使得红毛丹跌散。有时人手不够就由一个人用双手接，也会令红毛丹跌散，后来我发现用双手接的时候，要顺势把双手往下沉，就能保全红毛丹不会由枝头散落。

(四)

红毛丹成熟的季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些采下的红毛丹，堆在屋里如小山般。放学回来，一家人围着堆积如小山的红毛丹，开始绑红毛丹，十粒绑成一束，一边绑一边闲话家常；如果父亲有参与工作的话，就有精采的故事可消磨时间。我和弟弟常在幻梦想，如果有一架收音机陪伴我们绑红毛丹，那该有多好！这个梦想直到我毕业出来当临教一个学期后才实现。

绑红毛丹最初只是算够十粒，就绑起来，后来才渐渐讲究起美观来。先拿三粒，垫底，再在三粒四周围上七粒，这种绑法看起来很大把，较吸引顾客。

绑红毛丹的绳子，最初是利用生长在野地里的一种植物叶子。这种叶子是平行脉，可以撕成长条形，韧性很好，可当绳子用。后来就用尼龙绳绑，近年来又改用橡胶圈，非常方便。

绑好的红毛丹枝长短不齐，要加以修剪。

最初是用一把大刀，把红毛丹横放在门槛上砍，长年下来，把盐木的门槛也砍坏了。后来用小木凳代替门槛，现今已改用剪枝刀取代刀砍。

小时候，父亲早上去卖红毛丹，到下午才回来采红毛丹，然后每晚都要绑红毛丹，绑到九点左右，再将绑好的红毛丹放在水中浸一浸水以保持新鲜，之后摆在屋前的架子上“打露”，防止它变黑。第二天清

晨五时就起身把红毛丹叠入箩里，打著手电筒挑到半公里外的小店去搭车。通常父亲挑一担，我和弟弟两人抬一箩，有时还要来回走两趟。十岁左右的我们要抬一箩红毛丹，感觉上非常沉重，一路走一路停、左肩换右肩的才能完成任务，肩膀疼痛更是难免。

长大后，有好些年我都陪著爸妈在下午四时左右搭巴士到街上摆卖红毛丹，一直到第二场电影十一时半散场后才搭最后一趟巴士回家，每天都要到深夜一点钟才能上床。

那年在街上摆卖红毛丹，是现今难得一见的奇景。

一箩箩的红毛丹由街头摆到街尾，少说也有几十家人，满街红通通煞是好看。

卖的人多，买的人也多，非常热闹，后来市议会禁止在街头摆卖，此情此景，已不复存在。

早年人口少，红毛丹售价只是五分，十分钱，有时卖不完，两分钱也被迫把它送掉。后来有几年售价涨至两角，是红毛丹最畅销的时期。

红毛丹由开花结果、成熟、采摘到摆卖，实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辛苦历程。

知识



李笙

在人性的废弃垃圾场，我们无时无刻可以找到隔夜的呕吐物，那些粗糙的灵魂隐藏在闪烁着晦暗微光的矿物中，因为长时间曝晒以致显得苍白而贫血，且缺乏随着时间的喂养而奋长的势头；意识的断肢，则到处散落在发酸的废五金杂物中，而完全丧失意义；在被精神所遗弃的水洼中，那些用途不明且复杂的人格结构，终于浮露在最表层，像被解剖的赤裸遗体，纠结不清的筋络在微弱脉动的肌腱中渐渐停止了生之功能。而这样的真相总是让人不愉快。但是我确切意识到，这一切其实都来自于隐藏在人格之间权力运作的结果。

相对于诡魅崇惑人性的权力，我更倾心于知识，像温和的鱼群悠游在错置着礁群和水草的海域中。

正如我们共同欣赏的那位作家，你说，她在新书发布会上面对公众的叫嚣闹事时，仍然可以温文尔雅地笑称“看吧！这就是我们要谈的文明。”正如你称颂她言简意赅的谈话内容直接而丰富，使你不能不感叹知识多麼重要而美好。是的，知识就像人类之间的感情，原本就极易使人陷入深渊而致最终不克自拔。知识，正是我一直孜孜于追求而不觉倦累的生命形态，在不断阅读的过

程中，我经常被知识所感动，却经常赧然承认，但它确实带给我太过饱满的快乐。

其实，忙碌而庸俗的生活一度使我极度沮丧，但我总是极力在时间的缝隙中埋首厚重的典籍，追逐梦境中不舍远去的一点点理想之光。夜深如晦的凌晨，当众人皆沉沉睡去而我独醒着，耽溺地感受生命中隐密角落的缺失、孤独、萧索，还有生活中的一些些伤感、尊严，而让欢愉自我游戏。耽溺地藉由大师们太过庞大且无懈可击的警句，驯服隐匿在意识底层的骄纵、驯服脑壳内嶙峋礁石所堆叠的自负，不断咀嚼、思索、反刍，以致发现无限经验的海啸从意识的波谷峰起翻涌，直到窗外的风适时拂过渐冷的额头，睡意蹶近，无以名状的兴奋的意识终于松手，跌入沉沉的梦境。

人们醒着的生活确实拥有太多的困厄、愤懑、过失，或偶尔发现自己的脆弱，不够专注于某些事情，甚至伤害某些善良的人；虽然我也耽溺于毫无意义的清谈和虚掷时间，一如我们偶尔在设计精美的咖啡厅享受难得的悠闲和奢侈，但更多时候我在沉静中吞咽着远方寄来的新作或者旧作深藏的意义，并发现一个圆融自足的世界，像一名信仰诚笃的门徒，一字一句地探索着经籍的教条，而对某些庸俗的辩解自以为是地感到不耐。

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我经常独自在午后骑着单车，途经颠簸不堪的半柏油路到3里外的简陋图书馆，像做贼心虚那样飞快地偷偷抄写那些不准外借的大师典籍回家捧读，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些彷彿羞于启齿的经历。但那时候我并不能够清晰地表达那种对于

知识的崇敬与认知，却经常很容易被完美无瑕的句子所震撼。

但是相形见绌的生活中，总是像一篇处处瑕疵的作品，露出太过明显的破绽，或者令人扼腕的失误，我们焦虑地苦苦思索，为一个复杂的习题寻求答案而彻夜不眠。这时我们赫然发现生活中的窘困，像无法驯服的脱缰野马，远远地走失在生命的草原。这时，我们赫然发现太过薄弱的知识其实并无助于完美地解决问题，极度庸俗的知识并无法及时指导我们渡过重重的蹇困，尤其面对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权力正遮蔽无所着力的知识。

这时，我们也许发现生命何其荒芜、荒谬、尴尬，疲惫的感官感受着严重的挫败，低潮的心绪像行车前头突然陷落的悬崖，而且发现我们倾尽一生追逐的知识，居然出现了美感与德行上的罅隙，而且脱离现实过于遥远。

于是，当陷溺在抑郁挣扎的氛围里，我更怀念那个生活贫乏而精神自足的高中时代，那种回归纯净的知识的学习本质，那时，我对知识的信念毫无动摇，轻易避开外在的诱惑，并无驳杂不良的动机，而且享受真诚的喜悦……

灵魂之书

每本书都有它们自身的灵魂，它们总是慰我以温和的知识，温柔的记忆。

推开内心地下室厚重的石门，阅读它们，拥抱它们，进入情感的核心，像爬山，沿途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绝美风景。

在极度倦怠的夜晚，喧哗和敌意渐渐趋近心胸，各式杀戮、攻诘、叛离的故事在周遭上演时，我总是急急逃遁于虚幻而迷魅的书堆，埋首进入庞大的知识系统，像一名避世的隐士，厌倦于太复杂的欲求，只是冀望短暂的宁静和欢愉，释放那些依附于现实而萌生的感伤。

我与它们在一个湮没时间而隐蔽的空间中秘密地对话，不虞被打扰，无需紧张地聆听防止有人突然闯入打扫房间，清理地板，监听我们无意间透露对这个世界观感的蛛丝马迹。在那样超越时空而纯粹想象的飞行中，打破地域的阻隔和地理的距离，用一丝灵魂焊接另一丝灵魂，像绽放的花瓣通过根茎与泥土里的细微生物私密沟通。我们进入思想的密室，轻微如絮絮的翻书声，像飘荡窗外的细雨安抚寂然夜归的行人。

我们细细检视那些逝去的时光，那些饱满圆融而意义丰富的章节，那些若即若离朦胧如纱的情节，搅扰着

我们不尽完美却值得铭记的平凡生命。

有时，我们争辩着，隔着迢迢雨声，隔着山重水覆的抽象时空，为一个严肃的命题，那些原本普通人们因浅薄意识而遮蔽的常识，却在我们流畅的文字中显示神奇的力量。那些无法获得人们认同的特异观念，却在我敏感易燃的思维中爆裂，像翩翩穿过箭雨的蝴蝶，停在我多梦的额头。我遗忘那究竟是梦境还是真实存在过的片段。

关于真理，我们都有着非常执着的批判、理解和同情，尽管它拥有根植于一己之见的误解，而且不无分歧。

有时，我们为知识与现实生活的冲突，譬如忙碌、烦琐而毫无意义的工作或作业喋喋不休，甚至被生活所驱遣所困锁而忧伤喟叹，于是虚耗一整个宝贵的夜晚而一无所获。

有时我们在超越距离的时光中相濡以沫，用充沛的情感稀释日间所遭遇的挫折，用真诚而未经修饰的言词表达所经历的种种愤怒与轻蔑，既了解彼此的心情也洞烛彼此的脆弱，像互相依赖的左右手，互相摩挲取暖，轻轻握住彼此的秘密……

渐渐扩大的雨势，从窗沿远远扩散出去，似乎快要占领整个地球，潮湿的雨意覆盖所有筑梦的屋顶。睡意在我的眼睑拉起厚厚的窗帘，企图瓦解我最后的抵抗。我心中最隐秘的地下室仍摇晃着微弱的火光，照耀着那些几乎溃散不明的意识，和仍然残缺歪斜的绰绰光影，和那些似乎埋藏着过多忧伤的书册，扑扑飞撞却无法冲破牢笼的灵魂……

我清楚意识到这个充满歧义的世界，并不允许我们
修补生命中无可避免的缺憾，在知识与盲从之间，在爱
与道德之间.....



时间的隔壁

入夜以后，无可抵御的黑暗像庞大的宅第关起了大门，将光亮的世界紧紧锁在被诅咒的密室中。

在时间的隔壁，少年时期的我无视这一切，而且在心灵的泽畔架搭帐篷，与同学们围坐篝火旁，聆听彼此反覆陈述那些不可能实现的美丽梦想和过于遥远的念头，仿佛不属于这个星球的完美计划。不远处，满怀温柔主义的海浪，迳自抚慰躁动狂野却肤浅不堪的额头。

有人妥善地拨动木柴，抗拒着被占领的黑夜，星火随即伸缩闪灭，并随着微风飘飞，最终落在被露水漫湿的松枝和静静滴水的草尖。微冷的海风点燃了灼热的园灯，光晕漫不经心地泻落一地，成群蚊蚋如失散家人的流浪客，在灯旁狂舞取暖。风景陌生得像大型戏剧的布景。

一些青涩的瞳眸次第亮起微弱的萤光，试图撑开数寸浑沌的阴影。那时，我们并不急于了解这个世界，而是内蕴地以了解自身为最大的兴趣，并且带着巨大的探索蓄势待发，像一部准备开往光年外的太空宇航机，点燃着熊熊烈火，以便强力推进登上繁星密布的恒河系。

在时间的隔壁，我并没有惊动他们，那个少年的我和他耽于幻想的朋友们，也没有适时提醒：所有大胆热情

的构想极可能像一座空中沙堡，将被一阵涌上沙滩的浊浪摧毁殆尽。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在自造的神龛中，少年时期的我们盲目地信仰着盲目的神祇，即使它最终无法像海松一样长成覆盖大地的巨树，像顽石被巨浪铸造成美丽的石雕艺术，但是它无碍我们对世事的专注与对世界的认同，而且容许犯错。

就像因构思不足、酝酿不够成熟便草草写就的一部失败而滥情的作品，即使被大多数人嗤之以鼻，但仍然比最坏的预期取得一个孤芳自赏的结局，而且没有损失，除了消耗掉一丁点原本挥霍不完的青春。

那些隐匿在庞大信念之后的执着、真诚与勇气，像一则蕴含新文明的宗教哲学，仍然深深搅动着我渐渐稀释缺水的灵魂。

在时间的隔壁，蹶近中年的我总有太过芜杂的感受，拥挤的意念在脑壳中互相推撞，掺和着一些无由而轻微的感伤。像孤独的兽误入年轻族群的嘉年华会，嘈杂的氛围，重金属的乐音，呛人鼻息的浓郁烟尘，混乱恣肆的舞步，被踩踏的影子茫然惊慌地逃遁进入不合时宜的暗角。

我确实意识到，那些奴役着人们身心的现实生活，捆绑着许多日益老化、退缩的心灵，以致拒绝正面仰视经由时间的镜屏折射所产生的刺目阳光。遗忘，便是被时间驯服最佳的证据。

然而，生命中毕竟确实曾上演过所有激动人心的情节。在那个风景优美的地点，雨后树叶还在滴水的海边，

像被梦境色彩化的虹桥横跨整个乾淨湛蓝的天空，飞鸟在晨曦中振翅惊起熟睡了一夜的树们，松针簌簌落下。

重温着那些发生过的、非常微小的事，譬如有人在漆黑的深夜拨弹吉他，用一把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嗓音唱着些微走音的歌，想象着终究有一天可以成为一名出色而不随流俗的歌手。像蛊惑了大多数人的思维，许多人于是热切分享着对未来种种巨大的事业，憧憬着丰盛而优雅的生活，以致我们无法分清自恋与自我期许的分野。彼时，那些浅薄如雾却不容篡改的年轻事迹，却让我们非常珍惜。

“现实从来不是我们的障碍。”但是对于幻想，我们总是自以为是地怀着太过美好的印象，以为它像爆裂在脸上青春痘，永恒展现生命中骄傲的春天。但是证诸我们漫长而枯燥的生命长征，那其实是一次错误的诠释，所有黄金时期都是短暂的。夜空中的群星降低至几乎伸手可触，是因为雨后沾粘在树叶间的水泽映照原像的结果。

在时间的隔壁，而今，我只是一名窥视者，躲藏在时间的罅隙中，静静俯看不再激情、缺乏幻想而善于沉默的我的分身。

在夜阑人静色彩暗澹的外星开始降温，因为历经长久战争，倦怠的灵魂纷纷回航降落人间时，泽畔荒芜，海水退潮，所有欢歌的嗓音止歇，像拔掉插头的庞大舞厅，因为没有电源显得十分沉寂。我犹记得一些激昂奋进的歌词，但在时空变迁中显得毫无意义。

那些原本稚拙的脸孔已长出杂乱的胡髭，发茨凌乱，像萋萋野草，试探性地在海岸的山边占领虫蚁的城

池。深植于心里的理想与动力被时间悉数退回，像一个清醒灵魂对另一个软弱灵魂的弃绝，于是习于使用理性的借口来掩饰着非理性的一面。双拳紧握，下意识地向大海掷出空洞的石头，而并不企求即使是最卑微的回音。

天空破晓时，人们陆续拔营准备离去，灯光与华饰拆除，海边恢复空荡，像陌生的布景逐一搬移，演员褪下华丽的戏服。所有被时间奴役的人们注定成为闲散的配角，极可能被太过认真苛刻的其他人们所嘲讽。

或许生命中最大的惆怅正是来自于太多的编造，而非真实地存在，以及那些始终无法实践的伟大的巨构、炫丽的幻想，而使灵魂变得克己温和，节制谨慎，却错失太多的可能……



三道门



千桑羽薇

两位母亲是两道门，你跌跌撞撞在门与门之间穿梭，记忆的风宛若薰衣草幽香往灵魂深处幸福地停留，偶尔听雨滴滴答答敲打心窗凝结于青涩年华，也在沙尘暴袭击的时空里冲锋陷阵感觉一丝悲壮一种洒脱。在苍茫的天地间你横跨二重门，双掌使力推开第三扇门，惊见金急雨的一树金黄与风铃木的一头白发。

之一

镜头瞄准未知之门，对调焦距把景物拉近，饭桌上放著2碗汤，碗面画著红色的公鸡，一个碗内是菜汤，汤面浮著江鱼仔；另一碗汤面浮著蘑菇和肥美的鸡腿。一男一女步入饭厅，在小圆桌前坐下，女人把鸡汤推向男子的方向，把菜汤置放你的面前。

你望著菜汤发怔，支离破碎的鱼尸在发黄的叶片上飘泊，汤里头可以瞧见未来吗？母亲慈祥的脸孔浮现在汤面，亦真亦幻。换成母亲，她一定会说，妹仔，有汤喝要感恩啊！你绽放笑容，捧汤喝下。

之二

推开记忆之门，左右两扇木门邦啷一声敲击墙壁反弹回来，你嗅到熟悉的红酒鸡汤香味，跨入门槛大声喊著，我回来了。步向饭桌你看见桌上多了荷包蛋和肉粽。

在母亲关爱的眼神下，你狼吞虎咽。姐姐坐在饭桌旁打气说，难民回来了，吃多一点，今天你生日呐。阿妈说，端午节你不在家，先包裹几粒肉粽给你吃。

你在偏远的K镇讨生计，饿不死却又吃不饱的。一个月吃一次鸡肉，一次猪肉，两次鱼，许多时候是豆芽和豆腐。时常把一个蛋煎成一个圆，在中间割成一个椭圆形的太阳，左右两边就是两个半月，日月就是一天三餐的养分。你对著日月数算飞逝的青春岁月，隐约明白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道理。

每回乡一次母亲就会提醒说，妹仔年纪大了，有没有适合的男孩子……未待她说完，你咬了一口肉粽敷衍回应，阿妈放心，不用怕，天大地大到处是男孩子，闭起眼睛都可以摸到一个啦！母亲忧郁的眼睛流露风霜，幽幽地望了你一眼。这就是母亲，不擅于长篇大论，总以眼睛代替说话，却让你挖空心思想尽办法博她开心。

年轻时太穷，年老时多病，母亲对许多食物都有禁忌。有一段日子母亲爱吃粽子，父亲买了一大袋储存在冰箱里，每天蒸热一粒给她享用。每次回乡都劝父亲别让母亲吃太多粽子，糯米不易消化。父亲红著眼反驳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死了要变饿鬼了！

你陪母亲吃粽子，她坚持要自己来。捧著一个小碗，手握一支小汤匙，视线已经模糊的母亲瞧不清碗里的粽子，只是凭感觉把刮起的食物，一点一点地送进嘴里。吃一粒小粽子，耗上15分钟，完成工程时，她的衣襟，嘴边黏附肉碎。母亲看不见女儿脸上的两行泪，边吃边说，好吃，好吃！

那一年粽子飘香的季节。母亲的神思飘浮窗外，看著芒果树和左邻右舍的屋顶迷迷糊糊地说，你看那个山头，草很长啊.....姐姐担忧的捎来讯息，母亲似乎已忘了儿女，说些有的没的，提起的尽是逝者的名字。也许那是母亲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岁月，选择性保留记忆时她搭乘时光机返回年轻时居住的乡下。

端午节大餐，母亲吃得很少。第二天，远在家乡的母亲进了医院。那一夜，数百哩外，你家庭院里的白玉兰树不堪狂风吹袭应声而倒，部分树根扎在土里。次日傍晚，你用斧头把树枝一截一截砍断，忙了一个小时，整棵树矮了半截。甫将斧头放下，岂料那半棵树摆脱累赘，弹离地面，变戏法一般重新站回原来的位置。

这棵与母亲同名的树奇迹地生还，只是母亲宛若枯竭的蜡烛，深夜，没有等待任何人，挥挥衣袖，潇洒离去。母亲在世居留84年，17岁追随父亲自中国来到砂拉越就不曾离开这片土地，割胶、养猪、种菜，以体力与大地拼搏，在荒地上与父亲开拓出一片天来容纳13个孩子。先后怀孕11年，母亲数次与死神擦身而过，体质不堪折磨，年老百病丛生。

自滑倒摔伤脊椎骨，母亲最后居留的8年，大部分

时间躺床，全身剧痛从不哀叹，她的默默承受让人疼惜。每次问她会痛吗，她只回应，还好！听到任何喜讯，她总是说，感谢主！在世人眼中，她活在痛苦中，没有痊愈的机会，但在她的信仰上，她依然天天感恩。

经书上说的八颗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母亲身上表露无遗，她与世无争的活著，她的柔教你舍不得伤她丝毫，她的忍教你钦佩不平凡的素养与身教。

之三

女生如花，在各家庭院成长，花儿开得灿烂时，一朵一朵流窜门外，由不同的人收养。离开家人，投入陌生的环境，没有自己的姓氏，是顺境抑或逆境，自生自灭。

你蹑手蹑脚走近厚重的木门，跨入考验之门返身把门轻轻带上。女人盘坐家中的风水位，检视飞过的每一只蚊子和苍蝇。你接触那一双鹰眸，五脏六腑纠结一团，脸颊、颈项一阵麻痹。

在职场上策马奔驰，在家挥剑斗牛，恍惚中你看见一只乌龟萎缩在壳里，上下眼皮几乎黏贴一块。有时乌龟隐身书堆里，汲取刘墉的《肯定自己》《创造自己》《超越自己》的精华，偶尔拖着重壳一步一步爬行，沾染一点安东尼罗宾斯的智慧，企图《唤醒心中的巨人》，爬行的每一步俨然《巨人的脚步》。

女人的心房只容纳自家的孩子，其他人都是入侵的

外人。在厨房的那一角落，锅铲一早准备好自己的体温，在家人的汽车驶进家园的同时，女人很有默契地把青色的菜叶倒进锅里，等待家人走到饭桌前，香喷喷的一碟菜正好上桌，确保家人吃下的饭菜，每一口都温热香软。

倘若外人先用饭，黑暗中潜伏的一双眼，让你手夹的那一块肉，颤抖抖地跌回盘中。外人屁股一离开座位，那一双眼现形，飞扑饭桌前，似乎怪罪入侵者破坏了一盘佳肴，用汤匙轻轻地拨动，让变形的作品还原。

家人的专用碗盘放在饭锅旁，专用的汤匙即使在成堆的筷子、汤匙、刀叉中可以轻易取得，这绝非偶然。家人生病了，女人有一套自创的佳肴，在准备食物时对你说，你照顾你的孩子，我照顾我的孩子，做父母的都是这样，孩子一百岁还是自己的孩子。

家中的不平待遇，年幼的儿子最敏感，不只一次追问妈妈为什么？你冷静地说，一种米养百种人，这是一个小型社会，你们先学习在劣境下求生吧，适当时忍耐，不适当时转化，吸取可贵的经验。经过磨练，你们会更快成长！

在一个雨季，一个孩子出走，女人沉默不说话。在黝黑的角落，你仿佛听见眼泪如珍珠坠落，从不曾仔细地打量，你惊觉蓄留一头卷发的女人，一夜走了十年的路，她的嘴角下垂、眼角的鱼尾纹不住抖动、冒出的白发企图弹开黑发，不肯服服贴贴攀附在头皮上。

子女是父母的身上肉，可以不计代价的付出，能让父母伤痕累累的也是子女。母爱是伟大的，只是母亲

啊，可否施舍一点爱滋润那朵飘落家门的花儿，那花儿岂不也是父母的心头爱吗？

你顿悟，这一场拉锯战没有所谓谁赢谁输，那一碗菜汤虽是胸口一根刺，却也是激励你走向成功，懂得施舍、包容的动力。

之四

你剖开心门动一个心脏绕道手术，顺手把体内的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五络脉，梳理整齐各就其位。

你对儿子说，女人没有错，一切都为了爱，是伟大的母爱。我也一样，有好东西一定先留给你们，吃面包皮也行，吃白饭也行，只要你们穿得暖，吃得饱，长得壮，就是做母亲的最大安慰。

滚动的水球弹奏悦耳的水声，日以继夜复制水珠敲击心中的竖琴，叮叮咚咚的释放卡农曲。白色的维纳斯塑像肃穆竖立水球旁，女人舒服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脸上露出初春的笑靥。你戴著口罩在厨房烹饪，哼唱新学的歌曲。

碗面上是一只公鸡，碗内是肥美的鸡腿，未化解的红枣、人参、枸杞，浮在汤面。你把同样份量的鸡汤置放各人面前，高声呼唤，来，大家开心吃饭！

永恒的《共浴图》

小小面包机，已沉寂一段时日。

她的脑海里一节一节闪过丈夫与女人共处车内的画面，做著最原始的游戏。她把画作取名《共浴图》。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沐浴在喜悦与祥和的气氛中彼此取悦。

她知道这幅图画将成为她心灵艺术馆里一幅永恒不再磨灭的代表作。整整两天在脑中24小时不断轰炸、闪烁，驱走所有的睡虫，追杀所有的自信，一股血液往脑部冲击，脸颊胀红一片。

她引用曾经学习的瑜伽和太极呼吸法，尽量把呼吸放慢拉长，劝导自己看开，侵袭的却是一波又一波的晕眩，她开始明白何谓恨，恨一个人真的可以入肉入骨。

清晨四时她冲出家门，要释放那一股压迫的几近爆炸的闷气，心脏像绞碎的肉团不住压逼几欲破胸而出。绕过长街绕过商店，那无形的血与泪拖曳长长一条街。所有商店的铁门紧闭，扣住重重锁头，就像她心灵上那一枚丢失了钥匙的大锁。

她忽然记起，小小的面包机在按压数字1小时30分或3小时后，会有新鲜香脆的面包出炉，那是孩子的

早餐，家婆的下午茶，丈夫的宵夜。

面包机像一副电视，它的玻璃影幕常出现孩子品尝各类包点雀跃欢笑画面。当影幕幻化为《共浴图》，教她下不了手去按压电钮操纵那副电器。

她侧耳聆听，燕子在商店屋檐下发出啾啾声，早起的商家拉起了铁闸，搬出桌椅迎接早起的人们。外型像一片叶子的亭子下，有外劳枕著背包呼呼大睡。三三两两的老人结伴而来，随意张开两腿坐著，鼓胀的裤袋自裤管下方探视外面世界。

有者跷起二郎腿打著拍子使用随身听，有者一人呆呆坐著神思落在天之外，更多的是吱吱喳喳声，报告昨夜的梦境，年轻时的威史。

她两眼呆滞，苍白的脸颊，越过一个又一个的老人，映照著老人下垂的眼圈，往下拉的嘴角，感觉一夜之间已走了20年岁月，两鬓发白。一条街走完，她脑中的影子开始重叠，她暗悸：“莫非20年一劫，当年的病魔再次侵袭？”

来到步行街的尽头，迎接她的是一幢蓝白颜色十多楼高的酒店，仰望黝暗的天空，凭吊失去的亲人与夭折的婚姻。灰色的云在雄伟建筑物的后方飘动，有点风起云涌的气势。旗杆上高挂著马来西亚国家与砂拉越州属旗帜。

下垂的旗帜经不起清风的挑逗，在空气中飘扬。几颗忘了回家的星星挂在天际，天空染上一层粉蓝，在晨曦中，几棵棕榈树遮盖一大片的云彩。

来自异乡的她，下榻这幢酒店作她准备出嫁的

“家”，出嫁前夕，亲爱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聚在一处，陪她送走“单身贵族”的身分。

她向天哀悼，逝去的妈妈看得到她吗？看得到她的遍体鳞伤吗？可以抹去她的记忆吗？可以把她带走吗？

当年曾有年轻的生命自高处一跃而下，像一个破碎的鸡蛋，跌落在她坐著的街上。热泪像两行泉水，她静静坐著。在黑暗世界里可以隐藏很多东西，包括她的泪水。

远远站著的守卫大声向她喊话：“阿妹，你做什么？”“等人！”“等车上班吗？”“我脚痛，坐一下。”“.....？”“我头很痛。”“.....？”“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没有病，我没有神经.....我没有错.....我没有.....”

她不住的摇头，摇头，再摇头，猛瞧著两只手掌，脑中的声音不断的播放：“你完了，你完了，你神经了.....”“我没有——我不会，我很强.....我是谁？”她不住抗御。

天亮了。酒店右边的天空染上橙色，电单车、四驱车在公路上风驰而过。她喃喃自语，企图努力控制脑中重叠的影像，企图分辨出虚与实。一张世界地图，不断碎裂又不断缝合；千支剪刀自四面八方飞弹而下，侵袭那一幅《共浴图》，企图剪断图中的男与女，男与女的欢愉脸孔却愈发膨胀；一大把枯干的芦苇，被一只大手紧紧捉著，往一锅热腾腾的油里放下，抽起，放下，再抽起.....每放下一次，她的灵魂仿佛被刮一刀，每抽起一次，她的脑筋紧缩暴痛.....

“啊—啊—！”惊天动地一连串号叫，所有的神经、血脉、骨头往体外流窜，染上了浓浓的血水，仿佛流沙，往前迅速流动，拖曳一长条血路。最后记忆中，那一条血路不断膨胀，千支箭千把刀仍不放过，在后头追杀，紧紧跟随的是不断膨胀又不断收缩的《共浴图》。

小小面包机，曾经熟悉的“轰隆隆”操作声成绝响。



承诺



李艾媚

几个大马人到中国新疆的乌鲁木齐游玩，在热闹的街市中，看见一个年约六七岁的小男孩瑟缩在一辆木头车中，好梦正酣，其中一位举起摄影机，把这可爱的镜头拍下。孩子的母亲在一旁微笑，希望拍照的年轻人能把照片寄给他们，因为小孩出世至今从未拍过相片。正交谈中，孩子醒了，母亲抱起小孩，又唤来了丈夫，央求年轻人为他们拍一张全家福。几位年轻人答应一定会把相片寄出去。我想，这一家三口收到这两张相片，一定非常非常开心。

多年前，一位来自吉隆坡的传道人到美里来，当时，我送了一本书给他，他过意不去，要投桃报李，说会回赠一个他太太灌录的诗歌卡带给我。第二天，传道人启程回西马，我也没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三个星期后，我收到一个邮寄的小包裹，里面是一个卡带。那位传道人让我感受到一个人在许下诺言时的“真诚”。

我们周围有许多热情洋溢的朋友，他们都乐于助人，在聆听别人的请求时，常常拍胸脯，打包票，满口

答应不送。但是，且慢高兴，一些人习惯在拍胸脯的当儿，顺手把承诺拍到脑后，什么也不记得了。

我不敢想象，木头车里的小男孩如果盼不到他所等待的相片，心里头会有多失望，这会不会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产生负面影响——不要轻易相信他人的承诺？

19-8-2001



“丐”帮

一个星期天早上，我将车子停在教会后面的巷子里。看看腕表——八时五十分，主日崇拜已经开始，我迟到了五分钟。

匆匆将车门上锁，我转身欲迈开脚步，横巷对面不知何时冒出一个瘦小的友族女孩，约六、七岁的模样，身上穿一件脏兮兮的黄色恤衫，搭配一条蓝色短裤，两眼大而无神，怯生生地朝我走过来。我迅速看了四周一眼，没有其他的人，就我们两个。这小女孩认识我吗？是我教过的学生吗？

“Saya belum makan” “女孩怯声怯气。”

这是谁家的孩子？父母怎么放心让这么小的小孩四处游荡？问她爸爸妈妈在哪儿，她说在甘榜，再问她与谁同住，她给的答案是“nenek”。

我没时间详细查问，钱包里有1令吉与五令吉的小钞，原本想给她两令吉，又担心她吃了早餐午饭没着落，况且还有一个nenek，应该不年轻了，也要吃饭的，于是塞了五令吉在她的小手中。

这件事就像小学生写作文“做了一件好事”那样，可以就此结束，没想到那天看到一则新闻：一位记者先生

(也许是小姐)同样遇见一个小孩,小孩同样是“belum makan”,记者先生同样给了他一些钱,不同的是,聪明的记者躲在暗处观察,发觉那孩子把乞讨得来的钱交给一位衣著光鲜的少年,然后继续向其他人伸手。

咦!武侠小说里的丐帮怎么出现在美里了?“帮主”竟然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这帮人将“弄”来的钱作啥用途?大吃大喝?买烟买酒?还是……如果是吃吃喝喝倒也罢了,怕的是将钱花在购买毒品上,那可就大大的糟糕。

现今社会不一样了,老千不一定是成年人,那些吃米少过我们吃盐,走路少过我们过桥的小人儿,居然也有本事将我们这些人生经验丰富的一群蒙过去,确实不简单。

无论如何,美丽的美里是不容许这些原本应该在校园求学的假丐存在的,该回到自己温暖的家还是由福利部进行妥善的安置?是时候了。

13-5-2007

死而无憾

最近在看一本书《你的健康，你的尊严》，其中有一篇是《生命尽头，谁能无憾》。篇名取得真好，篇中有两个实例，一个无憾；另一个大大遗憾。

第一位是因血癌而去世的女士。女士一家四口是医生，她本身则是一位资深的麻醉师。

在葬礼中，女士的丈夫朗读讣文，盛赞自己的妻子是一个出色的麻醉师、是一个好母亲、好妻子、也是他一生的好朋友。丈夫感谢上天厚待他，赐给他一个这么好的伴侣，在世间陪伴他三十六年，带给他许多爱与欢乐。最后，丈夫以一句“亲爱的，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再相见。”作为结束。

这是一个温馨的葬礼。这位女士能够得到丈夫对自己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爱，并在家人亲友深深的爱中离开人世，确实死而无憾。

第二位是一个心脏病突然发作的男士。男人自知病危，要求护士通知自己的三个妻子（三个之多，不知有人艳羨否？），结果老二、老三都来了。老二负责缴付医院按金及一切医疗费用。两名妻子各有六个孩子，但二人水火不容，双方的子女也不时怒目相视并在病人身旁

谩骂与互相攻击。

元配一直没有出现，男病人向作者（护士）透露自己对不起大老婆，娶老二时，大老婆将他的衣服丢出屋外，从此靠自己当裁缝师的收入养大两个儿子，儿子都已大学毕业，在商场上各有成就。

男病人央求护士再为他联络元配，请求见最后一面，他渴望在得到妻子的原谅后才离开这个世界，可惜太太不为所动，她的回答是：“他早已在我的心中死去，他的一切与我无关。”

四天后，男人含恨而逝，留下势同水火的老二与老三，以及十二个不求上进，不成材（男人自己如此形容）的子女，这种遗憾，永远无法弥补。

古人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然而，世间又有多少自命风流的人物，能够在面对诱惑时临崖勒马？

5-8-2001

遗爱人间

5月13日早上，一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载着比自己小一岁的弟弟出门。摩托车经过市中心，一辆学生巴士突然越过他们，准备转入右边的支路，哥哥来不及闪避，兄弟俩就这样被撞翻倒地。

弟弟爬起身后，发觉哥哥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上前一看，只见哥哥的鼻孔与嘴角流出鲜血，心脏已停止跳动。

孩子们的爸爸在七点多接到噩耗，匆匆赶到现场，发觉大儿子的头部被学生巴士的后轮碾过，当场就去了。

在前往中央医院途中，悲恸的父亲脑海中突然浮现一个念头——把儿子身体的器官捐赠出来。

医生取出这年轻人的心肌瓣膜与手脚的骨骼，他的眼睛组织则帮助了四个病人。

前年，美里某社团为了推广器官捐赠运动，特地分发“器官捐赠表格”。四叔母拿了几份，问我是否有意加入这行列。我与星语各取一份（阿比有意参加，但碍于不足龄而被拒于门外），填妥后交回给有关负责人。四叔母说，稍后有关当局会发出“志愿捐献卡”，虽然至今我们仍未收到该卡，但没关系，凡有意捐献器官者，生前

可让家人知道，死后家属可协助达成愿望，即使之前不曾填写志愿表格。

根据统计，我国每年需要1200个肾脏、700个眼角膜、450个心脏及400个肝脏。然而，每年平均只有8人捐献器官，这对于那些急需器官移植以延续生命的病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可悲的数字。

一些人对捐献器官仍然顾忌多多，有的担心眼角膜捐出后，在阴间看不见东西；有的惧怕死无全尸，影响投胎。

深思一层，保存全尸的意义究竟何在？人死后，半小时内肾脏就会完全失去功能，眼角膜则在12小时内，骨髓是24至36小时，心脏瓣膜是在72小时内。好！就算没有时限吧，尸体火化后，烧成灰的眼角膜还能视物么？埋在土里的心脏腐烂后与泥土混在一块儿，还能跳动么？与其让这些器官化为尘土，何不让它们在他人的身上发挥功能，让生命得以延续，让爱得以遗留人间。

6-12-2000

演戏



煜煜

在一间幽暗的咖啡室里。

周强把一个信封慎重地搁在桌上，一脸严肃阴郁。

“我不是叫你白干，这是你的代价。”

黑仔仍在考虑。

“我知道你为难，但铁证如山，只恨我手无缚鸡之力，你就当伸张正义，杀一儆百，不单为我们申冤，也算安抚民心。”

“我明白，在情在理，我都该帮你，只是，万一行踪败露，我非死不可。我死不重要，连累一家大小，实在过意不去。”

周强欲语还休，他重重叹了一口气：“既然如此，我不勉强。”他说罢起身急步走出。

“等等！”黑仔追出：“外面谈。”

“你让我再想想。其实这件事，我与你们一样感到气愤。谁不知道令弟万万不会自杀，却偏偏还有人编制了一大堆废话，作了一大堆假证，搞了一大堆无聊事，结果什么证据也没有！”

“所以，我们吞不下这口气！这全都是演戏！不找

煜煜

出真凶，我们誓不罢休。”

“你们也要冷静，丢了一条命已太不值，千万别再弄出三长两短。”

“能做的我们都做了！任何人都晓得如此调查下去，最后就是不了了之！除非……让凶手不打自招吧！如果他们死不认罪，叫他们死无全尸吧！”

黑仔终于接下了这项任务。

他仔细地分析了整个案情：一个年轻人周富因涉及一起贪污案被反贪局请去问话，结果离奇死亡。亲友认为他被害，各界开始众说纷纭。后来，法医鉴定他乃畏罪跳楼自杀……事情似乎已告一段落，然而，间中却产生许多疑点，人民百姓发出许多声音，其家人更不接受如此判决……那么，究竟所谓的“铁证如山，又是如何诠释？”

黑仔苦苦思索了一夜，周强要他采用的方法或许行得通，但有多少胜算，他毫无把握。以他江湖性格，只觉义不容辞。出道十多年，讲的是“义”，常常劫富济贫，自问也没干过什么亏心事，反还帮了不少苦难中人。只是，黑就是黑，抢就是抢，法制社会就是容不了你。

“干就干吧！若是失手，从此消失，也只得认命。就当是周强说的，伸张正义，杀一儆百吧！”

过了一星期，街头巷尾忽然爆出一些有关周富阴魂不散的诡异传闻，有者说曾在夜晚碰见他怒目圆睁，满脸是血，在巷口徘徊；有者说曾在傍晚见到他在出事地点飘来荡去，似在寻找什么，直至深夜始隐没在黑暗中；

有者则说曾听见他凄厉阴冷的哭喊：“我要报仇，还我命来。”

传闻越炒越热，越说越真，好似周富确已显灵索命来了。

胆小的人开始夜不出户，出事的大厦除了办公的人非去不可，再也无人问津。

再过一星期，怪事发生了，有关大厦常有人无故大呼小叫，接着病倒。

在一个阴天下午，两位精神萎靡，容颜极度憔悴的中年男子先后出现在警局，他们语无伦次，显得惊恐万状，还不时前后左右顾盼，说是牛头马面立刻要来捉他了。

警方将他们送往医院，证实已神经错乱。自此他们日夜胡言乱语，不吃不睡，且不时自残，不久即相继病亡。

幽暗的咖啡室内。

黑仔抽出被握着的手：“戏演完了，我下午就走，你们保重。”

周强神色拟重，噙着泪，目送他离去。

钱在银行

王杰退休了，这次是完完全全从所有的事务中退下阵来。他一生发奋赚钱，自小职员做到大老板、大企业家，不但自组公司，还加入某大财团，经营多种行业，捞得风生水起，名扬国际。

年届65的他，说老不老，他原意仍未打算退休，因舍不得每月数不完的源源收入，但四大杀手（高血压、心脏病、糖尿、肺炎）已包围着他，医生向他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你的性命不保，钱赚再多又有何用？”

王杰终于接受医生的忠告，他把业务全交给那三个不成材的儿子，现款则依然存在自己名下。

闲下来后他不时感叹：“年轻时我不顾健康拼命赚钱，年老后我一大堆钱却买不回健康。”

如今，他除了养病，便是细数他银行里的存款。

他这人虽交游广阔却异常节俭吝啬，生意上与人交际应酬极少先掏腰包，私下与亲友相聚更是一毛不拔。他的立场是能省则省，因此，他不住豪宅、不买名车、不捐款、不旅游、不自费上餐馆、不看私人医生。凡花钱的事，他都认为是奢侈，一概免了。在家三餐，亦少有

大鱼大肉。他唯独不能免的，是抽烟与女人。从十几岁辍学替人打工开始，他便有了烟瘾，越抽越凶，香烟价格高涨，他仍戒不了。他爱女人则在当上老板之后，他的条件很简单，不分种族，只要年轻性感，他都爱。

最近，他的健康指数直线下降，四肢乏力，头晕目眩且心跳加剧。他非常担忧若有一天大病不起，他的钱怎么办？

“爸，我看明天去办个手续，把钱转到我们名下，免得以后麻烦。”大儿子建议。

“爸，大哥说得对，你那么多现款，一旦你走了，那些钱政府是要抽税的。”老二说。

“爸，你就听大哥的话吧！要不然，钱在银行，人在天堂，留再多也没用。”老三说。

“岂有此理！”王杰怒极大吼：“你们这些废物，一个个只知道钱！公司已转给你们了，要钱不会自己去赚！”他连喘几口气：“你们听清楚，我辛苦了一辈子，我是不会把钱给你们任意挥霍的！”

那次之后，孩子们不再在王杰面前提钱的事。

一星期后的一个上午，王太神色恐慌地冲进王杰的休息室：“不好了！老三，他……他被……被绑票了！”说着呜咽起来。

王杰身边的手机此时也响声大着，对方传来凄厉的哭喊：“求你们别……别再打了，我……我说就是。爸……爸……你救……救我，他们……他们……”

王杰大惊：“阿旺，你在哪里？”

声音突然静止下来，王杰不禁紧张。

过了半分钟，手机铃声再度响起，对方传来陌生的男性嗓音，低沉而恶毒：“听着！你的老三在我手上，限你中午12时前用50万来换回他的命！15分钟后再联络。”

王杰未开腔，电话已终止，手机上没有显示对方的号码。

“老头，你一定要救阿旺呀！”王太失声痛哭。

王杰虽爱财如命，但儿子有难，自己能坐视不理吗？说什么也是自己孩子。他脑筋一转，决定等对方电话再来时，和他讨价还价，最多给他20万，若谈不妥，只好……只好……

他不愿再往下想，对方第三次电话依时打来，他抢先说只能付10万，要他们讲定时间地点。

对方大动干火，狠狠地表示至少20万，否则撕票！王杰无奈，只得按对方指示，乖乖把钱送去。

这一折腾，王杰又气又恨，身子状况更差。

连续一个月，他变得茶饭不思、精神恍惚，甚至语无伦次。

全家人为他担心，老伴除了担心他的健康，也与儿子们一样担心那些钱未转名。

奇怪的是，王杰别的事糊涂，关于钱他却十分清醒，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其实，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总有一天我将驾鹤归去，我究竟有无办法把所有的钱亦一并带走？”

某天，王杰一大早起来，指明要老伴陪他出外吃早餐，顺便买些东西。孩子们见他精神特好也迁就他。他们却未料到，父亲外出的真正目的是去银行。他一连跑了多间银行，取出所有的存款，分别装在三个环保袋里。老伴对他此举惶惑不已，然她阻止不了他，他还严厉警告老伴，若将此事告知儿子，他将不放过她。

当晚，万籁俱寂，王杰提着三个环保袋蹑足走向后院。他仰望漆黑的夜空，虔诚地默祷，然后，他升起一堆火，再把一帖帖钞票，投入熊熊火焰中，他的脸上渐渐浮起浓浓笑意。

当老伴与孩子们发现出来抢救时，环保袋里的钞票剩下不到十分之一。

全家人悲愤不已，最心痛的莫过于老三，他歇斯底里地大喊：“早知你疯癫至此，我该叫人多绑票几次！”



药

晨露

半夜爬起床吞了两颗止痛药片。

睡得不安宁。头颅里装着一列火车，轰轰轰通宵奔驰。我竟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该在什么地方下车的搭客。黑漆漆的车厢里，半醒半睡地，怀着一些模糊的心事，想起了什么，又忘记了什么，拔河似的，思维搓成了一条绳索，拉过来，又拉过去。重复的，单调的节奏里，胜与负是精力充沛的两头巨兽，在追逐着呜呜吹笛的火车吧？却纠缠着互扯后退，我的脑袋，竟是寸草不生的一片荒凉了。

吞的是上海医药工业公司制造的扑热息痛片。一般上我们都说“中国药饼”。这里的我们包括家族成员及相近的一些朋友。关于这一种白色的圆型药片，是自小在父亲的杂货铺里常见的。这一间搭在河边的杂货铺招来的顾客除了本村的乡民，还包括河内丛林里世代居住的长屋居民，几乎每一位来店里的都对“中国药饼”情有独钟。我常常摊开一张白纸，把药片从罐里倒了出来，数算正确了，包好递给顾客。那时候十仙可买三四粒。

是止痛灵药。一路来母亲传女儿，获得一代一代延

晨露

续而下的信任。是因为写这一篇，才细读了应用范围——清热，镇痛，感冒，风湿痛等，真神奇，单说镇痛一项，也已范围广阔。

一向来是个懒惰吃药的人。

对于打前锋战的各类病前征兆，掉以轻心是一向惯用的招数。我自关闭城门，任那病菌嚣张叫骂，凡我一兵一卒，尽都接了免战之令。所以咳嗽、喉痛、鼻塞、轻烧……或不药而癒，或而卧倒病了。却是不药而癒的例子居多，越发更有不吃药的藉口。

这一种对药的不友善态度，蜿蜒曲折耗费一番查考。年幼患病时的啼哭是一张封藏记忆仓库里的唱片，扫去封套上的一层岁月的灰尘，音质依然清淅叩耳。揽在母亲怀里，被按着头，被捉住双手，被捏闭鼻翼，啊，巨掌里张开的一张小口，苦涩呀呛喉被灌进了一小匙药水，我看见这场肉搏的片刻场面，那泪涕挣扎的幼儿，那乱发汗湿的母亲，怕不这惊惧的烙印就此终生相随？庆幸的是这酷刑似的灌药仪式只传到我母亲这一代——这一程接力赛我已早早弃割参与权。

其实药字移开了艹部首，是个乐字。或音乐，或快乐，皆是拿开了帽子露出了美人脸。快乐人人都求，音乐人人都爱，绝无拒之千里、打入冷宫的局面：也是西施、东施、一颦之差。到底是我们全被蒙骗了，挑揭薄纱一层，倒也不尽然是苦呀。

随着年纪的增长，那一道谨慎维护的墙篱还能够强占抗风防雨的优势吗？谁，修成了金刚不朽之躯？坑坑

洞洞，通往老年的这崎岖一程，恐怕还得跨越了断食，喝水这自然疗法的界限吧。想到城门大开，不战宣和，化敌而友，把吃药带进日常生活中，衰衰老矣我见到了秃齿曲背的明日的我，大吃一惊之余掩不住声声骇笑。

父亲杂货铺中，常常就来着一位衣衫褴褛的瘦小老妇，干草似的一撮乱发挽一个小髻压在脑后，溜出了几缕拔在额前腮上，她手中一束空心菜要卖给“头家”。这“卖”的交易是不存在“不买”的可能。当然非买不可的局限下常常催生了老得鸭也不吃的劣等品质。父亲照例是宽宏大量，二话不说，接了菜就掏钱币，老妇双手猛摇，站在玻璃柜前指指点点。她要把所得的钱币花在三脚标的头痛粉上，母亲往往是半途出现的黑脸，口里嚷着伸手拦着，老妇早已轻灵小鹿一般滚梯溜走。

许多乡下老人仰赖三脚标头痛粉。与药为伍。外公的房间里，桌前柜顶，瓶瓶罐罐，药膏，药丸，药水都有。小时候顶喜欢听那一句“倒一杯水来”的呼唤，站在外公面前把杯捧给他，然后，依照他老人家的指示，众多瓶罐中抽出一个，旋开瓶盖，倾斜着，一颗两颗跳出或白或红或蓝的药丸，再把瓶盖扭紧，是带着何等欢愉的心情来完成这一个使命啊，懵然不知，这是一场徒劳激战。百战百胜的对手，一只猎鼠的猫头鹰，躲在高处，暗绿的瞳子寒光闪闪。

那么，我与药之间的生疏关系即将结束，等待我们的，会是蜜月佳期？倒是冷战了大半世的老夫妻，原来还谱了一曲黄昏之恋呢。如果可以选择，清静的后院里，

炭火一炉，朴拙的药煲里，熬炼花草的晶华，袅袅入屋嬉戏的芬芳，或兼具驱除孤寂的作用，可也稍为晚年添妆一抹霞彩吧。这样想来，苦中做乐，也是药的脱胎换骨的另一面貌。



来一只猫

来一只猫，在我工作处。一只正在成长的小猫。

十分瘦。显然是一只没人养的猫，有一餐没一餐，自个儿四处找吃，找主人。

吃饭时小猫准时出现。站在不远处，咪咪叫，仰着头，一双圆眼充满期待。

起初不加理会，喝一声，赶小猫。小猫只好快快走。一会儿又回来，还是咪咪叫，仰首看着，得不到回应，只好走开——这会真走了。

一次又一次。每日好几回，前后跟着，咪咪叫几声，挨在脚前打转。

终于有这么一天，正吃着饭和鱼，听见小猫叫，于心不忍，折了半段鱼尾分给小猫。

小猫实在吃不多。两汤匙的白饭，半尾鱼，够它吃个饱。

今天下午吃鸡肉，一丝一丝，混着白饭，唤小猫吃。

把小猫养胖成了我最新的任务。其实我对猫并不格外钟情。受不了猫的黏腻，是头一条，第二是怕小猫那得寸进尺的性格。我可不愿一只猫蜷在我的床上打呼噜。

小时候家里养猫，纯是为了捉老鼠。乡下少吃鲜鱼，总是把一小段咸鱼揉碎混着饭喂猫。好像记得喂猫是大弟和我轮流的工作。先是把碟里猫吃剩的倒掉，再倒下新的。

猫的吃饭碟是放在露台上。露台没上栏杆。一次大弟为了倒猫饭而滑了脚，从露台跌下地上，把母亲吓坏了。大弟跌下的地方就差两尺横放着木梁。这是记忆里抹不去的烙印，看到母亲揽着大弟“儿啊儿啊”地唤，对我也是极大的惊吓。我那时候很愿意跌的是我。

另一段是一只家里养的难产的母猫。母猫尾巴下拖着一团腥臭，举步艰难。一窝小猫没奶喝。

几天后母猫死了，全身的毛倒竖着，身体肿胀。睁眼露齿，死相狰狞。

那一窝小猫以奶瓶奶嘴装着红字牛奶水喂着。到底养大了吗？已经不记得了。记得的是小猫狼吞虎咽地咕噜噜喝奶。嘴角一团白色泡沫。

渐渐对猫更加疏远，自己从未养过猫，或是家人养的，或是路过的，给一些食物，而已。

来的这一只小小瘦猫，也如此。

牙齿跳舞

说起来总爱归咎于当过那么一回高龄产妇，一一年届四十，又得一子。喜不自禁之余，那想到其他种种。好，眼看晚来宝今年开学进三年级了，妈妈整嘴的牙齿跳起舞来，再也不比往年那偶尔一阵的酸痛。

母体钙质的消耗，培育了胎儿的骨骼，此一论说有无医学根据，母亲们往往闭一只眼装傻，不加以深究。无他，只因乐得儿女前领功。我姐弟七人，二弟出世时十磅正，母亲因而常挂嘴边：“痛了我十多个小时，流了多少汗。生你最辛苦！”我们一旁一起起哄，几乎孝顺母亲二弟理所当然要加倍尽心。

盘算起翩翩起舞的我那两排牙齿的旧账，儿女债自然只是障眼烟幕。真正的原因祸首纵使行踪鬼祟，深藏不露，怎禁霜飞鬚发，眼梢鱼尾，昭然若揭的自是那一年加一年的岁数！五十而齿不摇乎？难自欺！

老祖母惹人笑掉牙的拔牙古方如今早已失传。稚童乳牙摇摇，哭丧着脸，抚颊呼痛。祖母唤至膝前，针线盒里拉断一截线。圈住烂牙，使劲一扯，牙落痛止。端起一碗清水漱口净血，祖孙二人俯看掌中半截臭黄烂牙。

于是挺腰走开干活去的祖母谆谆叮嘱：“去！把烂牙往屋顶上抛，新牙齿就不会长歪了！”故乡老屋顶上是否还找得到我失去的乳牙？尽管难脱盗铃掩耳的嫌疑，却无损于这一则谜题的美丽。无论如何，我是愿意恒久的保留着揭秘的绝对特权。

我听过童伴另一则更加惊心动魄的经历。同样的一截线，不是握在祖母的手中，而且挂在门柄上，就借着关门的力道，一样扯落了牙。在当时，牙医是何其陌生的名词！家家户户，一截线就是一把牙钳，纷纷扯落了我与童伴们的乳牙。

我的第一颗不甘俯服线子霸力，成功逃拒了圈捕的牙齿，果然平反了平淡的记录，大放异彩！那也是我的乳牙中仅留下的一颗了。想必是看腻了同伴们懦弱臣服的模样，愤而蓄积了一股奋勇，不惜孤单独战，毅然与线子展开了拉锯局面，且让线子尝尽节节败退的苦涩，终于投械而降。

乡下的线子既然无能为力，更上一层楼出动的自然是师出有名的牙医拔牙。我跟着带女儿进城拔牙的邻家婶子，手里捏着校长签盖的便条，一脚高一脚低地踩在滑顺的柏油路上，走进了政府医院。

当我的名字从红衣白帽的护士口中蹦了出来，弹起了我黏贴在候诊室那排冷硬的长木椅上的小屁股，畏缩的脚步踏出了一程战兢之旅。年幼的我误读了白衣天使那一朵亲切微笑的涵意，竟忽略了她手中针筒扎向齿龈的企图，那何止是蚊咬虫叮？双眼抵不住潮涨的泪水，淹

漫了双颊，滴滴滴落，难堪的是竟然找不到靠一靠的肩膀。针扎的尖锐澄净的痛楚模糊了之后的拔牙过程，填塞了筒状棉花的嘴开不了口。婶子却沉着一脸的不高兴；她放下农务专程带女儿来拔牙，无端却被我鱼目混珠——护士错认两个姓名只差别第三字的女孩为两姐妹，而声言一家一次只能一个人拔牙。乡下人遇到读书人，会点头不会摇头，吃了亏也说不清楚。因为假女儿当了真女儿，一传十的当笑话说，所以这一趟儿时拔牙记得特别鲜。

挥手一掸，悠悠岁月，盘根错节，纠缠得紧。唇红齿白的繁花青春，蔚蓝的天空不见一片乌云。一路的嬉笑玩闹，埋伏的坑坑洞洞，算准了时间似的，引爆了跳舞的前奏曲。

摇摇跳，上下前后左右，轰轰然开矿采炼，炸得耳鸣头震，也够磨的。忍无可忍前阵子连根拔起，左右各空了一格。好事的舌头时时凭空磨舐，一去不复返平塌了岁月的城池。想象那瘪嘴无牙的岁暮，枯干的一朵微笑，或是以一排假牙，硬撑起一嘴的门面！

有种牙这一说，听了倒觉得土里种树，马上满嘴不是味道。而今且任牙齿跳舞，只当是佳节舞会。天底下那有跳不完的一曲舞？

我的牙齿，彭彭恰恰，倒正舞得起劲呢！

河边洗衣

提一桶脏衣服，早晨或黄昏，到河边渡头上。蹲着，一件一件，沾湿了，擦上肥皂，一手按着，一手搓着，转过来，翻过去，白色的泡沫温柔地盖上手背，是苦差事里的唯一娱乐吧。淘气地吹一吹，飘在半空中，偶而还闪着七彩的笑，一眨眼，就破了。

因为有泡沫相伴，而且还可以玩水，倒并不讨厌这一份差事。只是蹲得久了，免不了脚痹。母亲说过不可以坐在渡头上的木板上，当然是不会坐下了。我们都是属于绝对服从的那辈分，不会问为什么，只会遵守规则。不过，偷懒是有的。胡乱搓几下，就把衣服淹在水流里一番濯抖，提起来扭干了就算干净。可精明的母亲从弟弟带有尿味的裤子上就找到证据，难免罚一顿只有白饭不准吃菜的晚饭或午饭了。也是乖乖领罚，因为自己的确犯了错。

孤独的小渡头，横在浩荡的河流上，广阔的河对岸一点点模糊的绿是唯一的人间烟火，传来一声鸡啼或一阵狗吠，不但完全失去了亲热的意味，却更添了一份离群失队的惶惧。这时候各种各处听来的一段半截，似懂

非懂的水鬼水怪的故事，纷纷粉墨登场。忽然，水里咕噜一声，叭达一声，或飘来了一朵落花或一根浮木，几乎全是牛头马脸的化身！所以即使双腿不麻不酸，却是魂飞魄散，无心偷懒，也变成有意敷衍。

也有磨蹭着一桶脏衣服当做三桶，洗了洗不完地不愿意回家的时候，那是来了张大婶，又来了刘嬷嬷，再来了李姐姐，小小渡头好像收音机里的广播电台。先是刘嬷嬷夸赞我好姑娘一个呀小小年纪会帮妈妈洗衣，接着张大婶说他呀在家里还帮着看弟弟呢，很听话的；然后李姐姐说学校里读书还考第一，多聪明呀！我傻笑着把称赞的话一字不漏的都听进耳朵，还录了音存在心里。（当妈妈打骂处罚我时，说我是没用的赔钱货，我就一边抹泪一边播放这些话给自己听，好让自己感觉好过一些）。同时双脚的后跟像踩在胶汁上被黏住了。我把桶里干净的衣服慢慢的掏一件出来再洗一遍，掏第二件再洗一遍，我竖起的耳朵听着大婶嬷嬷姐姐说着一些我懂一些我不懂的东家长西家短，有时候声音忽然沉了下去，我把耳朵拉成白兔的尖耳朵也听不到了，不过，接着前面的连着后面的话，我倒也可以大约知道说的是尹家那刚过门的小媳妇闹的一宗笑话。我喜欢听这些片段的故事，因为故事的人物都是我认识的，格外地亲近。当然，我听到的全都只留给我自己。谁也不给说去。可是，妈妈到底是妈妈，在弟弟的裤子上找不出尿味的同时，却能在瘦小的肥皂身上打听到了我的不是。于是，我因为犯上不是到河边洗衣而是到河边玩水，再添了不爱惜东西

的坏行为，而又得挨一顿不许夹菜的白饭了。

不过，拿这些菜交换听故事，我是十分愿意的。

现在改用了洗衣机，按一按掣就一脚踢到底。可是女儿们还时时抱怨晒衣，熨衣和摺衣烦琐。我想或许锦上添花，全能的科技人员索性好人做到底吧！有没有从洗衣机直接到储衣橱的捷径呢！所以就叫她们为“吞象的蛇”。跟她们谈起我童年时河边洗衣的旧事，她们最大的困扰是水里跳出了一条大鱼怎么办？

怎么办！

我看着我这两个如花似玉的娇娇女，不说大鱼，菜市上买来的一条巴掌大的昌鱼，他们也没胆量刮鳞挖肚，做清理的工作。倒是胸有成竹地说卖鱼的小贩不是附带提供杀鱼的服务吗？或是超级市场买来的鱼开了保鲜纸就可以下锅呀！

如诗如画的少女寻梦园，又怎能容得下一缕鱼腥臭味，我不禁莞尔，两代人走在不同的时空背境中，我怎能要求她们，以自小保养在鞋袜中，走惯平坦的柏油马路的双脚，去体验赤脚奔跑在乡间泥路，横跨树木铺卧的小桥和梯板！屈指算算，我的五六十年代的记忆啊，可不长如曾祖母的缠脚布吗？

不！是一朵风干的茉莉花！握一杯热茶，在有月光的夜晚，让我一个人静静坐一会儿吧！一缕清香，迷了路回家来了，失散的一双老朋友，我们，欢欢喜喜地说了起来。



你快乐吗？

杏余

有一首歌，歌名叫《你快乐吗？》是台湾歌坛天后蔡依林所唱。

一个人快乐不快乐如何来判定，尤其是人的一生是否快乐更难判定。我们都想追求“快乐人生”，可是如何实现呢？

一个人很富有，丰衣足食，有洋房，有大房车，是否就是一个快乐的人？一个人生活清贫，辛劳工作以养活一家人，只有小屋子避风遮雨，他是不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呢？

有一则故事：话说从前有一户财主，家中富有，有店屋有田地，店中有助理，田里有耕农，称得上钱财满贯，丰衣足食。府上有多妻多儿女，可是一家大小，争财夺权搞到家中鸡犬不宁。离财主住户不远处也住有一户人家，房屋破旧，家中儿女三两。一家之主的工人每天清晨有妻儿相送至门口，傍晚收工后返家，妻子儿女则在路上笑脸相迎，嘻嘻哈哈互拥回家，令财主看了羡慕不已，问道：“他们既贫又苦，为什么还那么快乐呢？”

一个人快不快乐，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问题。快乐不快乐是由个人内心的感受所判定，所谓“自得其乐”。

杏余

一个快乐的人，即使是清茶淡饭也食得津津有味，相反的，一个不快乐的人即使山珍海味也食得淡而无味。一个快乐与不快乐的人并不是凭财富凭包装来作标准的。

内心快乐的人，一般上工作认真，即使工作繁重，也不觉得辛苦，工作超时也不会埋怨，对工作有责任感，对事业有信心。

一个有财富，有权势，有大企业，有头有脸的成功财团巨子或官场政要，每天须要日理万机，绞尽脑汁找商机，筹资经营，迎送权贵，出席庆典，宴会应酬，搞人际关系，所作所为，千方百计只不过是希望能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他们天天应酬，天天赴宴，新闻图片天天上报，他们这样的风光生活是不是很快快乐呢？因笔者没机会做富贾政要，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一般的人都无大志，也没财力做财团巨子，亦无才智当政要，最好安分守己做一个快乐的人。

如何追求一个快乐的人生呢？这门学问并不难做！

人要知足便常乐：一般人都知道“知足常乐”的道理，可惜一般人都有贪婪的毛病，往往不凭自己的实力去争取，去实现愿望，却喜欢好高骛远去做自己能力不及的事，结果爬得高跌得重，得不偿失，一个人，头没有那么大，不要戴太大的帽子；没有那么大的力，也不要背太重的米。一个人要脚踏实地的做人，追求财富权势要靠实力的。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一个人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一定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可是现实社会并不容易做到，打

工仔要听老板的吩咐指示做一些自己不喜欢做的事，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也得看风把舵，想方设法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获得生意或合同。可是一个人在一天中总有自己的时间及空间，那么就尽量利用自己的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这样，可以减轻压力，另一方面可恢复愉快的心情。

内心愉快，称心如意：一个人能保持内心愉快，工作时自然会充满信心，精力充沛，再繁重的工作落在他身上，都能应付自如，不觉得辛苦烦恼，保持欢笑，烦恼便消失。

心中开朗，宽恕无怨：身心愉快的人，心中开朗，对任何事情不斤斤计较，对他人的成功不嫉妒，不眼红；对他人所犯错误，可以体谅，可以宽恕。“宽恕”是老天爷赐给人的礼物。有争执则退一步便海阔天空，心中自无怨恨了。

生活充实永不老：天天充实自己，天天忙着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多做有意义的事。所谓有意义的事。不论事之大小，只要对人对社会有益的事，即使在路上捡起一张纸张或扶人一把都是意义的事。充实生活让自己忙碌，光阴不虚度，找回生命之美，打造美丽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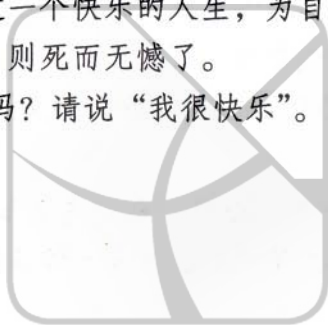
乐善好施，助人乐己：人生最大的欣慰就是布施，助人解困。一般人都讲“施比受好”，能帮助别人，就是快乐自己。时常布施心中则时常快乐，谨记“助人为快乐之本”。

健康是财富：若人要追求快乐人生，除了保持内心

快乐之外，也要追求健康的身体。不管一个人有多大的斗志，有多大的事业，一旦遇到健康出了问题，犹如冷水浇头般的心灰意冷事事休了。所以维持健康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乐龄人士，想要生活快乐，就要有健康的身体。预防胜于治疗，因治疗疾病是医生的工作，保健生活是自己的事。因此，须多做保健工作，即每日注意饮食及运动，维持自己的身心健康快乐。

天地岁月是无穷，人生岁月则有限。好好把握有生之年，时时充实自己，要为自己而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助人好施，度过一个快乐的人生，为自己的快乐人生写下美好的一页，则死而无憾了。

朋友，你快乐吗？请说“我很快乐”。





蔡老先生的情人节

杨顺才

情人节这三个字，对蔡高船老先生来说，意义“非凡”，因为这个节日是他与家人每年共享天伦的好日子。

年迈80的蔡氏不抗拒情人节，更不会认为情人节是年轻人或未婚男女的玩意，他对情人节这个节日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或见解。

与其他传统节日一样，情人节同样是蔡老先生的“家庭日”。

情人节是家庭日？蔡老先生每年的情人节，不仅跟太太庆祝，儿子媳妇、女儿女婿甚至一家大小都会一起庆祝。

情人节不是一对一，享受浪漫的两人世界吗？蔡老先生的情人节反而是一家人一起欢庆，怎会如此与众不同呢？

这中间自有其故事，即与蔡氏10名子女的孝心有关。原来西方情人节自90年代在国内普遍化之后，他的儿女见到父母结婚50年依然如此恩爱，除了羡慕双亲婚姻幸福美满，也决意尽孝心，把每年的情人节当作另一个孝亲节，安排父母欢度这个浪漫的佳节。

千禧年的情人节，他们第一次要安排老爸老妈到餐

厅享受两人世界的烛光晚餐，但是老爸老妈婉拒了，因为老爸老妈认为两人庆祝不够高兴，要就全家大小一起庆祝，意义更加深长。

就这样，蔡老的见解，得到子女认同，使之最初安排的烛光晚餐，演变成每年的家庭聚餐，这就是蔡老与太太罗淑芬庆祝情人节的方式。

10年来，蔡老先生的情人节活动都是在子女用心安排之下进行。他们的庆祝方式很简单，只要一家人能欢聚一堂，享用几道比平日丰富的家乡菜或糕点即可，无需到餐馆花大钱。

每年的情人节，收到丈夫递上的花束及礼物是蔡老夫人罗淑芬最高兴的事。虽然她知道收到的礼物及鲜花是子女预备的，不是丈夫自己亲自到商店为她购买或挑选的，但是她一点也不介怀，因为她理解这是丈夫透过成全子女的孝心，向她表达的一份浓浓且不褪色的情意。

她感觉幸福，虽然礼物不值钱，但是里边蕴藏着丈夫浓浓的爱意与子女真挚的孝心，意义双重，这对一个人妻母者来说，比起任何金银珠宝还珍贵。

公元2000年之前，蔡老夫妇不曾庆祝2月14日的西方情人节。

若非儿女刻意安排，他们没有想过要庆祝情人节。既然孩子要尽孝心，何不成全他们，再者一年难得几次大团员，多了一个情人节又何妨？

58年前，热恋中的他们，曾经庆祝过一次东方情人节，那就是在1953年农历新年的元宵节，他们相约去早

期的珠巴二号戏院看电影。

以前没有浪漫的烛光晚餐，也没有高级餐厅。相约看电影或观赏提灯盛会就是年轻人庆祝情人节的最好活动了。

蔡老先生认为情人节并非未婚男女的专利，已婚男女照样可以欢庆这个浪漫的节日，惟浪漫对象应当是自己的另一半，因为结婚了，爱人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老公”或“老婆”，而中国人把丈夫或太太昵称“爱人”正是这个道理！

蔡老认为婚前或婚后庆祝情人节，假若可以促进情侣或夫妻间的感情，是值得鼓励的。最重要的是年轻情侣庆祝情人节要保持高度理智，千万不要把情人节当作肉体奉献日。爱是互敬互重，尤其女生在情人节应该像平时那样自制，坚守最后防线。男生应当把这天当作神圣的一天，学会如何努力尊重和保护女生而不是心怀不轨，企图利用这一天侵占对方。

每个人的生活观不同。虽说年老夫妻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但有些夫妻越老感情越平淡，漠视另一伴的存在价值，只有等到失去后才会觉得遗憾或后悔。

当然也有不少夫妻越老越珍惜对方，因为他们明白甚么是夫妻、甚么是白头偕老：什么是相敬如宾、什么是互相扶持、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家庭、什么是亲情。

一些中年或老年夫妻晚年婚姻痛苦，因为心态太过执著，不懂得放下或者过不了更年期那关，情绪管理不当，心中有爱但不善表达。

“相爱本该是幸福快乐的事，如果碍于面子问题，幼稚地让相爱变成互相折磨或对立，这又何苦呢！”

真正的爱情是永恒的。婚前甜如蜜，婚后淡如水的爱情是经不起考验的。如果夫妻能做到越老越恩爱，不仅令人真正羡慕，他们的家庭肯定幸福美满。

蔡高船认为，情人节是属于大家的，只要心中有情有爱，无论热恋中的男女或已婚夫妻，都可以用心及真心看待这一天。





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波

友人最近畅游印尼首都耶加达及万隆市返回美里时，馈赠万隆的土特产作为手信。这些土特产有烤香蕉片、熏香蕉片及圆形虾饼。

先说烤香蕉片，它与本地所见到的产品没什么差别；熏香蕉片呢？这里就没见过。大概是一条香蕉切成两边再加工，颜色黑褐色，不仔细看，还以为是鳗鱼干呢！这带软的熏香蕉片放进嘴里，散发出一股浓烈的烟熏味，有点呛口。因为这产品包装盒外面没有任何说明文字，因此就无从知道生产者是用什么方法来熏烤，也没有办法猜测它是用木材还是黑碳烤出来的味道了！

最特别的是圆形虾饼(Kropok)，它不是我们常见的呈片状，而是做成小球形状。由于不知道它的真面目，因此完全没有把它与虾饼联想在一起，只觉得口感很细腻，咸咸带有鱼虾味。最后当友人揭开谜底时，大家不禁相视大笑：难怪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尝了这些万隆虾饼，我也与友人分享了1970年我第一次到印尼苏门答腊首府棉兰小住时的虾饼故事。

话说当年在新加坡念电气科毕业后，从棉兰来的同窗挚友曹君相邀到棉兰一游。他说：“既然毕业了，所学

李波

到的技术就应该得到真正的考验，以累积实际经验。我们在棉兰经营一间电器店，到了那里不愁没有表现机会；另一方面，也可趁机观光体验棉兰华人的生活。我家有空房，要长住也不成问题。”

他的这番话，打动了我的心，随即决定与他一齐乘船去棉兰磨炼。曹君是个老实稳重的人，他讲的话，一点也不夸张：他的家是四合院式住宅，宽敞舒适。每天到店里忙活，又属玩票性质，日子过的非常惬意！

位于底楼的电器店是向一位华侨租赁的。店里售卖的电器有收音机、录音机、录音带、黑胶唱片、桶式变压器等等。每天上门的顾客绝大多数为印尼人，这些人多数是拿损坏的电器来修理或要求代将唱片歌曲录成录音带，生意还算不坏。拥有这间店铺的主人就居住在楼上，他有一名儿子（忘了其名字）与我们年龄相仿，人也很随和。听说我是由马六甲海峡彼岸的来客，特别感到兴趣，不断地问长问短，大家很快就熟络起来，可以自由地在他家中走动。年轻人没有正式工作，每天都在家对着短波收发机“CQ, CQ……”与全世界收发机的空中朋友交谈，乐此不疲。当时这种收发机是属于专业性质的，每台价格不菲，但在落后的印尼，却大为流行。

年轻人的家人有居安思危的思想，并不以拥有店铺而感到满足，家庭成员每天都辛勤地碾鱼肉、渗面粉制作虾饼。制成的片状虾饼片摆成一托托放在屋顶、天台上面上曝晒。老实说，空气中弥漫的那股鱼腥味是很不好受的。

有一次，这家人请我尝尝油炸出来的虾饼。啐！很是美味可口，不禁衷心称赞，他们显得很开心，竟然表示可以授我制作虾饼的秘方！我真的有点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嘀咕着，他们肯无私相授，可能是因为我不是本地人，不怕我学了工夫与师傅争市场吧？

无论如何，我始终没有正式“拜师傅”学艺，因为我想自己既然是学电气的，就应该向电气工程方面发展嘛！并不把学做虾饼的事放在心上！

在棉兰居住了一个月后，观光签证到期，再加上离家经年，思乡心切，就从棉兰乘飞机到槟城，返回可爱的马来西亚。

如今每当我吃虾饼时，就会禁不住想起这段陈年往事。为何当初没有心动学做虾饼手艺？只能说当时已惘然！

相亲



长竹

古早时候，大多数人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安排下成婚的，他们多数是经过乡亲的安排下举行的。仔细看四周的他们，发现他们的婚姻都过得很美满。即使有什么“合不来”之处，也会得过且过地过日子。

古早的人是很少会发生离婚的事。

不像现在的新一代，动不动就来个分手或离婚的！

一生中不曾尝试过失恋的那种要生要死的痛苦经验，知道的是从小说故事里阅读到男女主角的心情故事而已。

老实说，我也有相亲的经验。

当年我是个相当内向的女子，到了26岁那年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哥哥嫂嫂见了，就让嫂嫂的好友给我介绍对象。

相亲的男子是一个工程师。我们相见的场合是在一个户外宴会里。嫂嫂的好友带我到目的地，让我和他会面。

跟他握手时，竟然发现他比我矮一个头！说起来，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不是很好，就因为高矮问题。

隔天早上，我跟嫂嫂上菜巴刹时，遇到一个卖菜的

亲戚。他说要介绍一个在达岛当老师的给我认识。

因为跟工程师相亲在先，所以嫂嫂就跟那位亲戚说迟一些时候再打算，因为那个工程师还未给予答复。

想不到平常一个男性友人也没有的我，在当时却那么地“吃香”！个个亲朋好友都要当我的媒婆！

不过两者比起来，我会比较中意老师这个人类灵魂工程师。

我对老师一向是有那种尊师重道的精神，也很敬仰他们。说开来，当时的想法也是一直认为老师的职位比较“吃香”。老师的假期多，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因为我是喜欢到处旅行的人。当时的念头是，如果嫁的丈夫是老师，那我将来出外旅游的机会一定很多！

（幸好当年没跟那个老师见面，不然我的婚姻一定很渺茫。这是后话。）

过了几天，工程师的答案来了，是嫂嫂好友传的话。

“他说你太高！我那天就叫你不要穿那么高的鞋子，你就是不听！”嫂嫂很激动。

嫂嫂会如此说，乃是因为他很看好这个工程师。好像是因为他的高薪水。

嫂嫂的母亲也有话说：“你就是太不听你嫂嫂的话才会这样失败！你不要以为世界上的男子都像你哥哥那样高的。自己都已经是5尺7寸高了，为什么不穿平底鞋去？没有看到像你这样不认真的人！”

哥哥在旁也加一句：“不要整天只懂得上班下班，也不会去交朋友！多出外游玩吧！这样才能够交到异性朋

友！”

他们的话让我感到无地自容，好像一切都是我不对似的。

从那个时候起，我不敢面对他们，常常在下班回到哥哥家后就喜欢留在房间里不想出来。嫂嫂和亲家母也时常在我面前似笑非笑地说我是个大怪人。让我感到很难堪。

寄人篱下在哥哥家，感到压力很大。

不过内心是特别的平静。

最大原因乃是因为我后来在不同的餐厅里见过工程师两次。一次是看到他跟男性友人在喝酒抽烟等；另一次则是看到他跟一个打扮得很妖艳（穿着很性感）的女子一起吃饭。我可以肯定他有夜生活的习惯！是我所不喜欢交往的类型。

少女情怀总是诗！

隔年的华人新年，我回乡过年，住在姐姐家。

姐夫介绍他的好朋友跟我认识。

我和对方就像一对已经认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滔滔不绝。我们从陌生到相识，最后成了夫妻！真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的那种情缘。

话说当年那个卖菜亲戚介绍的老师，竟然是外子的表弟！他这个表弟最大缺点就是爱赌成性！他后来跟诗巫一个富家女结婚。婚后20多年以来，把家里的所有不动产都赔给了他人，他的家人后来都离开这个赌鬼！

婚姻路，是冥冥之中早已安排好的，我相信这句话

的真实性。

瞧！当年就是因为该工程师先跟我相亲，躲过了跟那老师的相见机会，才演变成后来认识外子的机缘。

当年的失败相亲，真的给我带来了另一段美丽的恋爱滋味和幸福的婚姻生活！



书中自有黄金屋

小的时候，应该是还没上小学（60年代我们乡村还未有幼儿园）念书前的事吧。我常常看到父亲手不离卷地拿着一本书或一份当天的报纸在看。看得津津有味。

我们当年住在山芭老家，是个没有自来水及电灯的地方。四周除了种胡椒树和橡胶树外，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果树了。

童年对我来说，是甜美难忘的。

我们时常流连在树上采果果，或到游泳池里游泳。

但自从发现父亲的这个爱看书的爱好后，我也学上他的习惯。当他手拿一本书在客厅里看时，我也去书房的大书橱里随便挖一本书来看。但很常时候，我看不懂那些由父亲从中国带来的小说。只见里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小小的方块字。

问父亲怎么办。

“等你长大了，就会慢慢看得懂的。”他抬头看我。

那个时候，总想自己快快长大，能够像父亲一样捧着书本看。

好不容易地等到自己上了小学，从学校里学到了写字和读书，也自认自己学了一些华文字而高兴。我是从

报纸里慢慢认字的。看不明白时，就会问兄姐们。他们高兴时会给我解释，忙的时候，就会说：“你慢慢学就会的，有时候可以用猜的，不一定要全部的字都看得明白！”

有一年年尾学校放假期时，父亲准许我们几个姐妹到街上找大哥。大哥是开咖啡店的。到了傍晚时分，两个小侄女会带我们到附近游乐场玩。那儿的秋千、滑滑板、爬铁链格子圈等，都是我们喜欢玩的东西。那是在我们乡村找不到的玩意儿。

不过，玩了几回后，倒让我感到有玩腻的那种感觉。

她们还在玩得兴高采烈当儿，我竟然很好奇地走进市议会图书馆，它就近在游乐场的前方。其实我已注意它很久。每次看到有人走进去，然后坐在里面看书报的，我是很羡慕的。有一次就询问侄女。她说我也可以进去看书借书的。

“好像只可以借一本一次，然后两个星期就要还，不然会罚款的。”大的侄女说。

老实说，图书馆里的儿童故事书深深地吸引了我！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了我的看书生涯！

常常喜欢吵着父亲带我上街。我很喜欢到街上的一间书店预定（跟老板先定书，等我来拿书时才还钱）一些由香港出版的童书回家。不知不觉间竟成了一个习惯。我很喜欢追看书里的小主人翁（比如小明小聪小和小平等）的故事进展。

说也奇怪，我们家不是很富有的，然而父亲却很支

持我的买书计划。这在无形中给我很大的鼓励。

少女时代，看到各报刊里有很多不同名字的人写的作品刊登在副刊上。看他们写的小说和散文，也因此会试着去投稿。

那个年代的少女们，几乎都会看台湾琼瑶写的小说，而且迷她的故事内容迷得很厉害。我们也常常会在上课期间，把小说夹在书里偷偷看。

也许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吧！我没有把学校的书念好，以致只念到中学九号班就停学了。

记得当我写的第一篇稿刊登在一份本地报章的副刊上时，心情是非常的愉快。但当时不敢跟家人分享，只默默无言地去感受那种发出内心的喜悦。

当然，有时稿件也会被编辑投篮。那种失落的情感也只有自己去承当。好像也深深地尝到那种文人挂在嘴里说的：“涂写生涯是寂寞的！”

琼瑶婚姻失败的事项，也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害怕自己将来也会像她一样，因为写作而忽略了家庭！

所以，常常不敢把太多的时间花在涂涂写写上。

到了中年这个时刻，很多事情都看得淡了。

觉得世界上还有温情的存在。

很感激父亲当年的无意培养，让我今天有看书报及涂写的习惯。让我感到人生的有趣及多姿多彩。

书中自有黄金屋，是我这一生中得到的最大收获。



心花两朵

雨点

小欢和小喜是同年同月生的堂姐妹，小欢只大小喜两个星期。小欢妈自从生了小欢后，再也无所出。小喜下来，还有个嗷嗷待哺的小妹。她们俩的父母都是朝九晚五的受薪阶级。

记得在小欢姐妹俩进幼稚园上学的时候，婆婆——刘婶每每晨运回家，必会转到菜市场，除须买每天的菜肴，其中忘不了买两份可口的早餐。到达家时，篱笆门开拴的声音一响，小欢和堂妹小喜就会兴高采烈地奔向门口，迎向刘婶，口中不断地：“婆婆，你回来啦！”“婆婆，你买什么给我们吃。”左一句婆婆，牵着婆婆的手，右一句婆婆，忙帮婆婆拿食物，对着这对活泼可爱的小花，刘婶真是乐在脸上，甜在心里，总会心地笑眯着双眼，对她们道：“来，我们进屋里，婆婆买了你们最爱吃的烧卖！”

早餐过后，刘婶总牵着两个宝贝的手到客厅：“我们先来复习婆婆昨天教你们的歌，唱得好，有两个兔子糖！”刘婶从衣袋掏出几粒兔子牌的奶糖，边晃边提高声调道：“来，一二三，唱！”

雨点

两个小朋友像表演家一样，向婆婆行个礼后，就全情地唱：“小老鼠，上凳台，偷吃油，下不来，”唱到这，只剩一个童音，小欢这时搓着自己一双小手，接不下去了，小喜可本领了，大声地继续：“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好！好！”刘婶边赞扬边鼓掌道：“小喜唱得好，婆婆给4粒奶糖。”刘婶再对小欢说：“小欢，后面的，你接不上，只能得两粒哦！好，我们再复习两遍。”在刘婶的带领下，歌声充溢整个空间，时间往往就在歌声中溜走，等到刘婶领悟过来，牵着小孙女，3人沿着小路，到附近的幼稚园上课时，已迟到了一些时间。

儿歌的学习中，很明显地，小欢资质是差了一节。果然，幼稚园年终结业，明显地看出两个小瓜的不一样。小欢是班里的最后第三名。小喜可顶呱呱了，遥遥领先，列了前茅第一名。

入小学了，根据学生的资质分班，小喜编入优秀班，小欢被安排在普通班，这之后，小欢再没有机会和小喜同班学习。每年的结业成绩，小欢的各科都只是刚刚过关。小喜却都是喜洋洋的优胜者。

长大了，在最后一年的高级教育文凭考试中，小喜的成绩相当标青，考得8A状元。小欢的成绩表中除了B，就是C，甚至有D。家中出了状元孙女，刘婶开心整十天，合不拢的咀，逢入就报喜。状元喔！怎可等闲视之，于是刘婶卖了老头子留下给她，价值十万元的郊区排屋，筹足款项，送小喜到澳洲留学去了。

落寞的小欢，中学毕业了，何去何从？随小喜出国吗？一、没经费，二、没资历。如果自己是读书的料，肯定能得婆婆的金钱支助，不怪婆婆的偏心，只怪自己的无用。在自责的当儿，妈妈必在身边安抚小欢道：“天生我才必有用！小欢，别难过，你是手艺灵巧的好女孩，我们就朝向这方面发展吧！”

有妈妈的指引，妈妈的主意，小欢最终收拾失落的心，投入服装业，拜了本地的名裁缝师为师，一切从零开始。灵巧的手艺、专长的绘画，投入裁缝业，必能一展小欢的才华。果然没错，通常一年才修得完的课程，在小欢全情专注与掌握下，只半年时间就上手了，裁缝师傅对小欢的表现相当满意，未经结业已被师傅入聘为助手。5年后，小欢成了热门的裁缝能手，不管是官场太太、职场妇女，凡到裁缝所制定衣裙，每每就指定要小欢亲为缝制，尤其她缝制的旗袍，穿在顾客的身上，即贴身又舒服，整体的手工相当精致。小欢在这方面可说已到了极其纯熟的境界。所以，她今天已是高薪的裁缝师。

这年头，小喜的工商管理学士也读回来了。今天，是小喜誉满回乡的大喜日子。刘婶一整天可忙坏了，早上忙着买小喜最爱吃的菜肴，回到家里，钻入厨房，就一直不停地烹调小喜喜欢吃的佳肴。下午4时30分，催着小欢提前下班陪她和小喜父母到机场去接机。5时正，抵达机场，刘婶在小欢的挽扶下，来到旅客入境关卡，这时旅客已陆陆续续抵达关卡。

“我早都说，早点来，你们偏拖延！你们看，旅客全

都入境来了！”盼孙心切。5年不见，心焦如焚的刘婶好心急哟！

“别急！别急！”小欢拍拍刘婶的手背，望望入境处：“婆婆，你看，小喜都还不见人影呢！”

这时，小喜的父亲也开始紧张了，伸长脖子仔细张望，受到刘婶的焦虑感染道：“这就奇了，明明说好这趟班机的，怎么没个人影！”

原来小喜已彻底地改了头，换了面，一头披肩长发变金黄了，瘦削的身材变胖了，上半身着低胸细带的小背心，跑一步，丰满的酥胸一上一下的摇晃，下身着条紧身牛仔裤，下垂的右手套了一大串手环，左手挽着一个金发青年，小喜当年的纯情少女形像一去无踪，难怪没人认得她。唯独小喜的母亲，哪怕小喜变成什么模样，两眼一望，就认出来了，高兴地：“右前方稍远处，跟一个男生的正是小喜。”

入了境，一见刘婶，松脱青年，冲前拥着刘婶，热情地：“婆婆！你好吗？”转身拉过金发青年向大家介绍：“他是我男朋友 Robert。”

刘婶不悦地：“蓝眼睛，一看就知道是萝卜头啦！”

Robert 礼貌地伸手牵刘婶，也学小喜，咬字不正地：“破！破！”

“见面就‘破’，大吉利是！”刘婶很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

小喜父母见情形有点不妥，忙在旁打圆场地：“大家回家再细说吧！”

一直以来，刘婶坚信，自己爱如珍宝的孙女小喜，一定会带誉荣归，光宗耀祖，让自己脸上抹上无尽的光彩，万没料到，孙女从了洋，全身上下都洋化了，连身边的男友也是洋的。从机场回家，一直不能释怀。晚饭后，借口要休息，就入自己的房里，不想再看那对男女。在房里，越想越闷，胸火在烧起，失落的情绪，增加了胸口的压力，心开始绞痛，就快透不过气了。此时的刘婶，第一个念头就是：“去医院！”

以前，刘婶心疼小喜，安排小喜和自己同房在楼下住，小喜长大后，就在刘婶的隔壁房住，所以，刘婶开门去敲了隔壁小喜的房，“咯！咯！咯！”，“小喜，陪婆婆看医生去！”没回应，再次“咯！咯！咯！”开门了，小喜围一条大毛巾，站在刘婶面前，不耐烦地：“婆婆，都半夜一点钟了，有话明天再说吧！”此时，蓝眼睛的青年只穿一条三角裤，跟在小喜身后，叫了声：“破！破！”

不出声犹可，这一出声，吓死刘婶，颤抖的声音：“你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小喜不当一回事地：“我们同居半年了，婆婆。”

刘婶咬着牙根：“这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呀！”

“婆婆，你别老古董啦！这是什么年代啦，何况我们都已是成年人！”

“枉我一片苦心培养你……你……你……”刘婶晕眩过去……。

刘婶中风了，半边身体麻痹，说话口齿不清，小欢

告了假，在医院陪婆婆。小喜和她的男友每天都到医院探望婆婆一次。两个星期后，婆婆仍在医院，小喜和男友却飞回澳洲去了。

就在小喜离开的这一天，在医院里，婆婆握住小欢的手，老泪纵横，哽咽地：“婆婆疼错了人，当初，我不该将公公遗留的资产全用在小喜身上，现在什么都完了！”说着就哭了。

“婆婆，你还有我。”小欢忙为婆婆抹泪。

刘婶按捺不住心中的痛：“小欢，婆婆万没料到，自己深爱的人，却是伤我最深的人！”老泪又一阵泉涌而下。

小欢在为婆婆抹泪的同时也道：“婆婆，我真正领悟到，凡事都不可抱以太高的期望，万一事与愿违，将会跌得更惨，伤得更重！”

多谢你，好青年

已经是第三次漏气了，对着不“争气”的轮胎，大婶明知这回需要到轮胎厂去检查了，可是，基于琐事繁忙，只好暂时又将车驾到油站，在油站旁设的充气处停下车来，扭动充气表，把挂在充气表旁，约三米长的充气管拉直，牵引到漏气的右前轮，遗憾，一对僵直的膝盖无法下蹲，大婶只好勉为其难地将身体来个对折，头向下，臀部高高翘起，那逐渐下弯的腰脊，开始一阵紧似一阵的刺痛，顶着那不间断的刺激，大婶缓缓地右手握牢充气管头，左手费力地扭开轮胎活塞帽后，将它置于地上，双手同时牢握充气管，对准轮胎充气口，使劲地将充气管咀塞入，就在充气表“嗒、嗒……”着响时，“卜、卜、卜、卜！”一辆电单车停在大婶车旁。

“安娣！我帮你！”那响亮的声音一落，就见一个身形适中的青年，接过大婶手上的充气管，轻巧地蹲在大婶脚旁，认真地为大婶效劳。

第一个轮胎充足气后，他灵活地一个转身，接二连三，轻而易举地充完四个轮胎，站起身来，微笑地对大婶说“好了。”

“谢谢你，好青年！”大婶先是万分感激。

“别客气，只是举手之劳！”随着青年的回应，大婶很仔细地看青年，青年有一张眉清目秀的俊脸，微翘的咀角，一直挂着亲切的笑容，瞧着他，从他深邃的眼神里，大婶深深地领略到青年何止有一张俊俏的脸，他更怀有一颗炙热助人的爱心！

虽说是举手之劳，可是，在大婶四十年的驾车历史中，不时都会为轮胎充气，通常在充气站，也都会碰上各形各色的车主为自己的轮胎充气，“安娣，我帮你！”这可是四十年的充气史上之第一遭。

假如我们的社会随处都有这样爱心洋溢的好青年，我们肯定是天天活在祥和的气氛中。

因之，这稀有好青年的形像，深深烙印在大婶心坎，大婶禁不住再感激一遍！“多谢你，好青年！”



老妈

小川

一轮明月，像是挂着在老妈那陈旧的蚊帐上面，她显得精神饱满，脸色也格外红润地浮现在那充满希望的脸上。

她的手按着在桌子上的电话，很想此刻摇一个电话给正在海外求学的孩子，又怕此刻夜已深，他睡觉了。

那都已经是陈年旧事了，此刻，那孩子都已经学成归来，而且都已经成家立业啦！

老妈伫立窗前，月光好像不再那么明媚，当时她盘算着孩子学成归来之后会为她请来女佣，或甚至会娶一个体贴的媳妇，帮她老人家打扫房子煮饭之类，或至少有个伴等等之幻想，但，都破灭了。不止破灭，且离谱地相反了。

那一道薄薄的墙，好象相隔在十万八千里之外。她倍感孤单，那明明是自己心疼的孩子，那唯一她活着的希望和寄托，却是如此的陌生。

明月，依然挂音在她老人家的蚊帐上面。但此刻，她落寞地望着那个摆在桌子上又打不出的电话发呆。

那月光不再停留在她的窗前，因为那老妈常常都是躲在蚊帐里头发呆。

小川

她脸上的皱纹明显地呈现。

她，突然老了。



那风车

那卡达央族老者，个子不大，却在每一年的开芭种植之前，先在茅屋前的空地上，向海的方向树立了一个高高的木柱，上面装置着一个特制如单片风扇叶似的轻木片，据说那木片的弯度和角度之取巧，是有一定的技巧和眼光，否则动也不动。

轧轧——

风车启动了，在风势的助威之下，越发有劲，翩翩起舞。

启动之后，那风车就孤军独战了三百六十五天，因为那老者在开芭种植及收成之后，就扬帆归乡，离开了海边，回家去了，留下了孤孤单单的风车，在守卫着他的破木屋门口。

野草在不断地成长，尤其是雨季，每每驾车经过那老者的门口，望着那爬藤植物爬上了那老者的楼梯层，知道那老者今年还没有来，已经七十多高龄的他，总会有一点儿担心他老人家有一天不能来了。

但是，那老人还是来了。或且，那是他的使命——在小屋门口的空地上装置一个新的风车。见证着新一年海边的风起云涌，渔民同海搏斗的辛酸泪，又或且是那一

班常在沙滩嬉戏的小孩的成长。

那风车，那海滩，那小屋，那老者，驾车经过哪儿，
我总会停歇，看看那风车，日夜转动的辛勤。

它，默默地见证着那海边的一切，和一个又一个的
三百六十五天。

轧轧——

那风车。



古老的传说

两只很慈祥的眼睛，在探射灯照亮的当儿，自水面慢吞吞地沉入河底，不见了。数十分钟之后，复又得浮上了河面。

小河，宽约数十尺，据说也只有千来尺深；那是尼亚河相隔不远的一条小河——古栋河。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鳄鱼在夜间的状况，没有给人留下凶巴巴的恐怖形象。

古栋河只是一条小河，一条无法行舟的小河，竟然也有鳄鱼的踪迹，的确称奇。工人们好像没事似的在离它数十尺的河边洗手，他们相信，鳄鱼只是向那些跟它们祖宗有深仇大恨的人展开攻击。

据当地人们传说，鳄鱼的前身也是人类，只是因为某些诅咒而变成了鳄鱼，而这些诅咒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因此，传说中的杀人鳄在它们未行凶之前会化成人体的化身，围着沙龙，在乡间冒充外乡人到处走动，寻找目标，而目标的前几代必定跟这些已变成鳄鱼的前人类有不共戴天之仇，然后择日杀之。

是传说？是迷信？我不敢尽信，生活在荒山野林之间，有些事情，的确很邪。

村民们知道我不会尽信这些传说。

或且，你不相信我们的话。他们说，但是，你告诉我，为什么当杀人鳄杀了人之后，我们村中的老者只要在河边念上数日的咒语，杀人鳄必定浮出水面，任人捕捉，毫不反抗？

这倒是事实，我相信。

古栋河，只是一条小河，它的河口水深一尺左右，我的四轮驱动车每日都涉水而过，一切都是那么地安祥，平静。



风呀，轻轻地吹

本来亭亭玉立于那一片田园之中的玉蜀黍，此刻正弯着腰斜视那一群依然停留在随着阵风吹得东歪西倒的禾杆上的鸟群。

金黄色的花稃随着阵风撩弄，撒落了一地的色彩。

走在夕阳西下的北砂天空下，伴着阵阵随风而来泥土的芬香，感受着土地的伟大。

或许，你的心情浮动，情绪被城市“你争我夺”的丑陋所冲击，那么，那一片一百亩的平原草地，肯定会洗涤你心灵深处波涛，重归宁静，不是吗？那低空掠过的燕子，像冲浪式地横冲直撞，农人习惯地在园前芭后堆木烧土，浓烟升起时，燕儿竟然乘此滑“烟”，像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冲浪那样，自由自在，不亦乐乎。

你呢？那一阵阵随风传来的焦土味，可也勾起你心中的千层浪；爹的锄头，娘的弯刀，那一片一家大小快快乐乐地围在火堆旁等待着黄昏之后的黑夜到来，数星星，追萤火虫……。

我喜爱这一片土地，它不只是可以净化我那快要承受不住的城市污染，最重要的还是那一片拙朴的气息，和那肥沃土地培育出来的每一棵幼苗，和它成长过程中的

那一种纯真。

夜幕低重，凉风习习，低飞的鸟儿也开始渐渐地离去，该是回到她妈妈身边，听妈妈的呢喃，去讲述外婆和婆婆的故事，或是去追逐萤火虫……看星星。

风儿，正在轻轻地吹，吹遍那辽阔的草原，挤过那一片玉蜀黍园，向海的那一向飘去。



北砂——这一片天空

北砂的天空，重叠着的云层像千军万马，自由奔放地奔驰。

那一池湖水吹起了涟漪逐形成的泡抹式的浪花，散开，冲向那湖中央独立的小岛——它，没有独木桥，岛上的野树林随风起舞，倾斜，像依靠在大地母亲的怀里。

翠绿的田园，被急速穿越的劲风残踏，东歪西倒，一幅脆弱景象。那一片呢，就是他千辛万苦培育的西瓜园，东边另一片水果园。

七个几乎是并排着的小湖随着劲风掀起了阵阵劈劈拍拍，是轻轻敲拍在湖边的浪涛。小浪花随着小雨点的飘落而形成了一片迷蒙的起落景色、如一支芭蕾舞曲，舞姿倾倒了那小岛上的小树林，独木桥呢？我要跨步随风而去，去欣赏那一片浪花，那一丛婆娑的树林，那叶片互相敲打的尖锐声，去拥抱洒了一身雨花的那一片洒脱。

北砂那阴沉的天空，团团地圈起了这一片土地上的农人，西瓜园淹了，蜜瓜园里的蜜瓜一粒粒浸在水中，菜园淹没在一片无际汪洋里、悲怆的壮观场景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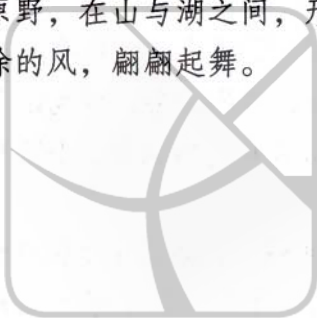
湖呀，山呀，此刻只看到迷迷蒙蒙的一片……

这里，没有了芭蕾舞姿，没有了农人的激昂笑声，只

有那不间断地，惹人心烦的蛙鸣……

明天的阳光，肯定会更加灿烂——当积水退去，一番清理之后，一轮新的开始将轰轰烈烈地展开，那是没有好选择的选择，期望着被水淹过后的土地，会比上一回肥沃和富含有机物质，期盼大水灾洗礼之后的大地，收成会比以前更丰盛。

北砂的天空，已经昏昏沉沉了半年，湖水的水位都已超标而溢出了湖边的沟闸，我们都默默地祈求上苍，让这季的收获会更好，让这一群爱好农作者，像千军万马，奔驰在炎阳下，在原野，在山与湖之间，形成了一片欢乐的景象，随着徐徐的风，翩翩起舞。



在瓜拉尼亚海边

风，在浪花与浪花之间，鼓着三寸不烂之舌，在制造事端。

午后还是平静的海面，此刻隐约可以听到海浪轻拍着沙滩的声响。

海的故事，是记录在浪花的尖端，击拍着海岸时，化成蒙蒙的雾海，随风而去，谁也读不清它的底细。

喜欢海。喜欢它的雄伟，不羁和千万年从不气馁的耐心。

瓜拉尼亚海边，离尼亚市区遥遥，只有一条油棕园联接的泥沙路，不是一般车子可以轻易到达的地方。它是宁静加宁静的一片世外桃源。

一个数十户渔民形成的渔村，没有几部机动鱼船，没有几部挂尾车及电单车。

一棵树枝树叶茂盛的无名树远远地张臂伸向海边，形成了一个自然的避暑场地。

静静闭目沉思，甚至来个白日梦也无妨。伴着凉风习习，我突然警觉，浪很娇柔，沙鸥踏浪而过，我跌入了一幅美丽的画面里。

自小，我喜欢海，向往海，而今，我的工作也与海

结了缘。

一望无际的海岸线，有一群迁自外地的西瓜农在忙着耕耘，隐约可以见到一粒两粒西瓜从墨绿的叶茎中怯怯露脸，悄悄张望。

瓜拉尼亚海边，是一个干净又安宁的海边，一个令人不会轻易忘记而乐于去享受一片大自然美景的海边。

看，那几只不知名的鸟儿又踏浪而来。



美里笔会之筹组经过

(一)

美里笔会之筹组而至成立，推动最力者当推谢名平（劭安）先生。

谢名平原为美里中华中学华文教师。一九七三年届政府规定退休之年。接着应聘前往邻邦汶莱斯市中华中学继续任教，前后十七年。

在上述十七年，谢名平先生勤于写作，作品散见于国内各报章，其中数量最多发表于美里日报（竹原）文艺版。

一九九零年，谢名平先生由于年龄关系，正式辞卸教职，息隐家园。但对于华文文学写作方面之兴趣，仍不稍减。返回美里后，即本着推动文学之热诚，联络美里写作界早期与当时的写作人，举行座谈会，筹组写作人协会。这就是美里笔会诞生的前因。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九日，一批有心人在谢名平召集之下，假美里状元楼酒家举行座谈会。出席者计有谢名平、蔡宗祥、张猷疋、黄文柏、蔡忠良、吴崇海、杨建华、骆晓微、骆咏微、贝南杜、李佳容、蔡素娇十二人。

谢名平在会上提出欲筹组一个美里写作人协会之类的组织构想，以文会友，以联络写作人之间的感情，交换写作心得，共同推动及提高华文文学写作水准。与会者一致赞成这个建议。并议决组织“美里笔会”。国文译名为Persatuan Pena Miri, 英文译名为Pen Association Miri. 会所暂借用贝南社办事处，即美里民都鲁一哩谢协信大厦二一三洛一楼。并在会上选出下列筹委会成员，筹划进行组织事宜：

主席：谢名平

副主席：吴崇海

秘书：张猷疋

副秘书长：李佳容

财政：蔡宗祥

副财政：黄文柏

委员：贝南杜

会上也通过推举谢名平、蔡忠良、吴崇海、骆晓微、张猷疋五人负责起草笔会章程。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四日，美里笔会筹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通过接受草拟之笔会章程，并议决由蔡宗祥，蔡忠良及黄文柏三人协助秘书处，办理向政府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事宜。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日，美里笔会筹委会秘书处提呈一切所需文件，正式去函美里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

一九九一年六月六日，秘书处接获美里社团注册

官退回已审查及经过修改之章程。社团注册官嘱咐依照修正重新打字后呈上考虑。秘书处根据社团注册官之要求，于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再度呈上申请文件。而有关当局也于八月二十日覆函。谓已接到申请书，正在审核之中，请耐心等待。

此后经过超过半年的等待，即在一九九二年四月间，社团注册官发出新的指示，建议采用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Miri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以代替Persatuan Pena Miri (Pen Association Miri)的名称。笔会筹委会在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通过接受更改。但华文“美里笔会”则保持不变。

接着下来的一年里，可谓望穿秋水，大家日盼夜盼，注册批准仍消息杳然。秘书处虽曾去函询问催促，却不获回音。

到底错误出现在哪里？开始时因为经济来源缺乏，筹委会同人都不想多花三几百元请律师或会计师代办申请注册手续，而仅委任秘书处去办理。在左等右等之下，看来不花钱是不行了。最后，主席与秘书往见美里著名会计师陈仁国市议员。陈仁国先生欣然答应义务协助，向有关方面查询。

果然行动有效，一九九三年四月间秘书处再次接到有关当局退回经过最后审查之章程，指出打字方面仍有少量错误，嘱咐尽快修正及签署后寄上等候批准，至此，大家都有如身释重负，因为山长水远，笔会的注册，一关接着一关，已由美里经过古晋，远达

首都吉隆坡总部，三几个月内当有佳音。

终于，振奋消息来了。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六日，社团注册官批准美里笔会的注册申请。算起来，申请注册前后差不多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在这一段等待的日子里，大家的时间也没有白白度过。一九九一年初得到砂州著名历史社会研究学者田英成先生的协助，出任笔会筹委会会务顾问。笔会同人们接着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学活动与计划。如出版《笔汇》文艺版，举行写作人联谊会，出版《笔会半年刊》及笔会丛书等等。希望在第一届理事的领导推动下，能激发人们对文学的垂注与重视，彼此勤奋耕耘，在荒芜的土地上，培植出棵棵硕壮的绿树，开花结果。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四日

美里笔会之成立及发展

(二)

美里笔会接获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官通知在1993年8月16日批准美里笔会之注册后，即于9月3日召开会议。通过筹委会执委继续留任组成理事会，任期至第一次会员大会选出第一届理事会为止。并开始招收会员，聘请名誉顾问及展开各种文学活动。

美里笔会的成立得到社会人士的热烈支持，答应出任名誉顾问的政经社会贤达计有YB陈康南副首长、陈华贵联邦副部长、YB李景胜立委、YB沈庆辉助理部长、拿督丘德星、拿督刘贤威、拿督黄汉文、苏美光先生、朱祥南先生、谢晋新先生、陈仁国先生、黄克芳先生、温南振先生、陈佬珍先生、麦锦华先生、蔡高船先生、陈佳兴先生和陈锦标先生。

美里笔会于1994年3月5日下午7时假美里状元楼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出席者非常踊跃，计有沈振兴、许敬平、徐元福、李锦瑛、杨建华、李佳容、张猷疋、黄素晶、余求福、田英成、蔡忠良、谢名平、林下风、蔡素娇、蔡宗祥、贝南杜。

第一次会员大会选举第一届理事会，任期为一

年。即至1994年12月31日止，选举结果如下：

主席：谢名平	副主席：田英成
秘书：张猷疋	副秘书长：徐元福
财政：蔡宗祥	副财政：陈礼生
理事：贝南杜	查账：沈振兴

为了会务的顺利进行及发展，第一次会员大会通过修改章程。设永久会员条款及执委会理事由一位增至三位。

有鉴于理事会一年的任期过短，缺乏连续性，为了更有系统性的展开活动。美里笔会于1997年2月22日召开的第四次会员大会上通过修改章程把理事会的任期由原有的一年改为两年。并得到社团注册局的批准。由1998年开始生效。

以下为历届理事会总表：

人 选 年 限	职 位	主席	副主席	秘书	副秘书长	财政	副财政	理事	查账
第一届 1994		谢名平	田英成	张猷疋	徐元福	蔡宗祥	陈礼生	贝南杜	沈振兴
第二届 1995		田英成	徐元福	张猷疋	许敬平	蔡宗祥	陈礼生	沈振兴	蔡素娇
第三届 1996		谢名平	徐元福	张猷疋	许敬平	蔡宗祥	陈礼生	沈振兴 蔡素娇 李锦瑛	余求福
第四届 1997		徐元福	谢名平	张猷疋	许敬平	蔡宗祥	陈礼生	李锦瑛 李佳容 蔡素娇	杨建华

张猷疋

人 选 年 限	职 位	主席	副主席	秘书	副秘书长	财政	副财政	理事	查账
第五届 1998 至 1999		徐元福	谢名平	张猷疋	许敬平	蔡宗祥	陈礼生	李锦瑛 沈振兴 蔡素娇	黄素晶 陈美仙
第六届 2000 至 2001		徐元福	蔡宗祥	张猷疋	许敬平	沈振兴	陈礼生	李锦瑛 蔡素娇 陈美仙	杨建华 刘德贵
第七届 2002 至 2003		徐元福	蔡宗祥	张猷疋	许敬平	沈振兴	陈礼生	李锦瑛 蔡素娇 陈美仙	黄素晶 杨建华
第八届 2004 至 2005		徐元福	蔡宗祥	张猷疋	许敬平	沈振兴	陈礼生	李锦瑛 陈美仙 蔡素娇	余求福 何秀英
第九届 2006 至 2007		蔡宗祥	张猷疋	许敬平	陈礼生	何秀英	蔡素娇	李锦瑛 陈美仙 李佳容	余求福

美里笔会之活动简介

(三)

砂拉越的华文文学团体，在古晋有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与星座诗社；在中砂的诗巫则有中华文艺社与华族文化协会；在北砂的美里，则仅有美里笔会而已。虽然北砂的华文写作团体起步较迟，但自美里笔会于一九九〇年开始筹组诞生后，每年都举办富有文化及文学意义的活动，也资助会员出版他们的专辑，列为笔会丛书系列，内容涵盖文学、史料民俗、政论等课题。此外，美里笔会也出版《笔汇》文学半年刊，并在本地报章编辑每月一期的《笔汇》文艺版及《峇南河》文艺版。在历任理事积极推动及会员们的合作之下，成绩斐然，在砂州近十多年的华文文学写作史上应是重要的一环，兹依下表分述于后。

甲、文学活动（根据年代先后简介）

乙、著作：笔会丛书系列1至26

丙、期刊“笔汇”文学半年刊创刊号至第四届微型小说特辑（共八本）

丁、“笔汇”文艺版：第一期至184期

戊、“峇南河”文艺版：第一期至110期

甲、文学活动（根据年代先后简介）

1992年

一、美里写作人联谊会

时间：1992年2月14日，下午7时

地点：美里状元楼

宗旨：联络写作人，促进砂州文学活动

经过：美里日报赞助经费，得到本区文教报业团体之代表热烈支持也得到马来奕、诗巫、古晋写作人的参与。这是美里笔会筹委会的第一项大型活动，圆满成功，会员深受激励。

1994年

一、笔会丛书1-7推展礼

时间：1994年12月3日，下午1时正

地点：美里美佳大酒店11楼

宗旨：推展笔会丛书系列1-7，并与古晋、诗巫、汶莱写作人作文学交流

经过：本州财政兼公用事业部长陈康南医生主持开幕，并由陈康南部长、谢晋新、刘贤威、朱祥南、蔡高船、陈佬珍、麦锦华（李根炎代）、诗华日报代表联合剪彩。出席人数近三百人包括古晋、诗巫、民都鲁与汶莱之写作人，是晚7时本会于嘉兴酒楼设晚宴招待外地文友，餐费由笔会名誉顾问刘贤威赞助。这是美里笔会正式成立后

的一项大型文学活动。

1995年

一、美里笔会第一次文艺赏

时间：1995年8月24-26日

地点：民都鲁木材公司营地（BLD）

主题：八月——相约在摩鹿山下

宗旨：一、掌握各种文学体裁的写作技巧
二、推广、提高本区文艺创作活动
三、推介砂华文学

筹委会主席：张猷正

经过：得到本市培中、廉中、美中学生及本外地
华校教师、文友之热烈响应，学员人数四十
余人，并邀得古晋的吴岸、陈蝶、梁放
、诗巫的黄国宝及本会田农、煜煜主持文
学讲座，是笔会在1995年最大型的活动。

1996年

一、戴小华文学讲座——游记散文

时间：1996年6月15日，下午4时

地点：美里美佳大酒店五楼

赞助人：刘贤威先生

筹委会主席：谢名平

宗旨：推广文学活动

经过：出席文友约100人。由西马著名作家戴小
华主讲，气氛融洽，交流时间甚有互动。

1997年

张
猷
正

一、陈蝶、梁放文学座谈会

时间：1997年4月26日，下午7时30分

地点：美里状元楼

宗旨：推广文学视野

经过：本州著名作家陈蝶与梁放主持。陈蝶主讲“砂华文风的转向”，梁放主讲“砂华文坛的现状和走向”本会会员及本地文友出席聆听，得益良多。

二、笔会丛书8-12推展礼暨“犀鸟风华七十载”本土华文书籍展览

时间：1997年9月28日，早上11时

地点：美里美佳大酒店四楼

筹委会主席：徐元福

宗旨：一、推展笔会丛书
二、推展本土华文书籍

经过：美里市议会主席黄汉文先生代表砂州副首长陈康南医生主持推展礼。砂州各文学团体和砂师训学院及个人出版之书籍展出约数百种。古晋、诗巫、汶莱及本地文学同道皆受邀观礼，情况颇盛。

1998年

第一届微型小说比赛

比赛收稿日期：1998年4月至1998年6月

宗旨：推动微型小说之写作

经过：共收到来自诗巫、民都鲁、汶莱、马鲁帝

、美里等地的二十六篇作品。经初审及决
审后，优胜者如下：

第一名：尽头（作者：潇风）

第二名：租客（作者：心如）

第三名：黄狗妈妈与黑狗妈妈（作者：芊芊）

佳作：阿金嫂的嘴齿（作者：莫非）

烟爱（作者：小呵）

长街（作者：魏巧玉）

因果（作者：语桥）

二、读书会讲座

时间：1998年12月23日，下午7时

地点：美里状元楼

宗旨：促进终生学习态度

经过：西马著名诗人傅承得莅临美里，与本会会员交流，推介读书会概念，出席者三十余人。

1999年

一、新书推展礼暨第一届微型小说比赛颁奖礼。

时间：1999年1月31日，上午9时

地点：美里贝园酒楼

筹委会主席：徐元福

宗旨：一、推展笔会丛书13-15及笔会微型小说
比赛特辑

二、第一届微型小说比赛颁奖

三、文学讲座

经过：联邦副部长陈华贵律师主持开幕剪彩，新书推展礼及第一届微型小说比赛颁奖礼过后。举行文学讲座，本州著名诗人田思及大马才女陈蝶女士分别主讲“微型小说”及“散文的创作”。

二、第二届微型小说比赛

收稿日期：（1999年4月至6日）

宗旨：推动微型小说之写作

经过：参加作品有来自古晋、诗巫、泗里街、沙巴、汶莱及美里等地共29篇作品，经初审和决审，得奖名单如下：

第一名：审鼠（夏冬秋）

第二名：恁气（洪素莹）

第三名：十号车厢（朱春好）

佳作：第三者（黄苇苓）

盼（寻寻）

贼赃钱（黄志辉）

是预兆吗（六月）

三、“动地吟”诗曲朗唱会

日期：1999年5月3日，下午7时

地点：美里哥伦百乐汉官酒店

经过：与美里留台同学会联办，出席者约二百余人，场面非常热烈

四、“文学与人生”讲座会

日期：1999年8月23日，下午7时30分

地点：美里华总大厦

经过：由美里华青团及华总妇女组联办，邀请来自台湾的张健教授主讲，出席者约百余人

五、第二届美里笔会文艺营“赴一场美丽”

日期：1999年9月25日至26日

地点：民都鲁木材有限公司（BLD）营地

筹委会主席：蔡宗祥

宗旨：推广文艺活动，提高文学写作能力与技巧

经过：参加者有来自本市各中学学生，老师及各地文学爱好者四十余人，邀请来自古晋的田思、诗巫的黄国宝及美里笔会副秘书长敬平主持文学讲座。

2000年

一、新书推展礼暨第二届微型小说比赛颁奖礼

日期：2000年7月23日，上午9时30分

地点：美里贝园酒楼

主题：文花风采香更甚

筹委会主席：徐元福

经过：立委李景胜先生受邀为此项活动主持开幕，本外地文友及贵宾出席者超过百人。推展之新书为李艾媚之散文集《别让爸知道》其后并由黄国宝及蔡宗祥主持文学讲座。

二、第三届微型小说比赛

收稿时间：2000年6月至8月15日

宗旨：推动微型小说之写作

经过：共收到本外地共17篇作品，经初审决审后
录取名单如下：

第一名：悬空

第二名：知音人（野菊）

第三名：春娇（双子）

佳作：他打开一扇门（风生）

出轨（野菊）

动机（芊芊）

摇头冤（胡斐）

三、笔会“文学之旅”

时间：2000年12月14日至20日

宗旨：拜访砂州各文学团体促进文流

团长：蔡宗祥

团员：张猷疋、李佳容、蔡素娇、陈美仙、李锦
瑛、王秀屏、陈奕堂、郑春意、张心蕙、
陈丽婷、李金珠。

经过：2000年12月14日乘巴士前往诗巫、泗里
街、古晋，12月20日回程由古晋乘飞机返
回美里。旅程7天6夜先后拜访砂华族文化
协会，诗巫中华文艺社，诗巫漳泉公会，
古晋砂华文作家协会，古晋星座诗社，古
晋国际时报，除与有关团体聚会交流外，
也被安排参观各当地名胜。

2001年

一、美里笔会成立十周年庆典

时间：2001年7月21日

地点：美里紫阳学会紫阳厅 / 假日酒店

筹委会主席：徐元福

主题：“十年心识文字梦，三强鼎立犀鸟乡”

宗旨：一、庆祝成立十周年

经过：2001年7月21日早上9时假美里紫阳学会紫阳厅举行文学讲座，由吴岸及田农主持。晚上7时假美里假日酒店举行文学晚宴，并敦请副首长YB陈康南医生主持剪彩。筵开28席，会场并有本会历史展览，展出本会历史活动照片，剪报《笔汇》和《峇南河》文艺版，笔会丛书，笔会文学半年刊等。古晋、诗巫、汶莱文学团体及本市各中学文学及砂师训学院皆受邀参加。

二、房汉佳《巴南河流域发展史》推展礼

时间：2001年9月23日，上午9时

地点：美里美佳大酒店四楼信标阁

宗旨：为会员房汉佳推展新著

经过：为本会会员房汉佳新著《巴南河流域发展史》举行推展礼，并敦请本州副首长陈康南医生主持，出席观礼者超过百人。

2002年

一、第四届微型小说比赛

收稿日期：2002年5月至8月31日

宗旨：继续推动微型小说的写作

经过：参赛作品来自全砂及邻邦共45篇，经初审与决审（西马作家驼铃适逢作客美里，也加入决审评审之一员）后，录取优胜作品如下：

第一名：钻石（楚天）

第二名：那扇门后的一轮明月（斯叶）

第三名：铃声响起（双子）

佳作：基本上（春虫）

二胡情（别意子）

教授的眼睛（六月）

秘密（淡茶）

二、支持埔奕中华公学扩建筹款义卖

日期：2002年11月3日

地点：埔奕中华公学

经过：本会报效笔会丛书112本，在埔奕中华公学建校筹款义卖会上由秘书猷疋在学生协助下进行，为该校筹得RM660.00

2003年

一、“来自文学的声音”文学活动

时间：2003年10月18日，早上9时

地点：美里电子图书馆

筹委会主席：徐元福

经过：“来自文学的声音”包括三项文学活动，即笔会丛书推展，第四届微型小说比赛颁

奖及文学讲座，所推展之新书列笔会丛书之二十二及二十三。即李艾媚的《波比是否在天堂》、徐然的《谈新怀旧》，另外尚有《笔汇——第四届微型小说特辑》，文学讲座则邀得西马何国忠博士及陈蝶主讲文学课题。除本市各中学华文学会及师训学员外，外埠各文学团体皆受邀派代表参加。

2004年

一、儿童文学教学讲座

时间：2004年5月8日，早上8时

地点：美里珠巴中华公学多媒体课室

主席：徐元福（笔会），池凤德（美华教师会）

宗旨：提高对儿童文学（童诗）的认识

经过：美里笔会与美里华校教师会联办之儿童文学教学讲座，邀请西马梁志庆老师与张发校长（年红）主讲，梁志庆老师的讲题为“童诗原理与教学”张发校长讲题为“儿童文学与儿歌”得到本区华小教师及文友们踊跃出席聆听。

二、童诗创作比赛

时间：2004年9月16日至10月25日

主题：“闪烁的童心”——童诗创作比赛

筹委会主席：张猷疋

宗旨：推广童诗写作

经过：邀请美里省19所华小学生参加，共收到11所学校的551篇作品，初审由美里笔会负责，选出50份入选作品再由西马张发校长（年红）与梁志庆老师担任决审员。

2005年

一、童诗比赛颁奖，新书推展礼暨诗歌朗诵讲座

时间：2008年9月25日，早上8时

地点：美里中华公学多媒体讲堂

主题：闪烁的文学

筹委会主席：徐元福

经过：“闪烁的文学”包括三项活动，即童诗比赛颁奖、新书推展暨诗歌朗诵讲座，邀请美里市长拿督黄汉文主持开幕，并为笔会丛书二十五、二十六即蔡宗祥之《民俗探寻》及季人的《岁月》主持按钮推展，过后由来自西马的我国著名诗人游川及傅承得主持诗歌朗诵讲座。本市华小老师、学生及文艺爱好者约一百多人出席。

乙、著作：笔会丛书1至26

1. 解冻的时刻（评论） ◎田农 RM10.00
2. 蜕变（小说） ◎劭安 RM 8.00
3. 我们不孤单（散文） ◎李艾媚 RM 9.00
4. 羽岛独行（诗集） ◎林下风 RM 7.00
5. 本南人文化的变迁（研究）◎蔡宗祥 RM 8.00
6. 那季秋色（小说） ◎煜煜 RM10.00

- | | | |
|-----------------|-------|---------|
| 7. 牛场村杂笔 (散文) | ◎徐然 | RM 8.00 |
| 8. 不想回家的孩子 (散文) | ◎李艾媚 | RM10.00 |
| 9. 红尘有泪 (散文) | ◎清平 | RM12.00 |
| 10. 美里省社会发展史料集 | ◎徐元福 | RM39.00 |
| | ◎蔡宗祥 | |
| 11. 再见风车 (散文) | ◎季人 | RM12.00 |
| 12. 政论选集 (评论) | ◎田农 | RM12.00 |
| 13. 轻舟已过 (小说) | ◎煜煜 | RM12.00 |
| 14. 梦驼铃 (散文) | ◎杨华 | RM12.00 |
| 15. 荒野里的璀璨 (散文) | ◎晨露 | RM12.00 |
| 16. 别让爸知道 (散文) | ◎李艾媚 | RM12.00 |
| 17. 谢名平文集 (杂文) | ◎谢名平 | RM15.00 |
| | ◎蔡宗祥编 | |
| 18. 鱼说 (诗歌) | ◎晨露 | RM15.00 |
| 19. 钻油台 (杂文) | ◎清平编 | RM15.00 |
| 20. 胡斐作品集 (小说) | ◎胡斐 | RM16.00 |
| 21. 迎向朝阳 (散文) | ◎煜煜 | RM15.00 |
| 22. 波比是否在天堂 | ◎李艾媚 | RM15.00 |
| 23. 谈新怀旧 (散文) | ◎徐然 | RM15.00 |
| 24. 美里怀旧 (史集) | ◎余求福 | RM35.00 |
| 25. 民俗探寻 (研究) | ◎蔡宗祥 | RM15.00 |
| 26. 岁月 (散文) | ◎季人 | RM16.00 |

丙、期刊：“笔汇”文学半年刊

创刊号

“笔汇”第二期

1994年7月15日出版

1995年3月15日出版

张
猷
正

“笔汇”文艺营特辑 1997年10月1日出版

“笔汇”第四期 1999年1月31日出版

“笔汇”第五期 1997年9月1日出版

“笔汇”微型小说征文比赛特集

1995年3月15日出版

“笔汇”第七期 2001年7月21日出版

“笔汇”第四届微型小说比赛特辑

2003年10月出版

丁、“笔汇”文艺版 第一期至一百八十四期截至
6/2006) (创刊于6-3-1991, 由季人主编, 每个
月的27日在古晋国际时报刊登)

戊、“峇南河”文艺版 第一期至一百一十期
(截至6/2006) (创刊于17-5-1996, 由清平
与晨露主编, 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在美里联合日
报刊登)

美里笔会之活动简介

(2006-2011)

一、会员大会/会员大会暨理事改选

1. 2006年之第十三次会员大会暨理事改选

日期 : 2006年3月19日(星期日)

时间 : 上午10时30分

地点 : 美里状元楼

出席会员 : 余求福、陈美仙、杨顺才、黄素晶、
陈礼生、张猷丕、李锦瑛、沈振兴、
李佳容、何秀英、蔡忠良、蔡宗祥、
徐元福、许敬平。

大会推举余求福为大会议长并主持新届理事改选。

2006 - 2007 年度第九届新理事名单

主席: 蔡宗祥

副主席: 张猷丕

秘书: 许敬平

副秘书长: 陈礼生

财政: 何秀英

副财政: 蔡素娇

理事: 李锦瑛、陈美仙、李佳容

大会委任余求福为2006年查账。

2. 2007年之第十四次会员大会

日期 : 2007年3月25日

许
敬
平

时间 : 上午 10 时
地点 : 美里状元楼
出席会员 : 余求福、陈美仙、黄素晶、陈礼生、
张猷丕、李锦瑛、沈振兴、李佳容、
何秀英、蔡宗祥、蔡素娇、许敬平。
大会委任黄素晶为 2007 年查账。

3. 2008 年之第十五次会员大会暨理事改选

日期 : 2008 年 3 月 16 日
时间 : 上午 10 时
地点 : 美里状元楼
出席会员 : 蔡宗祥、许敬平、陈美仙、蔡素娇、
黄素晶、张猷丕、李锦瑛、李佳容、
陈礼生、何秀英、余求福、徐元福、
胡福兴、杨顺才。

大会推举余求福为大会议长并主持新届理事改选。

2008 - 2009 年度第十届新理事名单

主席: 蔡宗祥 副主席: 张猷丕
秘书: 许敬平 副秘书长: 陈礼生
财政: 何秀英 副财政: 蔡素娇
理事: 陈美仙、李佳容、李锦瑛
大会委任余求福为 2008 年查账。

4. 2009 年之第十六次会员大会

日期 : 2009 年 3 月 15 日
时间 : 上午 10 时

地点：美里状元楼

出席会员：蔡宗祥、许敬平、陈美仙、蔡素娇、
黄素晶、张猷疋、李锦瑛、李佳容、
陈礼生、余求福、徐元福、杨顺才、
黄双露、杨华、田英成。

大会委任杨华为2009年查账。

5. 2010年之第十七次会员大会暨第十一届理事改选

日期：2010年3月21日

时间：上午10时

地点：美里状元楼

出席会员：蔡宗祥、许敬平、陈美仙、蔡素娇、
黄素晶、张猷疋、李锦瑛、李佳容、
陈礼生、杨建华、黄双露、徐元福、
杨顺才、田英成。

大会推举徐元福为大会议长并主持新届理事改选。

2010 - 2011年第十一届新理事名单

主席：张猷疋

副主席：蔡宗祥

秘书：许敬平

副秘书长：陈礼生

财政：蔡素娇

副财政：黄素晶

理事：陈美仙、李佳容、李锦瑛

大会委任马德铨为2010年查账。

6. 2011年之第十八次会员大会

日期：2011年3月20日

时间：上午10时

地点 : 美里状元楼
出席会员 : 张猷疋、蔡宗祥、许敬平、陈美仙、
蔡素娇、黄素晶、李锦瑛、李佳容、
陈礼生、黄双露、杨顺才、田英成、
马德铨、吴君凯。

大会委任杨顺才为 2011 年查账。

二、笔会报章文艺版

1. 《笔汇》

美里笔会文艺版《笔汇》创刊于 1991 年 3 月 6 日，2010 年 12 月 28 日刊出第 237 期后停止出版。《笔汇》文艺版曾先后发表于美里日报 / 联合日报和国际时报。从创刊号至 2008 年 6 月，季人担任主编。2008 年 7 月份起至停刊，主编是煜煜。《笔汇》停刊殊为可惜，但要感谢历来为《笔汇》版供稿的作者。

2. 《巴南河》文艺版

美里笔会文艺版《巴南河》于 1996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五）在联合日报创刊，截至 2011 年 10 月份已出版了 166 期。《巴南河》的主编依序是邵安（创刊号）、清平（1996 年 6 月第 2 期 - 2002 年 5 月第 74 期）、晨露（2002 年 6 月第 75 期 - 2006 年 7 月第 110 期）、清平（2006 年 8 月第 111 期至今）。目前，《巴南河》文艺版主要以作者特辑的形式见报，作者包括笔会理事、会员和文友。

3. 《钻油台》专栏

钻油台于2001年1月2日在《联合日报》开“台”，每周一连7天由笔会理事负责撰稿，针对时事和课题发表意见。历任作者包括徐元福（徐然）、蔡宗祥、张猷疋（季人）、李艾媚、许敬平（白苏）、晨露、蔡素娇（晓慕、绿言）、煜煜、何秀英、杨华和马德铨。配合笔会10周年纪念，清平负责主编的工作，于2001年7月21日出版《钻油台》7人作品合集。目前，季人、李艾媚等还为《钻油台》专栏撰稿，作品见于联合日报天下副刊。

三、笔会童诗集与笔会丛书系列

1. 《闪烁的童心》童诗集

这是2004年笔会美里省华小童诗创作比赛“闪烁的童心”得奖作品结集。这本童诗集于2006年由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印刷，共收录了25篇得奖作品。这是笔会第一本童诗创作比赛作品集，印刷精美，由嘉阳出版有限公司蔡银萍负责编辑。美华教师公会协助销售，反应非常好，1000本售罄。国际书号是ISBN 983-3602-94-0。

2. 《童心童语》童诗集

这是2006年笔会北砂华小童诗创作比赛“童心童语”得奖作品结集。这本童诗集于2007年6月出版，由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印刷1500本，并赞助RM2000印刷费。本诗集共收录25篇得奖作品。童诗

集印刷精美，1500本售罄。国际书号是ISBN 978-967-301-069-1。

3. 《星星的魅力》散文集

此书由本会赞助出版，列为笔会丛书之二十七(27)。作者是本会副财政蔡素娇(绿言)。这是作者的第一本散文集，集子收集了作者60篇散文，内容多与幼儿教育有关，是作者多年从事幼儿教育的宝贵经验和心得。此书于2007年5月出版，国际书号是ISBN 978 - 983 - 9473 - 16 - 2。

4. 《论语与弟子规心得随笔》散文集

此书由笔会赞助出版，列为笔会丛书之二十八(28)。作者是本会财政何秀英。这是作者发表于《钻油台》的随笔，集子收集了作者55篇作品。此书于2008年6月初出版，国际书号是ISBN 978 - 983 - 9473 - 17 - 9。

5. 《何止没鱼吃》散文集

此书由笔会赞助出版，列为笔会丛书之二十九(29)。作者是本会副主席张猷疋(季人)。这是作者的第三本散文。集子分为旅游、生活点滴、时事评论和文学一角四辑，共73篇作品。此书于2008年8月出版，国际书号是ISBN 978 - 983 - 9473 - 18 - 6。

6. 《河岸的胡姬花》小说集

此书由笔会赞助出版，列为笔会丛书之三十（30）。作者是笔会顾问徐元福。这是一部历史小说，小说内容游走在小说与历史之间，反映出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砂拉越的左翼运动与反殖民地统治运动。此书于2009年12月出版，国际书号是ISBN 978 - 983 - 9473 - 19 - 3。

7. 《童眸看世界》童诗集

此书列为笔会丛书之三十一（31），由诗华日报赞助印刷1500本。封面设计和插图为阿豪，编者是清平。这是笔会的第三本童诗集。集子收集了2008年全砂童诗创作比赛得奖作品共34篇。此书于2010年5月出版，国际书号是ISBN978-983-9473-20-9。

8. 《今生约定》散文集

此书由笔会赞助出版，列为笔会丛书之三十二（32）。作者是笔会副财政黄素晶，（金树凰），笔名金树凰。这本书是作者20年的承诺，是作者的旅游印记，是对人生的诠释与探索。这本书图文并茂，文字富有感性，印刷精美。此书于2010年10月出版，国际书号是ISBN 978 - 983 - 42160 - 2 - 3。

9. 《美里省左翼运动史事》史集

此书由笔会赞助出版，列为笔会丛书之三十三（33）。作者是笔会副主席蔡宗祥。本书缕述、分析

美里省人民为追求美好生活所进行的政治活动，书中有珍贵的历史照与文献，能补充美里省即砂拉越的左翼运动史。此书于2011年3月29日出版，国际书号是ISBN 978-967-10367-0-9。

10. 《花树如此多情》散文集

此书由笔会赞助出版，列为笔会丛书之三十四(34)。作者是笔会理事晨露。这是作者的第二本散文，是作者平凡、琐碎的生活感悟。作者以敏锐的生活触觉，以诗的文笔，与人分享生活的真、善和美。这本散文于2011年10月初出版，共收录作者88篇小品，国际书号ISBN是978-983-9473-23-0。

11. 《掉进鸡窝里》散文集

此书由笔会赞助出版，列为笔会丛书之三十五(35)。作者是笔会理事李艾媚。这是作者第五本散文集，共收录121篇作品，作品温馨感人，分为“帅哥与公主”辑、“记忆中的……”辑和“真人真事”辑。此书于2011年8月初出版，国际书号是ISBN 978-983-9473-21-6。

12. 《心窗絮语》散文集

此书由笔会赞助出版，列为笔会丛书之三十六(36)。作者是笔会理事煜煜。这是作者第10本著作。这是作者在自我放逐的一年，游山玩水之际的文艺成就。此书分为两辑，即第一辑“我又来也”37篇

作品，第二辑“打开记忆之窗”13篇作品。此书于2011年9月初出版，国际书号是ISBN 978-983-9473-22-3。

13. 《笔会文集》合集

此书由笔会出版，列为笔会丛书之三十七(37)。这是笔会20周年纪念合集，由笔会17名理事和会员共43篇作品合辑而成。主编是清平，助编是李笙、晨露、千桑羽薇和煜煜。此书还收录笔会简介之宝贵资料。这本书于2011年11月初出版，国际书号是ISBN 978-983-9473-24-7

四、笔会文艺活动

1. “简单有趣学童诗”讲座会

日期：2006年4月8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8点30分

地点：美公多媒体课室

主办：美里笔会与美华教师公会联办

主讲人：郑秋萍老师

这次的讲座会获得华小学生热烈的支持。主讲人以简单易懂的文字，丰富的童诗创作实践，深入浅出的向小学生讲解如何在生活中捕捉意象，抒发情感。

2. 北砂童诗创作比赛

日期：2006年7月

宗旨：推动北砂华小学生创作童诗
发掘童诗创作幼苗

主题：童心童语

筹备会：

主席：蔡宗祥 副主席：张猷仄

秘书：许敬平 财政：何秀英

联络：蔡宗祥、杨顺才

摄影：杨顺才 宣传：陈礼生

竞赛组主任：李爱媚、蔡素娇

委员：晨露、煜煜、黄素晶

比赛奖项：学生作品奖和教师指导奖

初审评委：陈礼生、晨露、许敬平

决审评委：郑秋萍、田风

是项比赛获得华小学生的积极反应，参赛作品共428份。得奖作品后结集为《童心童语》童诗集。

3. 文学讲座、童诗颁奖暨新书推展

日期：2007年6月23日

时间：上午八点30分

地点：富丽华大酒家

主办：美里笔会与美里华小教师公会联办

主题：“迎接您，在文学的多彩”

讲座会主讲人：爱薇、潘碧华博士

新书推展：绿言《星星的魅力》散文集、
《童心童语》童诗集

联合筹备会：

联合主席：蔡宗祥、池凤德校长

- 秘书：许敬平
- 财政：范其武校长、何秀英
- 场地：晨露、蔡素娇
- 宣传：陈礼生
- 布条：美里华小教师公会
- 招待：陈礼生（主任）、笔会理事、
美里华小教师公会
- 摄影：杨顺才
- 司仪：美里砂拉越师范学员
- 主持人：许敬平
- 交通：许敬平
- 茶点：晨露、蔡素娇
- 奖品与纪念品：何秀英
- 襟花：蔡素娇
- 售卖新书：马怡云、官柳雁
- 笔会丛书展览：煜煜

是次讲座会、颁奖和新书推展获得华小教师、家长和文友的热烈支持，约有 200 人出席。出席嘉宾包括美里华总会长苏美光、美里河婆同乡会会长温素华、嘉阳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胡福兴等。以此同时，本会也展出本会活动剪影、简报等。

4. 少年儿童文学讲座会

日期：2007 年 11 月 19 日

时间：上午 8 时 30 分

地点：美里电子图书

主宾：联邦种植与原产业部长拿督陈华贵律师（由李素霞市议员代表）

主讲人与讲题：

中国儿童文学家樊发稼教授，讲题《儿童文学的欣赏与创作》

中国少儿文学作家章萍萍女士，讲题《少年儿童科幻文学的阅读与创作》

筹备会成员：

顾问：蔡宗祥、徐元福、田英成

主席：晨露

副主席：煜煜

秘书：陈礼生

副秘书长：许敬平

财政：何秀英

场地：蔡素娇

招待：何秀英（正）黄双露（副）

司仪：黄素晶

主持人：煜煜

住宿：许敬平

交通：杨顺才

摄影：杨顺才

邀请卡：杨顺才

委员：张猷疋、李艾媚

樊发稼教授与章萍萍女士是应邀出席《小作家》5周年纪念文学讲座与晚宴。本会在嘉阳出版有限公司的配合下，专程安排樊教授与章萍萍来砂拉越美里进行讲座会。

5. 全砂童诗创作比赛

主题 : 童眸看世界

收稿截止日期 : 2008年8月15日

筹备委员会:

顾问 : 蔡宗祥、田英成

主席 : 徐元福 副主席: 张猷仄

秘书 : 许敬平 财政 : 何秀英

联络 : 蔡宗祥、杨顺才

宣传 : 陈礼生 摄影 : 杨顺才

竞赛组 : 李艾媚、蔡素娇

初审评委 : 陈礼生、晨露、许敬平、何秀英、
徐元福

决审评委 : 田风、田思、蔡羽

参赛作品来自全砂各华小共188篇,入选决审的作品有48篇。得奖作品后结集出版为《童眸看世界》童诗集。

6. 2008年写作技巧讲座

日期 : 2008年6月14日

地点 : 美里电子图书馆

主办 : 美里笔会与市政局图书馆联办

对象 : 美里华小4-6年级小学生

主宾 : 李素霞市议员

司仪 : 黄素晶

主持人 : 蔡宗祥

主讲人: 晨露、许敬平

讲题范围 : 写作技巧

讲座会反应热烈，带队老师和学生及济济一堂，约60人。

7. 2008年小学生现场作文比赛

日期 : 2008年7月12日

地点 : 美里中华公学

主办 : 美里笔会与市政局公共图书馆联办

内容范围 : 阅读与环保

评审员 : 张猷仄、李艾媚

得奖名单 :

* 第一名: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美里中华公学杨秀秀

* 第二名: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美里珠芭公学许莉晶

* 第三名: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美里埔奕公学刘小茹

* 佳作奖:

《我的环保妈妈》美里中华公学钟欣霓

《塑料袋的自述》美里埔奕公学罗婷芳

《塑料袋的自述》美里官立北校朱光俊

《塑料袋的自述》美里埔奕公学刘敏仁

《塑料袋的自述》美里廉律中山小学张心业

8. 新书推展、文学讲座和全砂童诗颁奖

日期 : 2009年5月24日

地点 : 美里富丽华购物中心4楼

- 主宾 : 美里市长赖耀松律师
新书推展 : 何秀英散文集《论语与弟子规心得随笔》、季人散文集《何止没鱼吃》
主讲人与讲题 : 林国水《江山无尽, 生死有时》
散文心得分享, 吴俊辉《网际网络与文学》

筹备会:

- 顾问 : 田英成、徐元福
主席 : 蔡宗祥 秘书: 许敬平
财政 : 陈礼生
场地 : 蔡宗祥、杨顺才
宣传 : 陈礼生 布条: 蔡素娇
招待 : 晨露、全体理事
交通与住宿 : 陈礼生
司仪 : 黄素晶
主持人 : 张猷丕、晨露
纪念品与奖品 : 李艾媚
襟花与名卡 : 蔡素娇
奖状 : 许敬平
售书 : 马欣云、黄双露
邀请卡与摄影 : 杨顺才
委员 : 黄双露、杨华、余求福、李友梅、何秀英

9. 2009年写作技巧讲座

- 日期 : 2009年8月1日(早上八点)
地点 : 电子图书馆
主办 : 美里笔会与市政局公共图书馆联办
主宾 : YB谢超发州议员和林贤旭市议员
主持人 : 蔡宗祥 司仪: 黄素晶
主讲人 : 许敬平、晨露
讲题范围 : 谈写作技巧
对象 : 美里华小4-6年级小学生
讲座会反应热烈, 有9所270个老师和学生参与。

10. 2009年小学生现场作文比赛

- 日期 : 2009年7月11日
地点 : 美里中华公学
主办 : 美里笔会与市政局公共图书馆联办
评审员 : 张猷疋、李艾媚
得奖作品:
* 第一名: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美里珠芭中华公学刘旖清
* 第二名: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美里中华公学黄依贤
* 第三名:
《记述一次愉快的旅游》美里廉律中山小学余懿莲
* 安慰奖:
《我校的图书馆》美里巴甘中华公学杨家勇
《记述一次愉快的旅游》美里珠芭中华公学钟莉萱

《记述一次愉快的旅游》美里廉律中山小学江得铭

《记述一次愉快的旅游》美里廉律中山小学蔡佳君

11. 2010年写作技巧讲座

日期 : 2010年5月15日

时间 : 早上八点

地点 : 电子图书馆

主办 : 美里笔会与市政局公共图书馆联办

主讲 : YB 谢超发州议员

主持人 : 蔡宗祥 司仪: 黄素晶

主讲人 : 许敬平、煜煜

讲题范围 : 谈写作技巧

对象 : 美里华小6年级小学生

讲座会反应热烈, 约200个老师和学生参与。

12. 2010年小学生现场作文比赛

比赛日期 : 2010年7月10日

地点 : 美里中华公学

主办 : 美里笔会与市政局公共图书馆联办

评委 : 张猷丕、李艾媚

参赛者 : 80位华小学生

现场创作得奖名单:

* 第一名:

《双节》美里中华公学彭晓彤

* 第二名:

《阅读的乐趣》美里埔奕中华公学亿豪

* 第三名:

《环保》美里埔奕中华公学郑思成

* 佳作奖:

《我最尊敬的人》美里珠芭中华公学杨万慷

《我最尊敬的人》美里罗东中华公学谢其峰

《我最尊敬的人》美里罗东中华公学许为淞

《我最尊敬的人》美里埔奕中华公学许佳蓉

《我最尊敬的人》美里廉律中山小学李丽婷

《我最尊敬的人》美里珠巴中华公学孙继威

《我最尊敬的人》美里珠巴中华公学陈咏婷

《我最尊敬的人》美里廉律中山小学黄亭敏

13. 新书推展和发布典礼

日期 : 2010年10月23日(星期六)

地点 : 富丽华大酒家

时间 : 0900-1130

主题 : “胡姬花的约定”

主宾 : 砂州第一副首席部长陈康南医生

新书推展 : 《河岸的胡姬花》、《童眸看世界》和
《今生约定》

筹备会主席 : 张猷丕

司仪 : 煜煜

新书推展仪式 : 黄素晶

小说《河岸的胡姬花》发布人: 田英成、黄招发

小说《河岸的胡姬花》主持人: 蔡宗祥

是项活动获得社团领袖、作家、教师和学生等的积

极参与。与会者对特殊的开幕仪式留下深刻印象，并积极与新书发布人交流。

14. 笔会海马文学奖

宗旨：鼓励华文文学创作，推动马来西亚华文学，激励文坛生态，彰显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进而与世界华文文学接轨。

日期：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9月30

征文类别：小说组、新诗组、散文组

奖金 / 奖额

小说：第一名，奖金1000令吉，奖座一座；
第二名，奖金700令吉，奖座一座；
第三名，奖金500令吉，奖座一座；
佳作3名，奖金200令吉，奖座一座。

新诗奖：第一名，奖金800令吉，奖座一座；
第二名，奖金500令吉，奖座一座；
第三名，奖金300令吉，奖座一座；
佳作3名，奖金100令吉，奖座一座。

散文奖：第一名，奖金800令吉，奖座一座；
第二名，奖金500令吉，奖座一座；
第三名，奖金300令吉，奖座一座；
佳作3名，奖金100令吉，奖座一座。

笔会海马文学奖筹备会：

顾问：田英成、徐元福

主席：蔡宗祥

秘书：许敬平

许敬平

财政：蔡素娇 宣传：陈礼生

竞赛组主任：

○ 散文组主任：李艾媚

○ 小说组主任：黄素晶

○ 诗歌组主任：煜煜

 评审团主委：田英成

笔会海马文学奖评委名单：

* 小说：马仑（主任）、陈政欣、碧澄

* 散文：何乃健（主任）、陈蝶、吴俊辉

* 诗歌：田思（主任）、苏清强、周锦聪

笔会海马文学奖得奖名单：

小说组：

第一名：（古晋）张丽霞《特殊的天使》

第二名：（檳城）陈家益《丑小鸭的天空》

第三名：（诗巫）张金华《树魔》

佳作奖：（古晋）江泽鼎《山神》

 （美里）李佳容《晓色夕照》

 （美里）张秋玲《活着》

散文组

第一名：（古晋）张丽霞《老家的后院》

第二名：（古晋）蔡志雄《从榴莲季节说起》

第三名：（斗湖）梁家伟《妈，我们回家了》

佳作奖：（古晋）张峰帼《感恩的泪水》

 （吉隆坡）陈慧贞《我的五月日记》

(美里)黄双露《美发》

诗歌组

第一名：(古晋)沈庆旺《凝视蛹的蜕变—图腾呓语》

第二名：(古晋)李裕娟《木化石》

第三名：(古晋)沈若波《砂拉越河》

佳作奖：(古晋)江泽鼎《开斋节》

(雪兰莪)黄国华《有态度》

(古晋)刘和平《山的联想》

15. 小学华文作文写作营与现场创作比赛

日期：2011年5月14日(早上八点)

地点：电子图书馆

主办：美里笔会与市政局公共图书馆联办

主题：我爱美里

主宾：美里市长赖耀松律师

筹备会主席：许敬平

司仪：黄素晶

主讲人：张猷疋、许敬平

宣传：陈礼生 摄影：杨顺才

作文比赛评委：蔡宗祥、黄素晶

写作讲评：张猷疋、许敬平、陈礼生、李艾媚
和晨露

这是笔会与美里市政局图书馆在联办多年的写作技巧之后，首次配合美里五月节主办的写作一日营。来自美里华小的近100名参与是项活动。活动包括

许敬平

谈写作技巧、学生练笔、讲评习作、观赏录像和现场创作比赛。

现场创作得奖名单：

第一名	美里海边游记	郑善元
第二名	我最爱的美里旅游胜地	林君仪
第三名	我爱美里	郑筱静
第四名	我最爱的美里旅游胜地	王焕然
第五名	美里海边游记	黄佳仪
第六名	美里海边游记	黄玟颖
第七名	我爱美里	陈威好
第八名	美里海边游记	郑景心

16. 创会 20 周年纪念、海马文学奖颁奖及新书推展礼

日期：2011 年 11 月 19 日

地点：富丽华大酒家

主宾：砂州前第一副首席部长陈康南医生

新书推展：蔡宗祥《美里省左翼运动史事》

晨露《花树如此多情》

李艾媚《掉进鸡窝里》

煜煜《心窗絮语》

清平主编《笔会文集》

筹备会：

筹备会主席：张猷仄

秘书：许敬平 财政：蔡素娇

票务与场地：张猷仄、蔡宗祥

招待：徐元福（主任）、蔡宗祥、余求福

节目 : 黄素晶 舞台布置: 许敬平
交通与住宿 : 陈礼生
交流会 : 晨露 司仪: 黄素晶、煜煜
售卖笔会丛书: 蔡素娇、雨点、杨华
摄影 : 杨顺才、李友梅
宣传 : 陈礼生
剪彩仪式 : 李艾媚
纪念品与奖品: 晨露、李艾媚

五、笔会联谊活动

2006年:

1. 诗巫全国华人文化节

本会受邀参与诗巫全国华人文化节的展览会，会上展出笔会简史和丛书。晨露代表笔会参与相关的文化节的活动。

2. 宴请前主席和前财政

本会假金禧楼宴请前主席(徐元福和田农)和前财政(沈振兴)以感谢他们对笔会的贡献。宴上也赠送纪念盾给徐元福、田农、沈振兴和已故谢名平(由主席转交给谢名平遗孀)，以兹感谢。

3. 西马作家和史料收藏家李锦宗来访

本会在2006年9月26日宴请西马作家和史料收藏家李锦宗并与之交流。本会特安排李锦宗到尼亚洞

一游。杨顺才代表笔会访问李锦宗并作了专题报道。

4. 第六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

蔡宗祥、许敬平、晨露、蔡素娇和长竹在2006年10月27日代表笔会参加于汶莱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此行获得主办当局热烈的招待，并认识多位文友。有关活动关特辑经刊登在《巴南河》之116期和117期。

2007年：

1. 笔会部落格

何秀英为笔会开设了笔会部落格(<http://miribihui.blogspot.com>)。此部落格邮址刊登在联合日报中的美里笔会文艺版《巴南河》版头上。

2. 庆祝中秋节

本会于2007年9月21日(星期五)傍晚6点假理事晨露住家庆祝中秋节。是项筹备会主席是晨露，秘书何秀英。大部分笔会成员和家属都参与活动，度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

3. 担任评委

杨顺才与徐元福代表笔会担任廉律中山小学2007年11月9日童诗朗诵比赛评委。笔会赞助60本《童心童语》作为童诗朗诵比赛奖品。

2008年：

1. 设宴招待田思

2008年11月16日笔会设宴招待田思，并与之交流。

2. 诗巫中华文艺社的周年纪念庆典

蔡宗祥、晨露和长竹代表笔会出席诗巫中华文艺社周年纪念。笔会赠送丛书22本，诗巫中华文艺社回赠钥匙圈和书本。

3. 捐献四川地震灾民

笔会与笔会全人响应联合日报发起的四川赈灾筹款，捐献RM1150.00。

4. 资助美华教师公会

笔会认购舞蹈比赛票券RM500.00，以资助美华教师公会购买会所。

2009年：

1. 交流会

张猷疋和李艾媚代表笔会出席“林连玉基金宣传主任与美里热心人士的交流会”。

2. 温南光书画展

主席蔡宗祥参与筹备已故温南光书画作品推展礼的工作。

许
敬
平

2010年：

1. 笔会与联合日报编辑部交流

美里笔会于2010年3月27日与美里联合日报编辑部交流。笔会与会者有蔡宗祥、张猷仄、李艾媚和陈美仙。联合日报表示会提高《巴南河》文艺版的稿费，并加强与笔会的合作。

2. 笔会与汶莱华文作家协会作家交流

笔会与汶莱华文作家协会之孙德安、海庭、俞庆在、罗国华等人于2010年4月7日假富丽华大酒家交流。席间双方赠送各自的著作，并表示加强合作。

3. 《河岸的胡姬花》在联合日报连载

徐元福小说《河岸的胡姬花》于2010年8月3日（星期二）开始在联合日报小说版刊载。刊载时段约三个月。小说刊载时注明为笔会丛书之三十（30）。

4. 宴请马仑夫妇

笔会于8月23日星期一傍晚7点假富丽华大酒家宴请马仑夫妇。与会者有笔会顾问和理事。席间，笔会与理事获得赠书。

5. 与孙福胜讲师交流

本会张猷仄、蔡宗祥、陈美仙李艾媚及杨顺才与孙福胜讲师于2010年11月10日傍晚7时假美里新丹绒海鲜楼交流。

6. 第12届曼谷亚细安文学营
晨露、田英成和煜煜参加第12届曼谷亚细安文学营。
7. 赠送笔会丛书
新加坡国立大学前中文图书馆前主任李金生到访砂州，征求本地文献书籍史料。本会赠送笔会丛书14-32（缺24）及笔会半年刊5本。

2011年：

1. 与林国水交流
本会理事于2月27日在丹绒海鲜楼宴请林国水并与之交流，同时委托林国水转交纪念品给全砂童诗评委。
2. 受邀担任评委
笔会受邀担任福州公会第五届新马小学现场华文创作比赛精英赛评委，即
非华族组：李艾媚；华族组：四年级许庆平，五年级张猷疋，六年级晨露。
3. 星座诗社庆祝41周年纪念
配合星座诗社庆祝41周年纪念。笔会赠送星座诗社笔会丛书一套（缺丛书之2、8、9和24）和半年刊6本供展览。

后记

世上哪一种花最芬芳？玫瑰？郁金香？

诚然，这本文集的作品，好似各花入各眼。这不是一本年选，虽然是为了纪念笔会成立20周年而编辑的集子。集子中的作品，不全是作者最有代表性的文章，也不全是个人最富有文艺气息，文学色彩的作品。

的确，作品的入选，自有一定的准则。而这准则，似花的色彩，花的香味，花的形状，还有花的象征意义等。花象征什么？若是玫瑰，可以不象征爱情吗？若是康乃馨，可以不象征母爱吗？若是莲花，可以不象征君子吗？

爱花，世人绝不都爱牡丹，也不都爱紫丁香。各花各爱，各爱各花，百花才齐放。

花丛中，蜜蜂择花而酿蜜。一罐罐不同品牌的蜜糖，一罐罐不同纯度的蜜糖，排列在橱窗里，你，如何取舍？或者，什么品牌都不选，无他，只是不喜欢蜜糖的味道。

喜欢不喜欢蜜糖，这是个人的作风和取向。重要的是，作品是蜜糖，不是砂糖。

后记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

偶然，这本无意的书文，在你不经意间，成了你的一本经典。虽然你为了它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当你翻开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已经成了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是一本日记，它更是一份珍贵的回忆。它记录了你的成长，你的喜怒哀乐，你的点点滴滴。它让你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也让你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日记，是每个人的心头好。它记录了我们的喜怒哀乐，记录了我们的点点滴滴。它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日记，是每个人的心头好。它记录了我们的喜怒哀乐，记录了我们的点点滴滴。它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日记，是每个人的心头好。它记录了我们的喜怒哀乐，记录了我们的点点滴滴。它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日记，是每个人的心头好。它记录了我们的喜怒哀乐，记录了我们的点点滴滴。它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日记，是每个人的心头好。它记录了我们的喜怒哀乐，记录了我们的点点滴滴。它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日记，是每个人的心头好。它记录了我们的喜怒哀乐，记录了我们的点点滴滴。它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日记，是每个人的心头好。它记录了我们的喜怒哀乐，记录了我们的点点滴滴。它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日记，是每个人的心头好。它记录了我们的喜怒哀乐，记录了我们的点点滴滴。它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日记，是每个人的心头好。它记录了我们的喜怒哀乐，记录了我们的点点滴滴。它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美里笔会丛书】

- | | | |
|---------------------|---------------|----------|
| 1. 解冻的时刻 (评论) | * 田农 | RM 10.00 |
| 2. 蜕变 (小说) | * 劭安 | RM 8.00 |
| 3. 我们不孤单 (散文) | * 李艾媚 | RM 9.00 |
| 4. 羽岛独行 (诗集) | * 林下风 | RM 7.00 |
| 5. 本南人文化的变迁 (研究) | * 蔡宗祥 | RM 8.00 |
| 6. 那季秋色 (小说) | * 煜煜 | RM 10.00 |
| 7. 牛场村杂笔 (散文) | * 徐然 | RM 8.00 |
| 8. 不想回家的孩子 (散文) | * 李艾媚 | RM 10.00 |
| 9. 红尘有泪 (散文) | * 清平 | RM 12.00 |
| 10. 美里省社会发展史料集 (史集) | * 徐元福 / 蔡宗祥 | RM 39.00 |
| 11. 再见风车 (散文) | * 季人 | RM 12.00 |
| 12. 政论选集 (评论) | * 田农 | RM 12.00 |
| 13. 轻舟已过 (小说) | * 煜煜 | RM 12.00 |
| 14. 梦驼铃 (散文) | * 杨华 | RM 12.00 |
| 15. 荒野里的璀璨 (散文) | * 晨露 | RM 12.00 |
| 16. 别让爸知道 (散文) | * 李艾媚 | RM 12.00 |
| 17. 谢名平文集 (杂文) | * 谢名平著 / 蔡宗祥编 | RM 15.00 |
| 18. 鱼说 (诗歌) | * 晨露 | RM 15.00 |
| 19. 钻油台 (杂文) | * 清平编 | RM 15.00 |
| 20. 胡斐作品集 (小说) | * 胡斐 | RM 16.00 |
| 21. 迎向朝阳 (散文) | * 煜煜 | RM 15.00 |
| 22. 波比是否在天堂 (散文) | * 李艾媚 | RM 15.00 |
| 23. 谈新怀旧 (散文) | * 徐然 | RM 15.00 |
| 24. 美里怀旧 (史集) | * 余求福 | RM 35.00 |
| 25. 民俗探寻 (研究) | * 蔡宗祥 | RM 15.00 |
| 26. 岁月 (散文) | * 季人 | RM 16.00 |
| 27. 星星的魅力 (散文) | * 绿言 | RM 20.00 |
| 28. 论语与弟子规心得随笔 (散文) | * 何秀英 | RM 20.00 |
| 29. 何止没鱼吃 (散文) | * 季人 | RM 20.00 |
| 30. 河岸的胡姬花 (小说) | * 徐然 | RM 22.00 |
| 31. 童眸看世界 (童诗集) | * 清平编 | RM 5.00 |
| 32. 今生约定 (游记) | * 金树凰 | RM 25.00 |
| 33. 美里省左翼运动史事 (史集) | * 蔡宗祥 | RM 19.00 |
| 34. 花树如此多情 (散文) | * 晨露 | RM 22.00 |
| 35. 掉进鸡窝里 (散文) | * 李艾媚 | RM 25.00 |
| 36. 心窗絮语 (散文) | * 煜煜 | RM 20.00 |

